

# 蘇聯文藝

12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12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5

ШАНХАЙ

54

# 小說

卡達耶夫

(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



妻

(ЖЕНА)

—

卡車沿着破壞崎嶇的道路上顛播着。砲彈在箱子內互相撞擊。我時時刻刻得聚精會神地使它不要開到海裏去。途上迎面而來的和同路的汽車揚起了濃厚的塵埃。我們在它那窒息的，中央黑色的雲中疾驅而過。頂在頭上的外套一些都不遮塵。它在頭上是更熱些。汗從帽舌下面流下來弄得眉毛搔癢的。我看見自己底發黑的鼻子。每一次顛簸時便有一陣灰塵從偽裝的乾白樺枝上飛到眼睛裏。

天空密佈着乾燥的灰色的烏雲，薄薄的，炎熱的。四周非常高的，異常茂密的裸麥一直聳立到地平綫已經非常白了，並且在暗色灰藍天空的背景上顯得更白些。在許多地方它被打倒了分佈在剛打穿的彈穴四周，這些彈穴內部滿佈着暗藍色的鐵屑。

有時天空現出六架一隊或九架一隊的德軍轟炸機，那時我們的司機一個年輕的，怒冲冲的，帶着保衛史大林格勒賞牌的上等兵腰部從車箱的窗口伸出去，昂面向上。他鬱憤地拉動速度底杆並且盡全身之力開足馬力。汽車似乎跳躍着更快地向前疾馳。可是爆炸震動的波浪，激烈地在後面擊來衝在地上，爆炸一個比一個厲害地在路旁的裸麥上面站立起來。

當汽車停下來，司機帶着兇狠的面孔將水從桶裏傾入沸騰的冷卻器時，在西方聽得大砲發射連續的響鳴。

這是我們進攻奧遼爾（Орел）的第三天。午餐後我從坦克隊的參謀部走出來，打算乘一輛順路汽車在日暮前達到前方。可是因為軍隊一直在移動，所以給我的路線是最概略的，我又沒有地圖。道路上行駛着許多汽車，可是為我適合的並沒有。這些汽車帶着我，走了兩三公里，然後便轉彎了，於是我又獨自留在十字路口，舉起手來站着，不耐煩地等待着適當的汽車。我已經這樣換了四輛汽車，可是在它們中的間隔我已經步行了約有六公里。最後，我運氣來了。載着砲彈的縱隊來了。它正是往我需要的那裏去的。

這時天色開始暗下來。愈近前方，景色愈覺黯淡。每一步都可看出昨日交戰底可怖的痕跡。風從被蹂躪的田野中送來一陣未移去的，由於七月的酷暑非常迅速腐爛的屍體底惡臭。在遺棄在田野中德軍大砲及表面燒焦了的彈藥箱的旁邊凌亂地堆着一堆空的彈藥筒囊。有時在擊倒的裸麥叢中可以看見帶着黃色和黑色十字的容克式飛機底殘骸，輕而大的尾部帶着殺人的卮高舉着。到處橫着踏碎的飛行帽，機鎗槍保彈帶，射通了的鐵箱。在道旁由塵埃變為黑色的叢生野草上掛着灰綠色衣服的襤褸。周圍沒有一指距的土地上戰爭不留着它底悲鬱的痕跡。

但是我特別想起在一個完全燒盡的鄉村出口的一小塊土地。灰燼還在冒烟，淡粉色的餘燼在它底厚厚的灰色層下呼吸着，微弱地透露出來。普通在火燒的場所上祇有煙囪突出。可是在這裏連煙囪都沒有。一切都和土地一樣的平坦。祇有一顆燒焦了的樹斜立在爐子的瓦爨上面。可是在我所看見鄉村出口的那一小塊土地上甚至連灰燼都沒有。你可能會想，在這塊土地上根本已經不能有什麼生存，甚至連火都不能。這是一

塊絕對的死田，它化爲黑石，整塊的田似乎塌上了溶岩。在這塊死石上橫着兩個腫脹了的好像是用樹脂做的德國人屍首，帶着白色的炸破的眼睛和栗色的，燒焦了粘在地上的頭髮。四輛毀壞的坦克在不同的狀態下互相靠近地立着——三輛是德軍的，一輛是我軍的，一隻穿着釘着發亮的釘子靴子的脚從它那破壞了的昂降口向外突出一匹德軍的輜重馬，身上釘滿了綠色的蒼蠅。撐着帶着大而破裂趾的，抖慄的脚站着。它，蒼白的，盲目的，好似幽靈似的站在路中間。它不能從原來的地方移動，汽車就讓開它繞道而行。

三個鄉下人——老頭兒，老婦人和懷中抱着嬰孩的少婦，——急促地趕着一隻牛，推着一輛滿載着包袱的小鐵輪的小車。碰着死屍便跨越過它們，他們幾乎是在這死亡的地帶上奔跑着。

此刻在出口的後面是十字路，一個年青的，面目嬌好的女子拿着文書挾舉起手在那裏站着，她身上穿着一件縫得很合身的帶着下垂的闊袖的藍大衣，頭上戴了時式的方格子的頭巾，她的惹人注目處是在她底外表與她所在地方的不能調和。假如她不是她的從頭到脚的滿身的灰塵，那末可能會想她是站在莫斯科，史微爾得勞夫（Свердлов）廣場的一個地方在等電車。

司機不情願再多停一次。他做出沒有注意的樣子，想掠過去。我用拳頭敲敲車箱，司機煞車了。

她走近汽車踏板，請帶她一段路。

「往那裏去？」我問。

「您瞧。」她帶着爲難的微笑說，「老實說，現在我已經自己也不知往那裏去了。我在探尋一個軍隊。可是此刻一切都在移動，誰也不知道什麼。我從大清早走起無論如何也走不到。或許您知道這個軍隊在那裏……」

她說出了戰地郵局的號碼。

「可惜，我不知道。」

「那末我怎麼辦呢？」她幾乎絕望地說。

「您大概是志願員吧？到服務的地方去嗎？」

「不，我是探尋我丈夫的墳墓，去年三月他在前線死去。直到現在

他底墳還在德軍佔領的領土上。可是現在當進攻開始時，我希望……」

「您有通行證嗎？」

「唉，原諒我，我忘記了一切。」

她以習慣的動作從皮夾裏拿出文件遞給我。這是前綫參謀部發給妮娜·彼得勞夫娜·赫魯斯泰連華亞(Н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русталева)的軍隊正式的通行證。

「好，您去的那個軍隊是什麼呢？」

「是我死去的丈夫指揮的驅逐飛行聯隊。我有朋友在那裏。我祇要到了他們那裏，那裏已經……怎麼會的呢？多麼荒涼的景象啊！」

她以美妙的，淡灰色的明鏡似的眼睛向四周看了一下，在她底眼睛中悲哀多於恐怖。

「或許，您對我有什麼勸告嗎？」

「我唯一能供獻您的——便是把您送到我自己要去的那個部隊底幹部那裏。可能，那裏知道你們驅逐聯隊的呼號而可以通電話，他們知道您要往他們那裏去嗎？」

「當然，他們等待着。」

「既然如此，您決定吧。」

「好。」

她毅然地捲起大衣，把腳放在車輪上。我伸手把她拖進汽車。她和我並排坐在自己底文書夾上，背倚着車箱，腳擱在砲彈箱上，我們行駛着，在淺的凹地上跳躍着。天色暗了。黃色的月亮在滿佈塵埃的天空裏柔弱而窒息地照射着。從地平綫上的四面漸漸可以看見火災。被撤退德軍放火燒的樹木和穀物燃燒着。風和焦臭味一同繼續帶來一陣窒息的屍體的燐臭，可是有時其中突入一陣柔和的涼爽的完全是另一種的空氣。這是開花的蕎麥底輕微的魅人的香味。

「您瞧，」妮娜·彼得勞夫娜突然響聲地說，她希望在汽車轟轟之聲中能被聽得出，「這豈不是我們祖國的奧遼爾的土地。俄羅斯底心臟。您祇要細細地想想這一件事。您便懂了。突然德國人來了。一種奇形怪狀的東西。他們為什麼在這裏？依照什麼權利呢？不，對這件事是不可能和解的。想到這個叫人不能不生氣。他們方才對我們的土地做了些

什麼好事！這些流氓……」

她緊握了拳頭靠近口旁，她底令人迷惑的，被灰塵弄成灰色的面龐，目不轉睛地向我看着，她底雙瞳中明鏡似地反射出火災的紅光。

「哪，我並不羨慕他們，」她從牙縫裏迸出了這句話，迅速地從皮夾裏取出一塊手帕後，她開始用力地擦臉，好像努力要拭去眼睛下面的灰塵，——它們爲了一切，爲了這件事向我們哭了，絕對地爲了一切。爲了我們底每一小塊被他們侮辱的大地。爲了我們底每一滴眼淚，確信吧，爲了每一件事！

## 二

天空不斷地在發光，絳紅的北極光在烏雲中痙攣地抽動着。照明彈底特別炫目的黃色的光彩懸掛在西方全部地平綫的上面。戰綫蜿蜒着閃光着，好像燦爛發光的平舖大道。

我們轉了灣開始下降到一條黑暗的峽谷。在那裏進行着大隊人，砲，坦克底迅速而祕密的行動。

卡車很快地停下來。

「彷彿是這裏，」司機走出汽車仔細地觀察着說。

我們爬出來，伸伸直麻痺了的腳，立刻三個頸上掛着自動槍的黑影向我們走來，電筒照了我們馬上就熄了。

「司令部的巡邏兵，」一個不響的聲音說，「口令呢？」

「鐵門，」我說。

「中校同志，往那裏去？」

「往聶卻也夫農場。」

「在這裏。」

「陪我到參謀長那裏去。」

「這個女人呢？」

「是和我一起的。」

天際顯着地明朗起來。月亮相當燦爛地照耀着。山峽右首的整個長度爲月光所照射。左首浸沉在陰影中。他們領我們沿陰影的一邊走。後

來我們開始上一個傾斜的，倚在月色天空上的斜坡。天空被日間殘餘下的白雲遮蔽着。我們面前的山坡中間長了一簇很大的暗色的灌木。在灌木中打字機底流利明晰地的答地響着，一行的終尾有鈴聲一響。一個從容的聲音口授道：

「……逗點，從東北方繞過上述的高峯，逗點，進行抵鐵路綫，逗點，在那裏發見……」

巡邏兵敲了一扇門。它打開了。一道黯淡的光綫映在我們身上。巡邏兵站在四面裝着截下來的小松的公共汽車的腳踏板上。他低聲通報我們的來訪。

「過一分鐘，」那個聲音說了又趕快口述道：「在那裏發見三輛敵人的坦克和兩架自動砲，逗點，掩沒撤退敵人底左翼，句點，進來！」

我們走進公共汽車。在裏面極小的遮暗的小燈底下的桌旁坐着一個戴航空員制帽的姑娘，她把亞麻色頭髮的頭放在恩特華打字機的巨大圓筒上，她已經利用休止的幾分鐘睡了。

「不過，請快些走過來把門關上，要不然，你知道，這裏不分日夜地飛着，」穿着鋼青色的毛布操服的參謀長說。他帶着兩個勳章——列寧勳章和紅星勳章——和繡着坦克的寬肩章。他不時去摸摸他底多肉的圓大的，剃得光光的發青的頭，眯緊着眼睛伸手拿我的證明書。他拿了它，走近罩着用報紙做的尖圓形紙罩的小燈，戴上玳瑁邊的圓眼鏡，這麼一來他底黑黑的，被太陽晒得發紅的臉突然變為年老而和靄起來，他不慌不忙地一張一張的讀了兩遍。此後他把文件準確地一摺四交給我。

「我知道，」他說，「軍隊參謀部已經通知我了。您怎樣來到的？平安嗎？路上沒有炸嗎？我們這裏昨天有十二架行軍飛來，毀壞了六個人和一輛客車。開始現出活動了，這位同志是和您一起的嗎？」

妮娜·彼得勞夫娜從皮夾裏取出她底通行證遞給他。上校同樣仔細地讀了它，後來摺了四下交給她說：

「您怎麼會跑到我們這兒來的？迷路了嗎？這是有的事。」

她簡短地述了她的歷史。上校搖了在黃皮匣內參謀部的電話搖手，對聽筒說：

「給我月下香，是月下香？這裏是第七隊，你們已經和葉尼塞有聯



絡了嗎？那末讓我來，喂，莫斯科怎麼樣？藝術劇院已經恢復原狀了嗎？」他回過來向着我，可是不等回答，立刻就向聽筒說：「是葉尼塞嗎？這是第七機關。這是誰？您好，您已經移定了嗎？那末，恭賀新居之喜。請聽，是怎麼的一件事。您不等待什麼後方的來客嗎？等待着？那末，放一部汽車到我這裏來，她坐在我底公共汽車裏聽地雷爆裂，這樣不好。妮娜·彼得勞夫娜。一點不錯。唉，你們這班紳士們！我不知道這事怎樣發生的。您知道得更明白些，好，我告訴她，你們那邊安靜嗎？我們這裏暫時也是的這樣。明天不知道怎樣。再見。」

他放下聽筒搖斷了電話。

「妮娜·彼得勞夫娜。這樣，一切都很好。早上便有車子來接您。而暫時不知道供獻什麼給您。您知道，我們是在行軍。連帳篷都沒有。一切東西都在第二輛軍行列車裏。我們睡在小灌木底下。當然，可以把您安排在這裏，所謂的事務室裏。祇是您在這裏恐怕睡不着：一會是電話，一會是打字機。」

「不，不，請別費事，」妮娜·彼得勞夫娜說，「非常感謝您，我最好到露天去。夜是這樣的溫暖。」

「至少我可以把我底大氈給您，我有一件厚呢製的奇妙的，溫暖的大氈。可是對您怎麼辦呢，作家同志，不然我也勸您安置在這邊的灌木底下，離壕溝不遠。打一會瞌睡吧。橫豎將軍還沒有來。他去遍巡各個旅團去了。坦克此刻恰好佔領了出發的地位。等將軍來的時候，我讓您知道。晚安。希望明天你有許多的印象。」

「有什麼徵狀顯露出來嗎？」

「是呀，可是，怎樣告訴您呢？我們緩緩地進攻，他（指敵方），當然，不肯，便要抵抗，非得打仗不可，比方說，他此刻據住了一條小河，離這裏兩公里，哪，這件事我們當然不喜歡。明天要請他稍微向前一些，愉快的夢想。」

上校喚醒了女打字員，她從頭髮底下用天真的惺忪的睡眼看着他，忿然地將手放在鍵盤上。我們走出去，一面走，一面聽見他口述道：

「另一行起。昨夜來敵人的空軍表現了極大的活躍，逗點……」

月亮更光輝四射地照耀着，峽谷底山頂在透明的月色的天際黑黝黝

地明確地聳立着，山頂上面帶着偽裝底灌木和觀察空氣的哨兵底影子。我在靠壕溝的草上鋪開我底大的兵士的大氈。妮娜·彼得勞夫娜倚在大氈的邊上，將文書底放在頭下。架上了腿沉靜了。我躺在大氈的另一邊，頭底下放了戰地行囊，用制帽蓋上耳朵。四周的一切是比較地寂靜。當然，這是寂靜得如離開敵人兩公里的在進攻前夜的可能的靜法。砲火幾乎要中止了。從我方和德方一共祇有幾尊砲射擊着。砲彈在我們上面高高地飛過。它們底有規則的響聲像是生鏽的風信旗底聲音。它幾乎沒有使人不安。德國人偶而朝我們峽谷底山頂放射一兩個重迫擊砲彈。它們帶着討厭的嘎聲爆炸開來，使峽谷瀰漫了燃燒的賽路璐底底氣味。可是這不是瞄準的而是所謂警告的砲火，它像——我們和妮娜·彼得勞夫娜發覺到的——它並沒有警告誰。遠遠地在月明的天空上有時飛着高射砲底紛紅的小星星。坦克在遠處發出答答之聲。可是在這一切聲音後面隱匿着那樣使人傾耳的沈寂，令人完全不能睡覺。由於無聊我常常抽煙，用乾煙葉捲成粗粗的煙捲，這煙葉會刺破包紙。火柴的火在我看來是巨大的，像一堆木柴。它照亮了整個的峽谷。每次我吸煙時，一個發怒的聲音不知從何處喊着：

「喂，你那邊的火小些好嗎。不然這裏時刻地在飛來飛去。」

妮娜·彼得勞夫娜時時在反身，找不着一個舒服姿勢。最後，她用手抱膝而坐，頭放在膝上。

「您怎麼不睡呢？」我說，——「睡吧！」

她把手轉開月光向一個大手錶看了一看。

「零點二十二分，」——她一面說，一面很響地打着呵欠。「絕對睡不着。」

「您大概睡在斜坡上不舒服吧。」

「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會睡。這不關事。但是您想像此刻我底情形是怎樣的呢？現在是一九四三年的七月，而我底丈夫是一九四二年三月死的。算算已經十六個月了。每天我急迫地想到一件事：到底我什麼時候要看見他底墳。可是如今……您懂得……或許，甚至是明天……唉，如果您知道這是多麼難受。我焦慮得坐臥不安。您知道，我們和他生活得如此地美滿，」妮娜·彼得勞夫娜突然那樣率直而信任地說，「像是

祇有能和一個半相識的人在黑暗中並且是不十分平常的環境中纔能談的，「他底性格淳樸而快樂。和他生活是非常容易而愉快的。我底命運注定了極大的，雖是不長久的愛他與被他愛的幸福，」她凝睛直注視着自己面前繼續說，似乎是在講一個冗長古老的故事。「他是我最好的同志，最親愛的可貴的知己。他在戰爭中並不太常常寫信給我，但是按時地寫信，這些信於我是一切。我靠着它們活命。每一封信向我證明，他是活着。我覺得沒有他底信我便要死了，現在這些信一度中斷了。我當然很懂得戰爭是怎麼一件事。好久以前，從它最初的日子，我便作了萬一的準備。可是等它——這個最壞的事——發生了，我不相信，不能想到他是死的，他已經不存在在這個世界的那個思想是這樣地不真實，違反自然，可怖。他完全不存在。簡單地就是沒有了，而且不會再有。明天不會有，後天不會有——永遠不會再有的了。我懼怕，我不相信自己底眼睛。我接二連三地讀了好幾次佈告。後來麻痺控制了我。不過在麻痺之後我也馬上感到即刻活動的必要。我覺得須要立刻，一秒鐘也不失掉地，往什麼地方跑去，打電報，寫信，乘車，出發調查明白。我感得我還能設法救他，讓他回來，挽回一些什麼。但同時懷着整個恐怖的真相，我懂得這是不可挽回的。」

### 三

「我迅速地穿上氈靴，皮大衣，頭上包了頭巾，開始找皮夾，錢，和鉛筆，「可是，主要的，是不要讓有一個人知道我底不幸」。不知爲什麼我時時刻刻地在想：「這不必讓別人知道，這是我底。一切的事我自己都會做好」。但是我應該做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小心地鎖上我底房間。將鑰匙藏在過道裏的水桶後面，我聽見女房東在廚房裏弄罐頭食物。我怕她要喊我。可是，謝天謝地，她並沒有喊。」

「我走到院子裏。三月完了。可是寒氣仍舊像一月一樣。我忘了，我爲什麼走出來。本來是要走到街上去的，我轉到另一邊，穿過院子往後面，向伏爾加河走去。堆滿了積雪的小艇在院子裏過冬。我踏着堅硬

的宿雪，穿過菜園往懸崖邊去。「向伏爾加敬禮」。正月當我們在莫斯科分別時，安得列(Андрей)說。現在我想起了這句話，這是他最後向我所說的話。他說這句話是在我們已經告別後，最後一次接了吻。他穿着短皮襖，肩上背着大的戰地地圖，手中提着小箱子走下「莫斯科」旅館底閣樓梯。我站在梯樓頭向下望着一段闊闊的階梯，在那裏的轉灣處掠過他底因爲穿着皮襖和毛靴而顯得厚大的身體。突然他停下來，昂着頭，藍眼睛頑皮地閃着光，喊着：「向伏爾加敬禮！」他底聲音是强有力的含渾的，他說話像一個道地伏爾加流域的人，重音在〔O〕上。「一定要敬禮！」我快樂地喊道，我們呼聲的音響最後一次混合着傳遍寬闊的廳廡和旅館的樓梯。

「我回到我們的房間，可是，它已經不是我們的了。門大敞着，兩個女傭在收拾床鋪，掃除污物。可是盥洗室裏仍舊是亂七八糟，並且可以聞到香皂子，香水，和〔全羊毛〕牌板煙底溫暖的氣味。安得列剛在這裏剃鬚，照他底習慣，是並不把煙斗從口中取出的。

「如果您知道，我和安得列在我們底房間裏度了多麼美妙的三天！我們在莫斯科相遇是完全偶然的並沒有約定，我因爲我們撤退工廠的事情從庫壁希夫(Куйбышев)被派到莫斯科的總局「乞爾密特」去(Чермет)，而他卻從前綫來從加里寧手中領取他底金星章。可以想，命運在使我們永遠分離之前，贈給我們圓滿的，完全不能忘懷的幸福底三天。現在它們過去了，這三天，安得列走了。我也是收拾東西的時候了：我底使命的期限完結了。

「在我們的房間裏坐守最後的時間是多麼悲傷而孤獨啊！它已經不是我們的了。但是難道可以將這種孤獨和我站在伏爾加上的雪堆中間時所體驗的孤獨來比擬嗎？

「在伏爾加後面非常燦爛的落日眩耀着。去看它使人刺目，可是冷冰冰的東風更厲害地煽起它底紅的，黃的，綠的環抱了半地平綫的火焰。我把連指的手套遺忘在家裏。我底手完全凍僵了，手指不能彎曲，我盡全身之力把它們緊壓在胸前。我目不轉睛地看着西方，我覺得，似乎戰事便在那方如火如荼地進行着，坦克底藍色陰影在我覺得似乎是在地平綫上面前後地浮動，砲戰底閃光牽動着，火從稻草屋上爆裂出來，毀

壞了屋椽，這一切在重壓的，逼人發狂的沉默中完成了。

「我回到家中，也沒有生火，便躺在自己底榻上。仍舊像原來的樣子——穿着皮大衣和氈靴——我臉朝牆躺着。我覺得一陣陣地發冷，我緊緊地蹣着腳，繼續緊抱着兩臂，不住地重複着說：「何等的悲傷，何等的悲傷，何等的悲傷。」突然我怕有人聽見我。於是我仍舊低聲自言自語地說着：「何等的悲傷，何等的悲傷」。同樣地一會我又忘記了而重又開始高聲地說。但是沒有人聽見我。在整個的世界上我是一個畸零人，孤單單懷着自己底悲哀，對於它我還沒有習慣，對於它底整個的奧秘我甚至還沒有好好地去了解它。這幾分鐘是可怕的時間。它是可怕的，因為在我和他身上所發生的事爲我仍然是——不管它底整個的明顯性和自然的法則——難以置信的，不自然的。『這怎會這樣的呢？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呢？』我一面想着——面逐漸地（當然不是被這些話）而是被這些思想溫暖了。『會有過一個奇妙的，不可再得的人。我們這樣地相親相愛，我們在一塊是這樣地好——在我們底年青的世界上。我們可以有孩子，有一個天倫之樂融融洩洩的家庭。我們可以和他一同活下去。可是現在他死了。他沒有了。他消滅了。一切的東西都在，而他不在。他簡單地是不再存在了。而最可怕的便是他將要一天一天地在我底記憶中黯淡下去。似乎將要一點一點地與我遠離。關於他不再存在這件事——我今天纔探聽到。但是實際上在貼出佈告時，他不在世上已經有兩星期了。可是爲我許久以前他便不存在了。他對我消失是在一月裏，在「莫斯科」旅館內，當我最後一次看見他在樓梯最後轉灣上的那一剎那。每一分鐘愈來愈快地把他底細目從我那裏帶走。因爲，人類的記憶難道能趕得上時間嗎？哪，比方說，他底聲音吧，它是怎樣的呢？要承認這件事是可怕的，可是我已經不能完全正確地記得他底聲音了。我想像它，可是在心中已經不能聽見它了。』

「這樣，被回憶磨折着，我度過了我底孤苦的第一夜。早晨七點鐘醒來。我還可以休息到八點。但是我再也沒有力量獨自就下去。我在過道裏用結凍的水洗了臉，刷了牙齒。女房東從廚房裏張了一下。

「「是您嗎；妮娜·彼得勞夫娜？」

「「是呀，是我。」

「我還以為今天您又沒有在家過夜呢？」

「我實在是常常不在家住夜而留在工廠底作場裏。但是女房東不相信這個。她以為我在外面玩。」

「『不，今天我在家過夜的，』我說。」

「我不愛我底女房東。這是一個好罵人的，懷意惡毒，心地狹窄的婦人。她認為她為對我施了最大的恩惠，給了我一間，斜而低的天花板，糊着黃報紙的小房間。她盯着我看，好像盯視一個難民似的。她揶揄我，因為我——一個蘇維埃聯邦英雄底妻子——在工廠裏做工而帶回家來的生產品這麼少。最初的時間她企圖教我過日子，可是遭了拒絕以後便開始用種種不足道的吹求來與我為難。除此以外，她偷偷地偷我的糖，把我底牛奶喝掉一點，她當我不在家時，走進我底房間，細搜我底東西，讀我底信件。這當然是小事。我努力裝得沒有發覺。但是有時這使我非常冒火。我夢想給自己找到另外一個幽隱的一角。」

「我將布告放在皮包裹，使女房東當我不在的當兒不會看到它，鎖上房門將鑰匙放在桶後面。」

「『妮娜·彼得勞夫娜，您怎麼今天很早就收拾好了，』女房東說，『哦，是有很多的工作吧？』」

「『工作相當的多，』我說。」

「『昨天的綜合報告您聽到嗎？』」

「『沒有聽到。』」

「『我也沒有聽到。』」

「她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把嘴唇皺得像荷葉邊似的。」

「『據說，謝華司陶迫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附近情形又不好，不知道嗎？』」

「『不知道。』」

「『是呀，就是這樣的事。』」

「這一次她特別使我激怒，我生活中最美好的回憶是和克里米亞和謝華陶迫爾聯的。我底心非常哀傷……但是這並不要緊。」

「當我穿過監督亭時，司閘止住了我，向我要通行證。這是我熟識的殘廢老者謝爾蓋·謝爾蓋也維契（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他和我非

常熟，從來沒有向我問過通行證。我驚詫地停下來。

「『老天爺！』謝爾蓋·謝爾蓋也維契失聲叫道。「這豈不是我們底妮娜·彼得勞夫娜嗎？」

「『識不出了嗎？』

「『識不出了，弄錯了，您要發財了，⊖走過去吧，最善良的，走過去吧。』

「走進工廠領域，我站下來朝小鏡子裏面照了一下，我底臉是多麼不像比較地不久以前——一共不過是兩年以前——在克里米亞底驕陽之下乘着馬車從謝華司陶迫爾進發往喬治寺院(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時那個女郎底臉了啊。它是難看的，黃黃的，帶着夜來失眠的痕跡，難道這是我底雙頰，我底唇，我底額嗎？不，這不是我。這是一個非常親近的但是尚未完全相識的，陌生的女人，在毛織的頭巾底下有着異樣的眼睛，蘇聯英雄的寡婦。『寡婦』。第一次用這個字來稱呼自己是多麼地可怕，多麼地痛心！」

#### 四

「這樣便開始了我底新生活，其中沒有什麼新鮮的事情，除掉我現在是寡婦了。從這時起我底生活似乎分爲兩種，一種是簡單的，草草的、明白的，現在的生活，另一種是回憶底生活。我同時過着這兩種生活，它們並沒有在我身上融合起來，它們不知怎樣一個流貫過另一個。現在我幾乎每天在作場裏住夜，我一個人就在我的房間是苦惱的，那裏面堆滿了房東底箱子，放着許多老式的俗氣的零雜東西的無用的書架，沒有人要的污斑點點的貝殼，青銅的狗，磨琢的水晶球，這房間在這些東西中反映出許許多多瑣屑的情景和它底一切的枯燥與乏味。

「我彰明地記得我底孀居生活的第一天，我記得，悲慟得麻木了，我穿過堆塞着金屬垃圾和未掃除的積雪的工廠的院子。

「戰爭以前這裏是騎兵隊的兵營，現在作場是在長長的馬廄裏。不走進辦公室，我筆直向輪軸作場走去，它在不久之前方改製造新零件。

⊖ 俄俗以爲一個人被人認不出，他便要發財的。

我打開膨脹的門，立刻——像往常一般——我被風和機器令人欲睡的響聲包圍了。

「從昨天起這裏一點也沒有改變：沒有遮蔽的千支燭光的燈同樣地在蔚藍的晨曦中放射着，用廢的乳劑反射着像珠母似的同樣地沿着腳底上的溝渠潺流着，從自動機器內部的磨石上同樣地飛放着火星，小小的女手藝人慕霞（Муся）同樣地高站在自己的機器上一個專門的箱子上。她穿着寬大的黑大衣袖子捲起，從大衣下面露出一雙穿長統襪的小腳，長統襪上面還穿着的短襪滑下來到新運動鞋面上捲得像環形麵包，戰事的告白與標語同樣地嚴厲而命令式地望着我。

「一切都照舊，祇有我一個人是新的，懷着我底新的悲哀。但是關於這個悲哀誰也不知道。

「我走近慕霞和她打招呼，女孩點點頭，眼睛不離開機器底材料箱，她向那裏面孜孜地等速度地撒下一把細小的鋼製的汽筒——輪軸——作場改了以後製造的那個新零件，同時慕霞用另外一隻手從籃子裏面重又撈了一份輪軸，當右手將最後的輪軸落進材料箱時，這個女孩子同時靈敏地轉了半圈，一秒鐘底時間也不耽擱，開始從左手裏將輪軸撒進材料箱，而閒着的右手立刻縮回來放到籃子裏去，再撈一份輪軸。

「這是珍聞！

「我在慕霞旁邊站了一會，欣賞她動作底精確和速度。

「『好漢，慕霞，早就想出來了嗎？』

「她煩惱地搖搖頭並不立刻作答。

「『今天想出來的，』她不耐煩地說。『廿六，廿七，廿八，』她幾乎無聲地繼續翕動着豐滿的唇。

「我立刻懂得。她是在十位一數地數着輪軸，怕人擾亂了記數。我用袖子擦了她底被煤烟弄髒了的漂亮的小鼻子。她用眼睛向我瞥視了一眼，驕傲地抬起下頷來。這個我也懂得，她在自傲。哦，她在說，我是怎樣的啊。實在，慕霞是一個非常好的女孩子。

「一次有一班外國新聞記者到我們工廠裏來，肥胖的，多脂肪的，被俄羅斯的嚴寒凍得紅紅的，穿着輕便而暖和的皮衣，厚厚的加拿大長靴，手上戴着毛手套，香煙吸得噴雲吐霧，他們和我們廠長，還有一個



穿着豹皮短大衣的女翻譯一同在結凍的被薪火青紫色的火焰怪幻地照明的作場裏走着。

「走過慕霞身旁，他們站下來，好奇地注視了一會她在怎樣工作，大概，這個可笑的，漂亮的，弄髒了鼻子，穿着寬大的大衣站在機器旁邊箱子上的俄羅斯的手藝人小姑娘使他們發生了興趣。他們表示了要和慕霞談話的願望，微笑的廠長撫摸着慕霞底背。

「『你好，慕霞。事情怎麼樣？』

「她將她那專心的，顰眉的，帶着黑鼻子的少女的小臉轉過來朝着他，她不出聲地翕動着豐滿的嘴唇，十位一數地數了一會輪軸，然後說：

「『我有事。』

「她又回過去向着機械，繼續孜孜地從她那凍僵了的小手中向材料箱裏撒輪軸，她這樣說，當然是沒有絲毫的矜持，沒有含着絲毫趁此特別在廠長跟前自眩的希冀，她不過是在說着她會向一切打擾她的人所說的話。顯見地，她所做的工作爲她比廠長更重要，比穿豹皮短大衣的女翻譯重要，比美國人重要，比世界上的一切都重要。於是她便說了她所說的話。

「但是豈不應該懂得，廠長在任何一個工人眼中是含有什麼意義麼？！啊呀！您知道，這可不是弄着玩的。

「廠長幽默地張開了手，這是沒有辦法的，女翻譯譯了出來。外國人哄然大笑地鼓着掌，他們向我底慕霞歡呼，像對一個舞姬似的。但是她甚至沒有轉過身來。她就在這一分鐘內已經全然忘記他們，她完全專注於她底計數，她底輪軸，她底凍僵了的手和小鼻子了，鼻子在發癢可是沒有工夫去抓它。

「應該告訴您，慕霞在和一個最奇妙的小夥子競爭，他也是手藝人，一個名叫霍謝（Хозе）的西班牙的男孩。大家因爲不拘禮都叫他霍齊亞（Хозя），這個霍齊亞有一雙好手。在作場裏有好幾個孩子在做工，可是沒有一個能趕得上霍齊亞。當慕霞向霍齊亞挑戰競賽時，大家都笑了。現在他們中間進行着不是爲肚子，而是你死我活的戰鬥，我想無論如何慕霞有些過度估高自己底小力量了，日子一天天過去，小紅旗還

沒有一次從霍齊亞底機器上移到慕霞底機器上，甚至連一晝夜都沒有。

「一個月完結了。已經有人在挪揄慕霞了。由於煩惱慕霞甚至微微地消瘦了，但是霍齊亞仍舊保持着真藝術家的非凡的磊落不羈的態度。

「似乎，他在心不在焉地工作。他常常離開機器，他一會抽煙，一會和旁邊的人談天，他好像是故意地落後，突然，他決心地吐掉赤加爾加(Цыгарка)⊖，用鞋跟去踏它，走近機器，在半點鐘之內不但補上怠忽掉的時間，並且超過許多，使他又容許自己偷一會懶。在這時候，他隨意地向四面看，但祇是不朝慕霞那一邊看。爲他慕霞在宇宙中是不存在的。

「我恰巧當霍齊亞將一根鋼棒塞進機器又放在磨盤旁邊時走近了他，爲了節省火柴，這是我們取火的相當普及的方法，火星繁密地四散，在霍齊亞底眼中反映成黃沙。作場裏很涼，但是霍齊亞像一個十足道地的工人似的，不穿大衣做工。他底黑棉絲緞襯衫底領敞着。袖子捲到臂灣。除掉這一雙黝黑的手，黑眼睛，不錯，大概，還有圍在頭頸裏的骯髒的方格的手帕外，在霍齊亞身上沒有遺留下什麼西班牙色彩的東西了。從某一個時間起他甚至把頰鬚都剃掉了。現在這是一個普通俄國做手藝的男孩子。

「我們打了招呼。

。「『你好，霍齊亞，』我說。

。「『榮譽與尊敬，』他露骨地在模倣着什麼人說。

。「『抽煙嗎？』

。「『抽煙，妮娜。彼得勞夫娜，土製煙葉，十盧布一玻璃杯，不想抽嗎？』

。「『我給你抽，』我忍住了微笑嚴厲地說。

。「『妮娜。彼得勞夫娜，您怎麼生氣了呢？難道我幾時欺騙過你嗎？您瞧瞧看，我一切的東西都整整齊齊。』

「無話可說，真的，他底一切都按秩序，這個鬥牛士底機器是乾乾淨淨的。工作的地方按時打掃，——在小櫃旁邊的小釘有一把新的黍稷的掃帚，——在機械上一面小紅旗，在機械箱上和金屬的手製方框裏是

⊖ 用新聞報紙捲着劣價煙葉做成的香煙。

一晝夜指定工作的表格，指定的工作永遠是超過的。

「但是我知道，過分的嚴厲從不礙事的，我因為乳劑不正確的支出責難霍齊亞。他立刻旋了龍頭，我從箱子裏面扒了幾個現成的輪軸在微物量算器（Миниметер）上檢對它們，沒有缺點，當我回到機器邊時，霍齊亞仍舊繼續抽煙。

「『瞧，霍齊亞，到底怎能不罵你呢？』我說。『你老是抽煙，可是慕霞已經發明了東西。』

「『她發明了什麼？』霍齊亞不在意地說。

「他吐了香煙，用鞋跟踏了它，用掃帚掃掉。

「『你瞧呀。』

「您也瞧呀！」——霍齊亞說。

「他走近機器開始非常敏捷，非常快地將一把輪軸，一個接着一個地撒進材料箱。

「『哪，你看啊。』我不由自主地欣賞着他底熟練說。」

## 五

「我一面沿着圓拱走，一面在某幾個機器旁邊停下來，檢查它們底整理。」

「大概，為一個新來的人，一排一排的發出軋軋之聲的，漆着不褪色的暗灰色的油漆，帶着紅號碼和錢條的半自動機器可能顯得是非常單調的。但是為我每一部機器對我都是太熟習了。

「我還是當這些機器站在新的赫赫有名的莫斯科工廠底輝煌的大廳中，光輝反映在鋪石地上和花磚牆壁上的時候認識了它們。

「我——還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大學見習生——是懷着何等的幸福，何等足以誇耀的欣喜，順着寬敞的樓梯有充滿響聲的迴廊走着，走過一切這些無數的工廠建築底龐大的，好像牆壁似的，在我看來像是水晶的，方格的窗。當然，這個為我比工廠還要大，比我實習的所在還要大，為我這是一個龐大的，我欣喜地生活在其中的新世界。每一瞬間我在它裏面一點一點地發見更新鮮的誘人的細事，每一剎那我找着新朋友，在

這裏我逐漸地由一個女孩子長成一個少女，爲了幸福迅速地成熟了。

「據他們說，我底性情是坦白而易與的。這是真的。在那個美妙的不能忘懷的時候我是一個非常善於交際的，非常快樂的共青團員，我許多朋友。說得更準確些每個人都是我底朋友。我愛大家。大家也都愛我。」

「但現在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人留在我周圍。他們分散了流離四方。」

「是的，」妮娜·彼得勞夫娜說。「分散了，流離四方，好些人早就不在這世界上了。新的人們到我們底工廠裏來！對這個要習慣是困難的，但我仍舊習慣了……。」

「我走過機器旁邊，一切在機器旁工作的人們，對我都是已經非常相熟了，我們寒暄着，像老朋友一般；我預先已經知道，誰要對我說什麼和我要回答什麼。」

「哪，比方說，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伏洛聶赤卡亞（Зинаи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Вороницкая），或者像大家稱她的——齊娜嬾嬾，是一個胖胖的，年老的婦人，穿着得整齊而溫暖，包着灰色毛織品的頭巾，戴着手織的，像女掌車的所戴的半截指頭的手套——是一個過去的家庭的主婦。在她底工作小桌上整潔地用報紙遮着，總是放着盛着什麼花或是綠色小枝的罐頭食品的罐子，在罐頭旁邊的一個專門的擱架上有一本打開的小書。」

「齊娜嬾嬾習慣地在午飯休息時閱讀。她底白皙的，和靨的，圓圓的，鼻尖上帶着纖細眼鏡的臉時刻操心地迴轉着。」

「我們打着招呼，我向她說了平常大家向她說的話：

「『齊娜嬾嬾，怎麼樣？在那裏好些：在爐灶旁邊呢，還是在機器旁邊？』」

「在機器旁邊，當然是在機器旁邊囉。」她像平常對走過她身旁的人們那樣心不在焉地回答說。

「這時候驕傲的皺摺浮在她底嘴上。」

「我了解她，這個高年的，精力充沛的老婦人，一個省裏外科醫生的妻子，一位賢妻良母，突然地到了老來剩下一個人。她到工廠來做工，因爲這爲祖國是必要的。但是關於這一點她從來不說。如果有人問



宣傳畫：「向前！勝利近了！」——莫斯科藝術出版局發行——

Плакат «Вперед! Победа близка!», выпущенный московски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 «Искусство»

她，她便這樣說道：

「『一個人待在家裏悶得慌，所以我就來了。我有什麼地方不如別人呢？並且事情，大體上說，並不特別困難。在這裏甚至是非常可愛的。』

「她工作得並不太快，可是總是完成了自己的常規。她底工作以異常的精密與準確見長。她身上的一切在我心中引起了柔情與深切尊敬的感觉：她底溫暖的頭巾，半截指頭的手套，盛着散出芬芳的小松枝的罐頭，一本破爛的謝爾蓋也夫青斯基（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西伐斯托波爾苦鬥記（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ая Страда）』

「一面將輪軸放在材料箱內，她一面注意地瞧着我說：

「『妮諾契加，您今天怎麼不像您自己了，您沒有生病嗎？』

「這正像用一把剃刀在我底心上亂劃。

「『不，沒有什麼。謝謝您。』

「我做出要去做事的樣子，連忙走開。我要儘可能地快些跑開，隱藏起來，祇留我一個人就下，可是在這時候有人叫我，這是我們底供應部長阿伯拉夏·米里克（Абраша Мильк）一個喧嘩的，非常好小題大做的同志，帶着一個像甜瓜似的又高又禿而細長的腦袋，夏天和冬天他都不戴帽子，但反之在用方格子布縫成的帶領的厚短大衣上反有拉鍊，從那下面露出駱駝毛的襪衣。在他底寬厚的胸部可以看見一顆大的『因工作勇敢』的新獎章。

「像往常一般，阿伯拉夏·米里克是十分地匆忙並且被一羣喧鬧的代理人和全權代表包圍着。

「他底帶着亂蓬蓬的非常黑的眉毛的眼睛瘋狂而威嚇地閃動着，如同司令官的底眼睛一般。

「『孩子，』他挽着我底手臂，把我朝他跟前拖。激動地說，『一個人要有良心。小貓，不可以這樣的。我不單是供給一個輪軸作場，整個的工廠都在我頭頸上，照你這樣我們很快就要變成沒有褲子穿了。您懂得，在我們的情形下乳劑是什麼嗎？這是鳳毛麟角！而您却在乳劑裏洗您底腳。我斷然地向您聲明，』他突然狂怒地喊道：『您可以去死，可是一直到八月十五日您從我底裏休想得到一公升額外的乳劑，您高興

怎樣去轉圈子便去怎樣轉，如果不呢——您就去和黨部機關打交道吧，止此而已嗎？止此而已！」

「這樣以後他突然立刻平靜下來溫柔地注視着我底臉。

「『喂，妮諾契加，您的事情怎樣？你底人寫點什麼給你嗎？』他已經完然用另一種聲音說，微笑着露出鋼青色的牙齒，他不等回答，便衝出作場，衝破包圍他的代理人和全權代表而去。

「我又單獨地留下……絕望的感覺，簡直是恐怖，用新的可怕的力量控制着我，這是那樣的靈魂的空虛，那樣的無人道的痛苦，甚至現在回想起這事來，都是可怖的。

妮娜·彼得勞夫娜沉默了一會，凝眸目隨着緩緩高升在地平綫上又熄滅了的紅色的信火。我們山峽東邊的後面劇烈地爆炸着。後來大砲的射擊襲擊着。後來在我們上面高高地飛過砲彈。過了一會當砲彈的響聲逐漸地沉寂後，遠遠地在西方微弱地爆炸着。後來爆炸的聲音傳到我們這裏。回聲隆隆。一切重又寂靜了好一會。

「這是什麼？」妮娜·彼得勞夫娜問。

「大概是試射，」我說。

她重又開始用她那平靜的聲音講起來，好像是在將自己最內蘊的衷心情緒託付與另外一個第三者，而不是給我。

「老實對您說，孤零零地留下我一個人對我是可怕的，我覺得生命已經完結了，不值得再活下去了。我祇是爲自己害怕。實在，我現在看出來，我是非常瀕近一個極大的厄運。

「我底另一個生活——回憶的生活——救了我，在這個生活中他——我底安得列，是活生生的，愛我而且被愛着。這個生活時時不斷地貫入我意識底最深處。這個生活底幻象突然不知怎樣地開始透過了。而我竟不知不覺在浸淫在其中。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幻象，有時一個字，一個音響，一種氣味，一件物事偶然的聯合足使在我底想像中立刻產生一幅過去底幸福的圖畫。

「最初我底回憶是毫然條理的，困難的，時時在一個同一的地方停滯着，重覆着。可是突然我回憶起來——甚至不用回憶，但是不知怎樣特別鮮明地帶着所有的細節我看見，感覺——一個炙熱的，莫斯科秋天

午後的日子，您知道，七月中的一日，是鞋跟陷在柏油路上，電車的玻璃，汽車和自行車上鍍鎳部分的眼鏡似的反光到處滑着飛着的時候。

「這天我在喧嘩而窒息的莫斯科爾格的百貨商店買了一隻纖維製的箱子。」

## 六

「這是戰爭發生的兩年前，並且算是我和安得列認識的前幾天。這一個夏天我和杜霞（Дуся）我底女朋友，也是一個大學見習生，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買了克里米亞地方一所休憩所的入場許可券，回憶起來是可笑的，我們是多麼的慌張。我是第一次從莫斯科出門得那麼遠。雖說我認得為自己是完全獨立的，可是這次出門我設法裝得非常大膽，甚至是有旁若無人之概。我本來無論如何不肯決定去的。可是杜霞說服了我。杜霞是一個獨立不羈的，有決斷的少女，是所謂的有個性的，並且像我那時所覺得的她是不年輕了；她過了二十二歲。她已經遇到了一個人。而我纔滿十九歲，我還沒有愛過什麼人。

「於是我們便出發了。

「我記得，我多麼怕遺失掉車票。我記得，怎樣在用笨重不靈的，侵蝕剝落的椅子與食堂隔斷的枯爾車站（Курский Вокзал）底出入口在等待杜霞。我坐在我底纖維箱子上，在那裏面共總祇放了一件貴重的東西：我底唯一的出客的華爾紗的衣服。我熱得透不過氣來，一個人又害怕；當我最後在人羣中看見杜霞時，快樂得哭了出來。我們走下去，興奮的，沿着污穢的鋪石的地道奔跑，恐怕遲到，雖然離出發還剩將近二十分鐘呢。

「當我們找到了自己底坐位後，我將我底輕得令人慚愧的箱子放在架上，我出去到月台上。決定不走開，我將背靠着車轆，而感到了它白熱的板壁上的熱氣。

「上車的情形是快樂而無秩序的。您記得戰前的夏天在開往南方的火車站上是多麼快樂嗎？

「所有我們西伐斯托波爾快車的乘客都是避暑的人，羣衆中大部分



是年青的，像我和杜霞一樣——都是大學生是從工廠裏來的，許多送行的出現了，他們比一切的人都喧嚷得厲害。他們爬進火車，車務管理人不放他們。於是他們互助扶掖着企圖攀進窗口。穿鏤空鞋子的腳搖擺着。不知那個開頑笑的人懷着誇大的絕望摟住他底女朋友。她掙開了，將雙肘突出在前面，極力保護她底新上衣。花落下來立刻就被踐踏了。

「杜霞遇見的那個人也來送她，我最初看見他時非常驚異。我想像中他是一個結實的，甚或許，甚至是已經結婚的爺兒們，那知他完全是一個年青的小夥子，穿着藍色膠皮，淡紫色的小足球担在肩頭的短大衣下面。他用潛行的步伐走近他底杜霞的後面，突然抓住她底腋下，拖着她在自己面前推着。他們很快地便這種樣子一個在後，一個在前地開始在月台上散起步來；她在前面，他在後面，一會穿過右肩來看她底臉，一會穿過左肩來看她底臉。他們談着話，他是担心事的。她——怒冲冲的。在旁邊的人可能想他們是在爭執，可是我知道談話是關於工廠管理方面早就答應給他的一間單獨的房間。他們熱烈地夢想着在那裏面最後一同搬進去組織家庭。

「我一個人站着。沒有人送我。我甚至有點踟躇不安，但是一點都不憂鬱。相反地，我感覺一種特別的意氣高揚，和所有心靈力量底充滿，那種沒有理由的，扣人心絃的，甚至是一種可怖的欣喜，它完全正確地，無誤地預言初戀的逼近。『他』還沒有，但是愛的氣氛已經圍繞着我，我呼吸着它。多麼美好的情景。它在人生中祇有一次。

「突然我看見我底父親。他沿着車輾擠着，朝窗子裏面張望，他在找我。這是出人意外的。我高興得叫起來，他擁抱我：注視着我底眼睛，開始摸摸我底頰。他手上熟識地發出鐵的氣息。我感覺他底所有的五個粗糙的手指，它們中間被機器截斷的中指短了一半。父親狂喜地看着我。他底眼睛半閉着，比平常稍微亮些，由此我立刻懂得他喝了一點兒酒。

「『怎麼，小姑娘？到避暑的地方去嗎？唉，聰明孩子，這才真是個聰明孩子，』他感動地說，『避暑地，兄弟，是必要的，國營的事務，它為每一個人是需要的。為大學生更是特別的需要。』

在這時候他向四方瞧，似乎關於他底女兒第一，是一個大學生，第

二，要往避暑地去這件事，要請大眾來分享他底驕傲。後來他，顯見地，仍舊還把我當作一個小姑娘，開始向我作各樣的指導並且給我勸告。不知爲什麼他特別堅持着叫我不光着頭在避暑地上走來走去，務必用頭巾包紮着遮太陽。我躍然如生地想像自己包着鄉下人的頭巾在避暑地上，我開始哈哈大笑起來。他擦了擦生着小鬍子的嘴。我們親吻了。

「『你最少限度的錢有嗎？』他嚴峻地問。

「『有。』

「『多嗎？』

「『一百二十盧布。』

「他想了一想說：

「『少了，哪，再給你五十。一共一百七。這已經算得一筆錢了。』

「他朝我手裏塞了幾張捲好的鈔票，潮濕而熱的，看得出事先就預備好的。我立刻明白，這是他在領薪水的日子從母親那裏瞞下來的『體己錢』。父親用這個錢讓他自己和朋友們一星期裏喝幾次啤酒。我不肯剝奪他底這個樂趣，我開始拒絕了。

「『喏！』他豎起那個斫斷的手指，嚴峻地說。『既然給了就拿住。多餘的錢不會破壞避暑地方的。買點水果，它們是助長精神的工作的。』

「他又虛榮地向四週看了一看。

敲鐘了。我急促地摟了父親底頸脖，奔進車廂裏去，杜霞和他分散了跟我飛進來。火車蠢動了，父親和車廂並行着，揮動着他底土耳其式的圓帽。他透明的眼睛裏含着眼淚喊道：

「『如果有什麼事發生——打電報呀！』」

## 七

「那是晚上七點鐘，可是太陽還高高地掛着，在白熱的擠得過滿的車廂裏沒有空氣可以呼吸。我們試試把窗打開——顯得更壞些。灰塵又開始不讓人安寧。雲端的灰塵掠過莫斯科近郊的田莊，斑白的松，涼突亭，排球網，和木板平台上的有着散步的避暑者的『美食食堂』。

「我們要得在火車上過兩夜一天。第一夜我幾乎沒有睡。我們車廂

裏的坐墊不夠。非得就睡在木頭上不可，頭下面放着大衣。杜霞睡着了。我不能睡。空氣似乎比白天更乾燥，更熱了。我後來滿身大汗。蟲子擠痛了腳，我又怕難為情不肯把它脫下來。夜間我幾次到盥洗盆裏喝它一個飽。但是水幾乎是燙的；它全然不能解渴；相反地，祇是叫人更想喝些。

「想要設法消磨時間，我約有一點半鐘坐在微微照亮的車廂裏的月台裏面的一只不舒服的，可折轉的，與制輪機並排的小凳子上。窗外飄過一大堆什麼黑色的東西。或許，這是樹木，或許是雲，也或許是房屋。有一次我看見下面夜色下的河流底白水。在它上面懸着姍姍來遲的眉。遠遠地露顯出火光，它們好久方才走近。這無數電燈底整個的星座在黑暗中火星四散着，火焰亂吹着。這是工廠，大概，在那裏面恰巧在鑄鐵。

「這一切和神祕的火車頭的烟一同帶往後面去，往後面去。突然一陣非常孤獨底感覺控制了我。

「小傻瓜，當時我還不會懂得，什麼是真正的孤獨！」

「我希望儘可能趕快地，就在這一分鐘裏，回去，回家去，到莫斯科去。可是憂愁底來襲沒有長久。太陽出來了。周圍的一切都呈露出欣然的樣子，車廂斷痕的壁變成紅色。乘客們醒了，很快地我們便認識了我們所有的鄰人。骨牌戲出現了。拿了一隻帶青色緞結的吉他。開始解開食品。輕率的，非常快樂的車廂中的一天便開始了。

「天氣變為新鮮的。我們確乎是很運氣。前面有雷雨。火車駛入驟雨的地帶。窗戶立刻打開了。清新的空氣，混合着潮濕土地的氣息飛進車廂。這是在奧遼爾附近。

「您想一想，這就是在這裏的某處。那時的風或許就從我和您今天駛過的這同一的土地上吹來，」妮娜·彼得勞夫娜震慄了一下說。

「駛行變為非常地輕鬆而愉快，」她迅速地接下去，似乎希望把一妨礙她回憶的思想都從她那裏屏却。「樹林完了，在哈里考夫(Харьков)郊外經過成熟的無邊無際一直通到地平綫的麥田。在一個地方躺着被驟雨打倒的穀物。我最初看見被矮小的櫻桃樹環繞着的烏克蘭草屋，我非常喜歡它底被驟雨打得發青的，粗厚的，蘆葦屋頂和晒得發白的牆壁。

「在開田裏站着自動曳引機，它底尖齒輪被很黑的幾乎是藍色的泥

溼在四周貼附着。一面是乾燥的，灰色的，朝驟雨的一面是潮濕的，顯黃色的，去年乾草的，長草堆下面，在盛火油的鐵筒上坐着用口袋裹在身上的烏克蘭人。青色的煙旋轉着……

「我那時可曾想到過了兩年德國人會到這裏來掠奪，放火，暴行，打劫，俘虜；將此刻以它全部所有的年輕的新鮮，一切所有的美麗和富藏掠過我眼前這塊幸運的，太平的地方化爲一堆灰燼嗎？我可曾想到，我們底祖國立刻就要經歷到這樣整個民族的不幸，這樣曠古未有的屈辱嗎？唉，不，我底靈魂是太純潔，太質樸了，過分地充滿了對善良，對正義的愛和信仰，過分地希望幸福，衝上去迎接這個幸福。

「黃昏時候火車在西聶里尼考伏（Синельниково）站停下。雨過了，我和杜霞出來到月台上散步。太陽光從無力的帶雨的烏雲下面直射着眼睛。在大池塘裏已經反映出一塊塊的晴朗的天空。杜霞把她在途中時刻在熱心所寫的幾張明信片投在郵筒裏。後來我們看那神祕的，我從未見過的，歸在我們這一節火車內的國際列車。

「在這個長長的沉重的鋪着木頭，帶着鍍銅的字母和數字四輛列車的旁邊站着幾個戴着帽子，穿着白的黑的油絹布雨衣，雜色運動衣的人。

「『國際觀光部的人，』杜霞向我低語說，她是知道世界上的一切的。

「我們自由自在地走過他們身邊，我聽見德國話，冷漠的不像我們底樣子的藍眼睛懷着討厭的本性底輕蔑的不隱藏的好奇釘着我們。我變得心緒不佳起來。我緊靠着杜霞。我們回過身來迅速地回去。當我們走過軟墊客車時，突然有一個快樂的男孩子的聲音向我們喊道：

「『噯，小姑娘們，停一停，您們這樣飛快地往那裏跑呢？』

「出於不意地我們停下了。從火車窗口有一個淘氣，黑睛，年輕，鷹鼻的臉朝我們看，他頭上戴着理髮店的小網。看得出這年青人纔剃過面，因為他底淡黑頭頸周圍捲着乾乾淨淨的薄餅乾似的毛巾，頰上還看得出撲粉的痕跡，他轉動着他那發光的，女孩子底似的快樂的眼睛，從我身上轉到杜霞身上，又從杜霞身上轉到我身上，他當然在比較我們，決定那一個好些，最後他吹着口哨，帶着快樂的吃驚喊道：

「『兩個都是最好的，唉，這些姑娘纔算得上是姑娘呀！』

「我們不作聲，於是他問：

「『恕我麻煩，您不知道這是什麼站嗎？』

「『喀畢雅托克（Кипяток）站，』杜霞大胆地以鋒利的言語對待他說，她有話永遠放不住而會奪口而出的。

「『不，不開玩笑嗎？』他怨懣地說。

「『您難道不識字嗎？看，寫着西聶里尼考伏』

「『請原諒，我把眼鏡忘在家裏。您們是本地人，西聶里尼考伏人嗎？』

「這話甚至觸犯了我們。

「『就和您一樣的本地人，』杜霞說。

「『不，一本正經地嗎？』

「『我們是一輛火車來的。』

「『唉，您說什麼！多麼意外的愉快，原諒我直言——在那一節車裏呢？』

「『您爲什麼要知道呢？』

「『想跳過來拜訪你們。』

「『不會遇着我們的。』

「『不，到底是在那一節車裏呢？』

「『在鐵車裏，有輪子的車裏。』

「『我總會找到的。』

「『我們看吧。』

「『我們要看得見的。』

「『你們往那裏去？』

「『到您的那裏去。』

「『到克里米亞去嗎？』

「『到月亮上去？』

「『到休憩所嗎？』

「『這並不使您發生興趣。』

「『不，發生興趣的。但是到底到那裏去，到什麼地方去呢？』

「『用不着這樣的好奇。』

「『我不是好奇。我是好知。往那裏去呢？』

「『自己猜吧。』

「『到雅爾泰（Ялта）去嗎？』

「『不，這爲我們是太貴了。』

「『往阿盧普加（Алупка）嗎？』

「『那裏有什麼好呢？』

「『往密司霍爾（Мисхор）嗎？』

「『第一次聽到。』

「『哪，是往里華季亞（Ливадия）。一定是的，往里華季亞。我賭東道。是嗎？』

「『要輸的。』

「『那麼，到底往那裏去呢？』

「『自己猜吧。』

「我注意到，他一面在和杜霞說話，一面却老是看着我，又好像朝着我一個人說的。這對我是明白的，他喜歡我較杜霞更甚。在這一類事上，女子，甚至是最年輕的，也從不會錯誤的。說句老實話，在那時候，在那美妙的，不能再來的這候，我實在是很漂亮很動人的。我變得非常地快活，我想用什麼雋語插進談話，我已經預備說『往里昂熱內盧<sup>⊙</sup>去』（Риодежанейро）時，我突然發覺，從那同一窗口裏還有一個人望着我，我底眼睛和一雙已經不是很年青的，溫厚的藍眼睛相遇。眼睛四周佈滿細小的憔悴的皺紋。亞麻色的頭髮向上梳，輕輕地從當中分開，兩面垂下來搭在好看的寬寬的額上。從沉着的寬大的嘴中突出筆直的烟斗，他把它拿出來，用『O』字重音的伏爾加河的方言說：

「『留着希望，彼底亞（Петя），會登陸的。在現在的情形下你底魔力是沒有什麼成功的。姑娘們可以保證這個。姑娘們，保證嗎？』他已經直接向着我說。

「我不知爲什麼突然恐懼起來。我激怒了拉了杜霞底手。

「『够了，杜霞，我們走吧！』

「我們互相挽着手跑開了，拉起裙子，在潮濕的月台上反映出朝上

⊙ 里昂熱內盧——巴西首都。

的脚。那個叫彼底亞的，一面喊着什麼，一面在我們後面追，可是我們沒有回過頭去。

「下一站彼底亞，顯而易見地，在搜尋我們，好幾次，心神不定地在我們一節車的窗下走過。他頭上已經不戴網子，身上穿着一套很好的藍斜紋嗶嘰的西裝，在上衣襟上帶着紅星獎章——大概是爲保衛西班牙的。但我們却緊貼着有斷痕的壁彎着頭，使他從窗口看不見我們，我們互相摟抱着頭頸，輕輕地大笑。

「這個不大的事件更激起了我們的情緒。夜間我睡得很好。已經不怕難爲情脫掉鞋子，夢中什麼都沒有看見，祇是時時刻刻地感覺，在我底生活中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幸運的事，可是到底是什麼事呢？我還不懂得，雖然這是那樣地明顯。」

## 八

「我醒得很晚，可是醒來以後，被宇宙間發生的變化感動了。怡人的，炙熱的，同時是柔燥的空氣流進窗來，揚起了頭髮，一行尖塔形的白楊在遙遠的盆地內迴轉着，好像耙子。在修飾精緻的像博覽館，蟠繞着的不是野的，而是家生的葡萄藤的小站的月台上站着一些穿白絨線短襪，軟底鞋的韃靼人。

「在一個地方我看見了回教的寺院，在另一個地方看見載着不大的山羊皮黃色的小瓜的長馬車。

「巴赫契沙粒依<sup>⑤</sup>（Бахчисарай）這個靈感的字使我底心因爲狂喜而感覺壓縮。

「有時道路在層狀的斷崖伐出中進行。生滿了粗硬的草原之花的多石的斜坡幾乎緊接地緊靠着窗口。那時狹狹的一帶穹蒼在我們上面青得特別鬱蒼而奇異。

「突然地，在生命中第一次我親能地感到我們底祖國是多麼的巨大。當然我從前便知道這個，可是總是抽象地。現在我在行動與空間底整個的斷然的力量中感到它。我已經看見俄羅斯，看見烏克蘭，現在我沿

⑤ 克里米亞之城名。

着克里米亞駛行而看見新的天空——這一日半來的第三個天空。我馬上就要看見黑海。並且還可以向北去，看見凍土帶，永互的冰塊，北極光，牡鹿。可以向東去，看見伏爾加，後來再往前去，往走着駱駝的沙漠中去，往用棉花底小白莢點綴着盆地裏去。可以橫過烏爾嶺（Урал）沿着西伯利亞的大密林走，走，走，然後在貝加爾湖（Байкал）上面停下。這一切——無論向那一面去在一千公里周圍——都是我底祖國，年輕，快樂而幸福的。

「突然變得黑暗起來。火車走進燧道。過了一分鐘太陽重又燃熾着，但是並不長久。第二個燧道開始了。後來第三個。幾次銳烈的陽光和燧道底窒息的闇黑隔絕了。可是突然這令人厭倦的，閃鏡似的霎眼中斷了，好像被切斷了似地。火車從最後一個燧道裏闖出來我看見面前的底下的西伐斯托波爾港，在高聳的，塵埃的粉紅色的岸中間是如此的耀目，恰如它是充滿了綠色的染料似的，我驚嘆着奔到右面窗口。港內停着幾隻舊老的，生鏽的輪船。在遠處，在大海的出口處，戰艦在冒着煙。

「過了十分鐘我們已經絕望地在和馬車老闆講價錢，他應該把我們送到喬治寺，送到我們底休憩所。

「『原來是喬治寺院：我們是這樣記下的，』一個快樂的聲音跟在我們後面說。

「這當然是我們昨天的樂天者彼底亞。手中拿着雨衣，他肩上掛着『灑水器』走過我們身旁到一部被灰塵遮得發白的大敞篷汽車上去。

「『我們一定要來拜訪你們的。等着吧。』

「『如果你們沒有事幹，請來吧，』杜霞倨傲地說。

「載滿了人和箱子的汽車移動了，裏面有幾個穿着民用空軍制服的人，在其中我看見那個，另外的一個抽煙斗的人，他含着靦腆的，疑問的微笑看着我。汽車開動了，轉了彎隱藏在萬丈石灰質的灰塵中。燃燒的，欣喜的不安控制着我。

「我和杜霞坐在馬車上背對背地去了……

「這是一個非常平坦的塵埃飛揚的草原，以遼遠的海岸綫為限。這綫條劃得很粗硬，好像是用尺劃的，海爾參尼斯（Херсонес）燈臺的燭光在這綫上發着白光。



「馬車輪下細小的石灰貝殼沙沙作聲。空氣中散佈着苦艾底氣味。我們乘着馬車上在這草原行駛，疲倦而激動的。」

「一切都顯得完全不像我在莫斯科所想像的。沒有柏樹，沒有大理石的獅子，關於這些杜霞曾誇張過。後來弄清楚了這一切都有，可是在這裏，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在那裏票價要貴上許多。總之，我們跑到，像人家所說的，不是這地方來了，當然這也是克里米亞，但是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雖然如此，這裏仍舊是華麗，用不着再好了。在一生中我沒有看見過類似的東西。」

「荒野的草原突然截斷了。目光看出去空空如也。從一百五十米突的高度陡然筆直從腳底下——完全垂直地——露出海來，從上面不能了解它是不是平靜的。影在它那巨大的海面上的波濤底皺紋看上去覺得這樣地細小，而且像一動也不動的。海像一座荒涼的石頭庭院，打掃得乾乾淨淨，上面灑着黃沙。從那邊吹來浩浩蕩蕩的，無點塵的風捲住衣服把它吹往一邊去。」

## 九

「休憩所在從前的寺院旅館。這是一所長長的，綠屋頂的白色建築物。我們被安排在兩層樓一間用白堊粉刷的小房間住下。牆壁非常厚。窗和陽台面海。陽台下面生着一大顆老胡桃樹。這休憩所是貧乏的，不出名的。幾乎沒有人往這裏來。在這裏休息。大約有十五個人左右不會再多了。」

「他們把貯藏室的臥具拿出來發給我們。我們自己用僵硬的，裏面有許多雜苗的草原的乾草裝塞了墊子和枕頭。後來，捲起了褥子，我們兩次刷洗黃色的，被太陽晒得赤熱的地板。房間裏立刻充滿了澡堂裏的蒸氣帶的氣味。」

「兩星期單調地過去了，但是絲毫不寂寞。在這些日來祇有一樣意外的事件。就在第一天我去洗澡，洗得出神了，被太陽灼傷得厲害。帶着深紅的肩和背的我在床上躺了好幾天。我底寒熱很高。灼傷的皮膚痛得惱人。粗糙的被單惹起苦難。雛菊底莖穿過墊褥刺痛人。我呻吟着。輾

轉不寧。杜霞用凡士林和橄欖油給我塗抹。

「夜裏我說謔語，熱得透不過氣來。周圍的一切在我看來都是酷熱的，好像在風箱裏。甚至異常燦然的月光也似乎是沸燙的，討厭的，同時一種愛情的，一往情深的東西時刻惱人地磨難我底靈魂，沉重地壓逼着想像力。我是墜入情網了。可是如果那時有人對我說這句話，我不單是會不相信，甚至還不懂得是在說些什麼。

「很快地我恢復健康了。杜霞剝掉我背上晒焦的皮膚乾燥而纖薄的，如同煙捲的紙。嬌嫩的粉紅色的新皮膚在發癢，但這甚至是令人愉快的。我底病祇留下了這個肩胛骨間的易感的發癢，和還有一種失去自由的騷擾之感以及等待底不安。

「我重又開始去洗澡。

「在離去的前幾天我和杜霞早晨跑到海邊。我們在那邊有一塊心愛的常去的小地方，我們在那裏的石頭後面脫掉衣服。平常在礫石上打一會滾，便沿着水浸到膝部的岸上走了一會後，我們投入海中游到百米外的岩石島上。我們在莫斯科的河，在水力發電站游得並不壞，可是在這裏在水流很緩的鹽水中游得尤其好，我們改變着游泳式一直游到自己底島畔便攀上去，膝部在尖銳的多孔的石頭上搔破了。上面是一個小平壇，在小平壇上有一個類似祭壇或是承日時計座台的東西。在這隔離塵世的寂靜的地方我們平常總是在赤熱的石頭上躺下，躺着一會把背心，一會把胸部迴轉着朝太陽，一直等到我們底頭髮和游浴衣都吹乾為止。

「這是一種無可比擬的樂趣，我們躺着什麼也不想，也不說，被從兩面來的——上面從天上，下面從地裏——向眼睛直射的暈眩的閃光照耀得蹙蹙。我們躺着矇矓地傾聽細小波濤底玻璃似的叩擊聲。乾了的眼睫毛之間覺得有一粒粒很小很小的鹽，有時候，從眼睫毛中看出去，時而瞥見那翻轉的海和巖崖與那模模糊糊的紫色的菲奧倫特角（МЫС ФНОЛЕНТ），時而瞥見那淡淡一抹的地平綫，那邊在遼遠非凡的地方掛起一縷輪船的長長的烟。

「突然我聽得順水流來的木槌底急促的聲音。它響徹地敲着我們底石頭。在我明白這是小汽船以前，在我看見它——這個裝着輕便的懸吊發動機的小船以前——我底心戰慄着，一個內在的聲音說道：「這是他。」

「『啊哈！捉住了！』坐在小舢板上的三個人中的一個喊着說。

「來了一次急轉以後，舢板筆直向島上來。說時遲那時快，舢板已經碰着鼻子。彼底亞敏捷地攀到我們上面來，他穿着胸部帶繩子的，白熱的晒得褪色的粗紗睡衣，頭上戴着理髮店的細網，在斷壁上跟在他後面的是他底較長的朋友，他身上也穿着同樣的療養所的睡衣，但頭上却戴着像小帽子的，四角上打了結的濕手帕。

「他黑了一點，瘦了一些，年青了些，他仍舊含着那同樣的靦腆的疑問的微笑瞧着我，這個親切的微笑比所有的話說得更都明白，說他是夢寐以求地在想我，並且焦急地等待着會面。而我，也不隱藏自己的欣快，也用同樣的微笑向他笑着。

妮娜·彼得勞夫娜沉默了一會。

「哪，後來怎樣呢？我底老天，後來是進行着怎樣愉快的蠢事！」她仰臥着把手放在頭底下說。

她不動地微微地眯着眼睛看着天空，似乎她在那邊看見了她所述的一切。

「後來我們開始哈哈大笑起來，以療養地近鄰底誇大的情感互相握着手。總之我們像故友般地見面了。原來他們從用攝生法濟難他們的那個療養所逃出來，他們特地來追蹤我們，要讓我們坐着汽船去逛逛。他們在西密依茲(Симеиз)的漁夫處租了一隻舢板，而發動機却是屬於同伴中第三個人叫雅謝(Яша)的，他留在舢板上在弄他那頑強的機器。

「計劃是這樣的：到巴拉克拉華(Балаклава)港去。在巴拉克拉華城裏逛逛，看看熱內亞塔的廢墟，洗一個浴，日落前回去到喬治寺院去。我立刻欣然同意了。杜霞開始在拒絕。

「『您怎麼的！怎麼可以呢？』她受驚地說着，一面朝上望着在翠綠叢中隱約可見的我們休憩所底綠色的屋頂。『無論如何不可以。下次隨便什麼時候去吧。』

「如果你們幾天內就要走了，下次要到什麼時候呢，」安得列用懇求的目光望着我，帶着「O」字的重音說。『請您勸勸您底朋友吧！』

「我試試去勸她。

「『不，不，』杜霞說。『隨便怎樣都不去。他們要把我們帶到隨

便什麼地方去，後來還要把我們淹死呢。在路上不知什麼地方還要和這個廢料的小發動機一同擱淺。

「『您要什麼我就可以用什麼担保！』」彼底亞一面拖着杜霞底雙手往小艇上拖，一面喊着說。

「『放手，無論怎樣不去。』」

「『勸勸您底朋友呀，』」安得列繼續咕嚕着說。

「『她會去的，不必擔心，』」我向安得列低聲說，「『她這樣不過是鬧鬧別扭。』」

「『我很知道杜霞爲什麼要推辭。她想到我們將要錯過已給付過錢的早餐和午餐而恐慌。但是她十分想去。她堅持着。到底彼底亞把她拖進了小艇，我們划到海岸上拿我們底衣服。在這裏杜霞作了從舢板跳出去的拼命的企舉。可是彼底亞牢牢地握住她底手，安得列跳到沒到腰部的水裏，把大家潑了一身水，跑到岸上，把我們底衣服頂在頭上。』」

「『雅謝，開足馬力！』」彼底亞底聲音中含着那樣的絕望喊着，似乎他底性命全依靠着這個上面。「『舵向右！開啊！』」

「『鼓着浪花，發着響聲，揮發油發出惡臭，舢板在海裏駛行，波浪攔住了它。』」

「『真的，您們在什麼地方總要把我們傾覆的，』」杜霞已經不是那麼怒冲冲地說。「『放開手。至少要讓我把衣服穿上。』」

這時山頂上開始敲起鐵槓來。這是早餐的信號。杜霞幾乎哭了出來。

「『喏，你看』」她帶着坦白的懊傷說出來：「『早餐錯過了。中餐和世上的一切也都要錯過的。實在都是怪你們！』」

「『這是怎樣的一頓早餐呢？』」彼底亞說。「『多分也不過是一份小麥粥和水，此外也沒有什麼了。』」

「『這並不要緊，可是錢已經付了。』」

「『不要緊，我們在巴拉克拉華要請你們吃那樣的鱈魚，叫你們要吃得搖搖幌幌。』」安得列搓着手說。

「『我不曉得你們底什麼鱈魚，』」杜霞怨懣地說。

「『不然就隨便您吧，迴轉去也可以的，』」彼底亞詭譎地措詞說。

「『爲什麼再遲過去呢，』杜霞說，『橫豎已經晚了。』並且突然閃爍了激動的眼睛，造次地叫道：『既然去了去就是！』」

「毫無正當的理由我們大家重又哈哈大笑起來。」

## 十

「我們往巴拉克拉華的突然的旅行是稀有地順利。」

「在最初的一分鐘我們大家中間便建立了非常正確，非常明白的關係，這爲每一個同伴，特別爲新同伴，是異常重要的。」

「彼底亞立刻懂得向我獻殷勤是無益的。他將他底注意力移到杜霞身上，並且從第一句話起便和她進入拚命的愛情的決鬥。他不斷地一會用戲謔，一會用諷刺，一會用抒情詩向她進攻。他這可憐的人，並沒有疑心到杜霞，像所說的，是已經傾心於另外一個人，並且永遠要對他忠實。但是杜霞巧妙地諱言着在莫斯科留着她愛得神魂顛倒的「一個人」。她擊退了一切彼底亞的進攻，然而她是那樣小心翼翼，不致會失去一位可人意而伶俐的獻殷勤者。杜霞懂得我對這件事很明白。我們有時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地高聲大笑，雖然局外的人看來，我們像兩個傻大姐，毫無理由地笑着。」

「安得列非常靠近地躺在我旁邊，他，圓渾的，結實的，由於他竭力不要使自己底肩膊碰着我底肩的那件事上，我感到他底整個的戀慕和體貼入微。我們把身體朝前俯着，頭湊在一起，向模糊的綠色的流水裏觀瞧。」

「我們底第五個同伴——雅謝——我們開玩笑叫他『爲技術的受難者』或者是『車夫』，是完全專注於他那打噴嚏的，搗麻煩的發動機和一個不知怎樣塞滿了灰屑弄壞一切事情的，簡直是『該死』的管子。」

「我底心一分鐘一分鐘地愈來愈熱烈了，好像被浩蕩的海風煽起了一般。」

「在巴拉克拉華我們在一個漁夫的庭院裏吃了一頓豐美的中餐。事實上，所讚美的鱈魚並沒有出現，但是反之一個烏髮如雲的，黃黃的臉上生着口髭，帶着親切的微笑的年老的希臘婦人給我們拿了一大油煎鍋

的蘇丹魚到亭子裏來。細小的緋紅色的魚在尾巴上繫成一束一束的，每五隻繫成一束。它們在橄欖油中差不多炸得很乾，像餅乾似的咬在嘴的裏發脆聲，簡直可以連骨頭一同吃下去。雖然用來炸的油有着燈油的氣味，我却沒有吃過更美味的東西。後來給我們上了有餡的茄子，按照希臘風味烹調的，放了橄欖和乾酪。橄欖我和杜霞嚐了一下，可是立刻便恐怖地吐掉了。這事惹起了男子們底蔑視的笑。餘下的我們都非常歡喜，我們吃得飽飽的。

「『這對於你不是小麥粥了吧，』彼底亞彷彿無意地摟住了杜霞教訓地說，可是立刻手上被打了一下便惱怒地退開了。他望着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

「『唉，妮諾契加，妮諾契加，你們真真是輕看了我。』

「『呸，彼底亞。』

「我們喝了啤酒，彼底亞，安得列和雅謝欣然地喝了從冷地窖中拿來，放在粘土的家用水罐中的渾色的白啤酒。我和杜霞都不喜歡它。可是這啤酒是酸的。男子們重又含着蔑視看着我們。特地爲我們叫了粉紅的葡萄酒。我們用小酒杯喝，喝得醉薰薰的。

「太陽還是高高地掛着。短短的淺紫色的陰影濃密地橫在庭院中的黃沙上。黃蜂在葡萄酒的黑瓶上飛繞。綠色桶中鑲着緋紅小花朵的夾竹桃多油地散着芬芳。在庭院裏東倒西歪地放着帶剝落辰砂的鏟和幾個漁網上底乾燥的大軟木塞。

「我底心却愈來愈熱了。

「午餐後我們攀登到一座險峻的山頂上去看熱內亞塔的廢墟。一會是安得列倚着我把我底手朝自己面前拖；一會是我倚着安得列，從上面將手遞給他困難地朝自己這面拉。海風在塔底張著大口的砲眼裏湫湫着。我攀登塔顛，站在那裏比一切都高，臨風招展着好像一面旗。底下整個的巴拉克拉華港，如印在地圖畫上一般的收入眼簾。在港中聳立着一隻張着滿帆的碇泊的古老的船，它看起來完全不大，這是拍攝藝術影片「兒女英雄傳」<sup>⑤</sup>的外景攝影隊。〔早在午餐之前我們便注意到繫船岸上的高大而可笑的腋下挾着望遠鏡的帕加聶爾（Паганель），人家告

⑤ 俄名（Дети капитана Граня）曾在滬地放映。

訴我們這就是演員契爾卡索夫(Черкасов) ]

「五艘水雷艇——兩艘，又是兩艘，還有一艘較後些——撥動着水，擊雷閃電地疾馳而過，下面帶着泡沫底曲折的尾巴，好像是帶着俄國狼獵犬的狩獵。

「這一切細目——分艦隊在地平綫上的烟——不知怎樣突然在幸福和爲着這種幸福恐怖底一種感覺中聯合起來。

「我們晚上很晚踏着月色回去。和我告別時，安得列將我底手握在他那兩隻大手中，搖撼了好久，彷彿不情願和它分別似的，最後，他異常溫柔而渾厚地說：

「『現在將要怎樣呢，妮諾契加？』

「『不知道，』我用低語說。

「我和杜霞走到上面，我們看見他們底自動小艇底小小的剪影，它橫過月光底遼闊的，金色的地帶，往後走。

「斷壁上面的苦艾完全是白色的，銀色的，浴在淡青色月光中的古老的寺院的鐘樓光輝皎然，在右首的下面明晰地可以看出曠野上野草叢中的白石，像傳說中的——狄安娜寺院的廢墟。遠遠的在斷壁上站着哨兵底黑影。在那邊某處隱匿着陸上砲台，在世界上還有某一種砲台的存在的這件事，似乎是全然不可解的。

「但大體上說來，這一切都是蠱惑的。

「我們並不立刻就寢，還和一大夥療養的人在懸崖上的長凳上一同坐了許久，合唱了一切適合於這種情景下的歌——「從島後面到水路上」，「刮風」，「噢，滿滿的小盒子」。杜霞有一陣惶惑而發惱。我非常明白是怎麼一件事。當我們駕着小艇上回家時，她容許彼底亞輕輕地抱了一下她底肩，現在良心在責備她。

「當我們回到我們的寺院時，我立刻去睡了，可是杜霞却拿了一支蠟燭——她底箱子總有點蠟燭頭以預備萬一之用——燃亮了它，很久地並且迅速地給自己底「一個人」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她時時停下來嘆息。

「在我們離去之前，我又和安得列會面了幾次。有兩三次他在我們底喬治寺院出現，一個人，不帶彼底亞。我和他倆個人去散步，到草原上去了許久，或是坐在我們底陽台上，欣賞大海和如同灰帆一般的，在

碧水中拔出的巖。因了這幾次的會晤，我親密地知道了安得列，並且格外喜歡他。我用整個的靈魂感覺他底又率直又忠實又坦白的性格，他底內在的力量；和他對我關係底持久和信實。要去解釋它是困難的，但是我準確地知道這是真實的。我們女人在這等情形下很少會錯誤的。我愛安得列，這種愛全然制服了我。它不知如何使我底心靈鼓舞，使它充滿了幸福與驕傲。同時我們絕口不談及我們的愛情。它是可以意會的。

「過幾天我們走了。雖然我和安得列沒有說定，可是我知道在離開之前必定會和他見面的。然而他並沒有來。」

「火車在半夜出發。我和杜霞在九點鐘抵西伐斯托波爾。我看見車站前從車上下來的第一個人便是安得列。我一點都不感覺驚異，祇是我底手發冷了。但是我注意到杜霞也不驚異，一切都像是應該如此的。同時熱血流上我底頭頸，開始昇到面頰，耳朵，一直熱到頭髮根。我一個字都說不出——我變得如此地窒息。甚至而淚眼盈盈了。直到現在我纔感到連我自己也不懂得最後的四天我是生活在這樣可怕的心靈緊張之中的。」

「而他站在我面前，善良而嚴肅的眼中依然懷着同樣的自疚的表情，彷彿在說：『現在我們將要怎樣呢，妮諾契加？』」

「靠着安得列的幫助我們將東西交進保管室，他提議在離別前在西伐斯托波爾散步，在大路上吃冰淇淋。杜霞立刻以疲倦為籍口推辭了。」

「『妮諾契加，你去吧，』她說，『當心，不要晚到。』」

「我甚至自身尋不到力量去勸服她。我已經是什麼都不考慮了。我挽了安得列底手臂，內疚地望着杜霞。杜霞憐愛地微笑着。」

「『不要緊，去吧，我在等待室裏。』」

「以後的一切如在夢中，我們當然是遲到了。」

## 十一

「從那時過了三年。這是多還是少呢？這彷彿是小事。可是，我的天，這三年來我底心靈上，我底生活中發生了怎樣可怕的蹂躪。安得列不再和我一塊。我底歡樂，我底愛情難再。我是完全孤獨的。要逃避單



獨，我幾乎將所有自己的光陰——卜晝卜夜地——都消磨在工廠中。

「我已經習慣了我們那個冷冰冰的，不舒適的作場，在那裏面直到現在還沒有驅掉馬廄的氣味。現在它們——這些作場——在我看來已經不像撤退最初幾個月那般的陰氣沈沈和暗鬱了。

「您記得，一九四一年的秋季發生了怎樣的事情嗎？機器從鐵道上紊亂地運到，把它們從運車上卸下來，又不能將它們留在放貨物的院子裏任它風吹雨淋。須要立刻將它們運到工廠裏裝配好。

「遲滯得像死一般。像我們這種工廠底裝配，在太平年頭普通要做五六個月。我們在幾天內便把它做完了。機器還在從鐵道上運來，但我們已經為它們預備好了地方，製就了一切的圖樣。我們沒有權利失掉一分鐘。荷馬橇和卡車都不夠。有時不得不自己將機器從車站拖到工廠。我們用車子裝了轉軸，在泥濘上拖着它們，用盡全身之力，手和背上都被粗繩磨擦得出血。

「在作場裏還沒有實施壓縮空氣，還沒有裝置熱水汀時，而我們有已經開始有生產了。但是，您想像一下，這對於我們有何等的價值？俄羅斯勞工在這些日子裏完成的工作祇有英雄，大力士方能完成！

「您記得，那年冬天多麼早便開始了嗎？樹葉還沒有來得及從樹上飛下來，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像應該的那樣發黃，濃密的雪已經落下來了。在它的重壓下發育被阻礙的楓樹枝被彎曲而折斷了。從伏爾加河上整星期不斷地帶來潮濕的冰雹。伏爾加變為冷若冰霜的，陰暗的。天空也是冷若冰霜的，陰暗的，低壓而陰鬱地罩在我們往這裏跑來的污穢的客地的城上。日以繼夜地從逆流水上傳來的輪船底陰沈沈的呼聲，令我們想起空襲警報時的警笛聲。

突然來了從所未有的冰點下三十度的寒浪的襲擊。伏爾加石化了，被蒸氣包圍着。作場裏的自來水管爆炸了。水從天花板上流下來凍結了。牆壁，窗戶，覆瓦都蓋上了一層厚厚的灰色的霜。凍結在機器上面。把手拿開，手上的皮便留在鐵上了。在這等環境下工作似乎是超乎人力之上的。但是我們工作了。我們在作場裏分放了一些薪堆。它們燃燒着，發出爆聲，冒着煙，彷彿在陰鬱的積雪窟中一般。

「啊，這是一個何等噩夢似的詩間。回想起來也是駭人的。烏克蘭

被佔了，白俄羅斯被佔了。列寧格勒在包圍圈中。伏勞考拉姆司克（Волоколамск）。依斯特拉（Истра）。祇要想一想——依斯特拉！謠言傳來，說德軍坦克在赫姆加（Химка）了。

「白天漸漸地短起來，光綫愈來愈少。從早晨開始了微光。風在電話綫裏嘯着，呻吟着，在柱子裏發出蕩蕩的聲音。藍色的火光在州的無線電台的空中綫上閃爍着。整天，這個短短的，過早的微光抑壓着的整天，在擴音器底紙唱片上聽到單調的，冗長的，無間斷的重來覆去的一句本地方呼號的樂句，好像有一個人將信將疑地，一個音符一個音符帶着很長的休止符，在鐵梳齒上彈出這惱人的冗長的樂句。彈到末尾，停下來再從頭起。無盡地，單調地一直弄到突然有一個東西的答作響，一個決定命運的聲音說：『莫斯科電台。蘇聯情報局報告，激戰的結果，在敵人優勢壓力之下，我軍撤退……』」

「低沉的天更往下沈了。

「但是最驚人的是——在這些不吉的日子中工廠生產了比戰前在莫斯科時更多的出產品。人們幾晝夜不離開機器。他們站着吃。但是要強迫他們走開去睡一覺是不可能的。是的…可是我似乎開始了另外一件…

「我想講給您聽孀居生活的第一天。有什麼辦法呢？這是毫無可以注意的工廠的一天。對我的悲傷置之漠然的生活按着自己的軌道推動着我。我和阿伯拉夏·米里克談了一會，走到用木板和作場隔開的我底小小辦公室去，在那裏放着我底桌子和我有時在上面睡覺的放東西的凳子，現在我底整個的注意力，我的心靈的力量已經被乳劑佔去了。阿伯拉夏·米里克完全是對的。我久已注意到這一點了。我甚至有一個計劃。可是不知怎樣總是無暇顧到。現在我決意精密地從事這件事。我拿了作場計劃開始仔細地研究。很快地我覺得我知道需用怎樣去做。我從小皮包裏抽出鉛筆開始略述概要。

「工作那樣控制了我，使我有些時間不但不念及我底悲哀，甚至還完全遺忘了它，彷彿它根本沒有發生過似的。我像往常一樣地工作着，機械地想到戰爭和安得列，為什麼他好久沒有信來了。我甚至有些生安得列的氣，因為他信來得這樣稀少。『如果他覺到，』我想，『我在怎樣地爲他擔心和我怎樣地愛他，——他會偷閒塗幾句話給我的。可是這

沒有關係，」我想。「到底這並不是那麼重要的，隨他來信稀少好了，祇要他沒有什麼事發生便是了。」突然地，在我底意識中正像有閃電掠過似的：這已經發生了，我底天，我怎能就忘記了呢！一剎間我失去了感覺。鉛筆從我手中落下去。一陣新的絕望的痛苦控制了我。我已是準備了遺忘痛苦的。但是這時候木板的門軋軋發聲。在戰爭開始自動回到工廠來的受年金的工人伏爾考夫（Волков）走進辦公室來。這是一個壞脾氣的，令人不快的老頭兒。我承認，我並不歡喜他。

「他有一個長而厚的，好像發腫的鼻子，瘦瘠而密佈着皺紋的頰上生了一根灰色的剛毛。他身上永遠發出酸汗，劣味烟葉，鐵，常常還加上伏特加酒等的不變的氣味。

「不朝我注視是他底習慣——他坐在我放東西的凳子上，把自己底大而厚的勞工的手擺在磨蝕的膝蓋上，不慌不忙地往地板上吐了一口痰再用下面貼着橙色膠皮的長靴擦去。他沉默了一會說：

「『可尊敬的小姐。我們底事情要做不成的了。不要等待了。』

「這樣以後他用他那尖銳的像山羊一樣的眼睛直視着我底眼睛。他抿着狹窄的嘴開始不慌不忙地，用手指敲着膝蓋，用自己那副樣子讓人家懂得，不必再想從他口中等到一個字了。

「我非常明白他底固執的，無友情的性情。我覺得他對待我是特別地好吹求。他含着輕侮的蔑視察看我的年青和我的做工程師。他認為我是一個平地得勢者。我覺得他固定地暗底下監視着我，捉我最小的錯誤，最微小的不當。他和我說話，總是稱我：『最尊敬的小姐』或是『生產指揮員同志』或是諸如此類的稱呼。在他底山羊似的眼睛我永遠看出下列的話，比方說：『你啊，生產指揮員。瞧着看吧，看你對我發什麼命令。』

「他是一個著名的工人。磨琢作場最優秀的斯達哈諾夫工人。我當然尊敬他，但是處處地方對他留神，不要一旦在他面前喪失了自己底尊嚴。我知道，無論如何，總不是他，而正是我是生產指揮員。我負着責任；並且我非常重視我底這個地位，懼怕在工人目中降低自己的身分甚於一切。

「他是固執的。但我也固執的。當他沉默時，我做出埋首工作忘

記了他底存在的樣子。我們好半天不作聲。這事激怒了我。我怒氣生長了。他底沉默到底超過了我。

「『我在洗耳恭聽。』最後，我裝作不在爲意地說。

「『我們底事情要做不成了，可敬的小姐，』他重覆說一遍，繼續用手指敲着。

「『簡短些，』我冷淡地說。

「『不會比麻雀的鼻子長，生產指揮員同志。』伏兒考夫說了又半天不則聲。

「『我有事，』我說。

「『我們在這裏的人全有事，可敬的姑娘，』他說。

「『我並沒有看見您在做事，此刻是工作時間。而您却白白地將它浪費在令人難解的談話上，或者是說，或者就走吧，並且，一般地說，您爲什麼自作主張地停止了工作離開機器呢？』

「我愈來愈激怒，他依然是泰然自若的。

「『我底事情是小事，』他說，『有零件——我就磨，沒有零件——便不磨，我是不會停止的，我不會吃白飯的。在責備我之前，姑娘，您最好關照按時把零件交來。像這樣事情是不成功的，與其在這裏做吃力不討好的角色，我還是回去領頂年金的好。』

「『怎麼沒有交零件？爲什麼？』

「『這件事您總應該知道。您是我們的工程師，工藝技師家，而我底事情就是來報告。』

「他站起來用他底彎腿走到門口。

「『等一會，』我喊道。

「『我底事情是來報告，』他重覆說。『調整工藝過程。沒有關係。噯，調整者們，呸！』

「他播開震動的板門，唾了一口毅然地走了。

「『不過不要說粗話，』我抑制了聲音說。

「我非常激動而憤懣，雖然我心裏明白伏兒考夫是對的。作場裏的機器排置得不好。許多工作時間化費在傳遞零件上。倉庫在遠遠的，沒有小貨車，又沒有車欄。零件放在重箱子裏用人工搬來，這件事上同樣

地也化費許多精力和光陰。」

## 十二

「早就應該重排列一下機器了。須要行動。」

「我到建設局去商疊，那裏我有幾個舊相識的工程師，我從將我底建議欣然採納的建設局出來，便到工場幹部，然後到總工程師那裏去，後來獲得要領使這個問題可以不遲延地提到局裏。總而言之，當我將這件事纔做得有一點成績的當兒，一天已經過去了，並且我甚至不知不覺，它是怎樣過去的——我底孀居生活的第一天。」

「這一天最鮮明的印象——這怎麼不奇怪呢——不是我底悲傷的情感，不是關於死去安得列的思想，而是我注視到的，當第一次換班時在輪軸車間所發生的生動而快樂的一幕，我看見了慕霞勝利的一刹那。」

「在我來到之前怎樣，我不知道。可是當我走進車間的那一瞬間，交替剛剛開始，大家都站在慕霞的機器旁邊。這女孩精確地用抹布擦它。後來她，不慌不忙地把這塊破布掛在小釘上，在自己底大衣上擦擦手。她整理了一下辮在後頸上的絞絲形的亞麻色的辮子，無論向誰都不注視，迅速地向霍細亞底機器前走去。她從霍細亞底機器上除下小紅旗，又迅速地回來把小旗插在自己的機器上。但是這時霍細亞撐開了腳，孤單單地站在一邊，貪婪地抽着煙並且做出這一切對他是毫無足重輕的樣子。在這時候他努力要抑制而不能的優笑在他底臉上徘徊着，他底黑眼睛嫉妬地閃着光。將小旗裝在自己底機器上以後，並且還試了一下，它插得好不好，慕霞，無論向誰都不看，但是特別向霍細亞瞧着，用碎細而若有其事的步伐走到出口，嚴峻地昂起下巴，小小的，像一個小饅頭。她那樣挨近地走過霍細亞身邊，肩頭幾乎擦着他，她仍舊一面走過一面不抑制地說：

「『吃過了嗎？』」

「她突然用閃電似的速度伸出縮進捲成管形的舌頭。」

「霍細亞底臉氣得發青。他吐了香煙，暴怒地用腳跟踏它，可是在這一瞬間他看見了我而克制住了。」

「『您看見了是怎樣的事嗎，妮娜·彼得勞夫娜？』他說。

「『本來我會警告過你。』

「『沒有關係。明天我給她顏色看，』霍細亞牙縫迸出來說。

「『我們看吧。』

「『正是，』霍細亞說。

「我回家很晚，大約十一點鐘光景，喝了一杯牛奶馬上就睡在床上。我要趕快開始想到安得列。但是替代這事的，我剛剛暖和了便立刻沒有感覺不做夢地沈睡了。

「我在這異樣的狀態中生活了好幾天，或者是幾個星期。它底異樣是在於雖然我底情形對我是特別的，新奇的，但是並沒有什麼新鮮的例外的事發生。周圍的一切都是照舊的，我不知爲什麼特別留心提防地向一切的人隱瞞着安得列的噩耗。大概，我衷心還希冀，他到底還是活着。謠傳的事豈不是常有嗎？

「安得列底死是獨立的，我底生活也是獨立的。在它們之間沒有什麼顯著的關聯。有時我覺得這是可怕的，可是在開始重新排列機器的作場裏從事於它的急用的零件時我更常常地完全不想到這個。

「可是有一次晚上，我剛走進甬道，女房東說：

「『您的信。』

「她遞給我一個熟識的安得列手書的三角信封。這件事我不會弄錯的。我底眼睛模糊了。我用手抓住門柱。瘋狂的希望最後一次地爆燃起來了。

「我跑進房間，跌在椅子上。周圍的一切東西都看不見，我用顫慄的手指拆開信封。『親愛的妮娜 原諒我，親人，我這麼久沒有寫信給你』，我讀了用熟識的平穩而清楚的書法寫下的熟識的字句。

「我不能再讀下去。我看了一看他永遠正確地記在信端的日期。我讀了『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里司（lec）』。那時我從皮包裹抽出布告來，這需要我費了難以置信的氣力去展開它讀它。我閉着眼坐了一會。最後，我強迫自己去讀。上面寫着『三月十日完成了鬥爭的使命，勇敢地戰死』。我的希望化爲泡影。一切都是非常地明白。布告越過信扎，但這信是在這個前夕寫成的。

「這是他最後的一封信。此後永遠不會再有信來。唉，有什麼辦法，我也是這樣想着。

「我一動不動地坐着朝屋角裏凝視了一會。後來我平靜地讀了信。它並不太長，裏面也並沒有說什麼特別的事。但是現在當我確實地知道安得列已經不在人世時，他信上的每一個字在我看來都充滿了特殊的意義和神祕的意味。

「『我們一切照舊，』安得列寫道：『前綫相當沉靜，工作很少。但這如俗說的黃粱夢。不會永遠有同樣的事情的。我們的生活還過得去，盡自己的力量，掃清蘇聯天空法西斯的烏烟瘴氣。天氣非常好，還是像冬季那般的寒冷。可是，你知道，空氣中已經感覺到多少有些那樣難以解釋的春天的樣子。白天在陽光下是顯然地炎熱，這樣使我們雪裏的小航路在有的地方顯得朦朧了像俗說的「開始微微地出汗了」。然而，周圍還沒有見到夜鶯，但是灌木中有一種深冬的俄羅斯中部的鳥囁嘶喧嚷着。今天是三月八日——婦女節，爲了這個理由，我們的午餐晚了三個鐘頭，因爲所有我們戰地商店的美女和共青團食堂的女招待都宣告罷工去頑去了。可是我們並不惱怒她們。親愛的人們，讓她們去頑吧，是她們的節！爲了節日的緣故，午餐時我們喝了放着的一百公分的酒以祝我們不在面前的情人的健康。我爲你的健康乾杯，但意想中爲了你給我的愛情和幸福而吻你底可愛的手。你在我底鄉下的伏爾加高岸那邊生活得怎樣？我底親愛的小兵士，你不寂寞嗎？我的親人，不要憂悶。世上的一切都要過去的。我們的別離也要過去。相信吧，我們會重相見，並且和你一起生活得比從前還要好。目前我們不要氣餒，而要堅強地沒頭沒尾地打敵人。我打頭，你打尾。或者是，調轉來。你歡喜怎樣便怎樣，說定了嗎？是呀，可是，我差一點忘了。你知道不久之前是誰到我們部隊裏來了嗎？你無論怎樣都猜不出。是彼底加！天地良心！你記得彼底加嗎？就是那個和我們在克里米亞南岸上一同度過那個難忘的時光向你底女朋友獻殷勤失敗的那個彼底加。他是一個可欽佩的青年，我底老朋友，他非但沒有見老反而更年輕了。我和他常常回憶起那些優美的幸福的日子並且很多談起你。並且，他向我承認，他當時對你底女朋友着迷，並不像對你着迷得那麼厲害呢。被他瞞過了。唉，這個小刁碼子！

他向你敬禮，吻你底小手。唉，已往的美妙的時光！你至少偶然還會回想到西伐斯托波爾——我們愛情底城市吧？可憐的，它遭到強烈的厄運。據說——沒有一所完整的房子。連綿的廢墟。那時候我和你可能會想到會遭遇這樣的事呢？可是沒有關係。我們的街道上將有節日了。再會，緊緊地柔情地吻你，我的親愛的情人。我什麼事都不擔心。祇要你是健康而幸福的。請你也不必惦念我，我沒有一點事情發生。死——這事與我無緣。我是不死的」等等。

從這天起有一個時期我平靜下來。我已經沒有什麼可希望的了。充滿了單調煩勞的週日延長着。工作占據了我底全部的精神上與身體上的力量。

「我完全停止在自己身上花功夫。我對自己失去了一切的興趣。有時我甚至覺得私人生活於我是永遠完結了。令人可怖的冷漠控制着我。但這僅是覺得如此而已。

「在靈魂最深的某處，在冰底下聽不出地流着活水之流。

「照舊地沒有人知道我底悲傷，照舊地我沉默着。或許正是因為這樣要我和我底悲哀塊然猶處，對於我纔是這樣地困難，這樣地沉重。或許因此我便努力儘可能地常常在人口衆多的作場裏，在自己底板壁的小辦公室的放東西的凳子上過夜，僅僅是爲了不要一個人在家裏過夜。」

〔未完，尚有十二章，下期續完〕

（磊 然譯）



謝 芙 琳 娜  
(Л. Сейфуллина)



## 莎 霞

( С А Ш А )

莎霞·斯吉巴諾娃(Саша Степанова)在這個位於航運暢通的大河上的城市裏出生和長大。十月革命後植在新廣場上小公園裏的幼樹是她的同年齡者。莎霞在親密的，快樂的，酷愛勞動的家庭裏長大。孩子們念着書。母親在一家大公司裏做會計。父親，一個建築師，建造着橋樑。他常常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工作，但是他從來不抱怨任何事情。在家庭裏他的意志的鎮靜確立了在哀傷，疾病或是喪亡的時候的經常的，愉快的調子。(孩子們知道德米特里·阿列克謝葉維奇〔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一個對他們總是很溫存的人，可能爲了頑固的哭泣，廉價的眼淚，無病的呻吟而甚至責打他們的。)除了父親和母親，對莎霞說來，世界上最親近的人就是祖父和祖母，德米特里·阿列克謝葉維奇的雙親了。女孩子很喜歡到草原上近車站的鐵路小村裏的他們家中去作客。她的祖父到老還在鐵路上做鐵匠。

年輕的時候他不得不在俄羅斯流浪，那時他正躲避着沙皇警憲的追跡。關於這些苦痛的，流浪的年頭，祖母可以講得很好。張大了長着神奇的長睫毛的灰色眼睛，莎霞聽着苦痛的真實故事。當幸福的結尾，像在可怕的妖魔童話裏那樣，仍舊到來的時候，她的心因爲贊嘆而停止跳動了。不管無數的經受過的不幸，老頭子仍保藏着極大的幽默感，喜歡嵌進含蓄的字眼。

現在，記起了祖父，莎霞溫柔地微笑了。現在他在什麼地方，他的

磨蝕不掉的健康，他的取之不竭的打諢，質樸的，但却是神妙的人！他有沒有被德國人的砲彈變成了屍灰，還是甚至在敵人的掌握中也不承認「無望的情勢」？七年前祖母的回憶斷裂了，那時莎霞才十二歲。她們最後一次的談話現在一個字一個字地在姑娘的腦中復活了。

「祖母！」那時莎霞叫道。「我也要為革命，為蘇維埃政權鬥爭到底。我什麼都不怕！」

祖母的臉上耀出了幸福的笑容：

「你不會看見這樣的禍害的！你的生活將是順順利利的。老頭子們已經替你爭得了蘇維埃政權了。」

「難道現在沒有禍害了嗎？」

「哦，怎麼沒有！害蟲就是在神聖的紅角裏也要繁殖的。」

老太婆從未說到自己。可是她不是也同祖父並肩度過那「嚇不退」的生活嗎！莎霞的母親——安娜·伊凡諾芙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也是這樣的。老太婆說她「對我們很為門當戶對」不是平白無故的。非常的賢淑，瘦弱和對她的年齡說來很為年輕，她似乎是以丈夫意欲的反光生活的，毫無個人的憧憬。但是當安娜·伊凡諾芙娜帶着這樣的鼓勵的笑容吻着他送他出征的時候，德米特里·阿列克謝維奇一生中初次在孩子們的眼前流淚了。他用顫抖的聲音對妻子說道：

「謝謝你，我的有決斷的太太！沒有你我也許在自己的命運裏熬不了這麼多。」

戰爭把友愛的斯吉巴諾夫的家庭弄得四分五裂。父親在前綫。母親同她在工作的公司撤退到遼遠的西比利亞去。安娜·伊凡諾芙娜把較幼的孩子隨身帶走。把長女留在受到敵人威脅的城裏她覺得難忍的痛苦。但莎霞執拗地使母親相信：

「你必需同孩子們一起走。他們還小，可是我，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也可以同軍隊一起走的。多幸福啊，我有我的特長！你瞧，我在各方面同男孩子們競賽不是白費的。你那個時候還罵過我呢。」

莎霞小時在祖父母的村子裏結識了很多朋友——男孩子。跳躍，奔跑中的敏捷，男孩子騎馬的勇敢把她吸引到男孩子羣裏去。

在十年級讀書的時候，她很熱中於棋戲和無線電。一個她的同年齡

者曾用這樣的話使莎霞生氣，說沒有一個女孩子會在自己的住舍裏裝一個無線電，會照規矩地對付一具收音機。爭論之後莎霞就努力從事於無線電技術的研究，探研了將近一年功夫，她考及格了。在戰爭的第一年她已有做無線電員的資格，而現在，在一九四二年，她已經以一個無線電技術人員的身份在工作了。關於她的這一特長她也對母親說了。她想用戲謔來軟化離別的殘酷性。但是母親並不報以笑容。她搖了搖頭，慢慢地，悲傷地說道：

「你算是什麼軍人？祇是高一點吧了，你的臉還完全是孩子的臉呢……」

「胖有什麼用？祇是一些多餘的負擔。難道你不曉得，我是多麼的有力和靈活，雖然我看上去很瘦？」

她們痛苦地分別了。這一次安娜·伊凡諾芙娜忍不住了。在分離時抱住了女兒，她哀傷地，痛苦地號哭起來。莎霞以極大的意志力忍住了自己的眼淚。因此她的年青的聲音變得不年青和剛硬了，送別的話響起來成了責難：

「媽媽，我認不得你了！請別哭吧，親愛的！」

現在常常在她的面前升起了大大的，立即由於悲痛而模糊了的親愛的媽媽的眼睛。

如果現在可以向她喊一聲哪：

「媽媽，不是惡意的，由於極大的心痛，我那時不能弄乾你的眼淚！親愛的，一生中沒有人可以代替的媽媽！……」

沒有人可以代替。莎霞有另一種強烈的愛。對男子的初戀的熱愛。那人家為它忘記爹娘，兄弟，姊妹的愛。不錯，會忘記的。祇是在和平生活時期。可是在這種試煉的年頭，當死神對額角吹着氣的時候，「媽媽」這兩個字就挾着自古就有的力量在人的心坎裏不倦地震響了。這兩個字裏面有着在死神的寒冷包圍中所必需的生活熱的源泉。伏洛佳（Володя）對姑娘說來仍像以前一樣的可親。但是整個他們的戀愛故事現在却是這樣的遼遠！彷彿一切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或是祇在神奇的，但却是朦朧的幻夢裏才見到一樣。

……河上有一座小島。在一個五月末的星期天，她同伏洛佳划着一

只小舟，搖向這個小島。是一個昏暗的日子，但是他們倆却都覺得是亮得神妙的日子。他們初次真誠地表明心跡，互相道出了自己的愛。對他們說來，表明是突然發生的。這時以前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奇妙的，多半像自尊的敵意，而不是一種愛。莎霞是用不自然的，高傲的聲調談話。伏洛佳則幾笑地，甚至有點蔑視地回答她。但同時兩人又經常地想互相晤面。一人的眼睛總是搜尋着另一個的目光，握手兩人都覺得很舒適，而話語——却是敵視的。一九四一年初，伏洛佳的雙親遷居到西比利亞去。在五月裏，他也到父親那裏去了。莎霞，非常的幸福，但又因為初次接吻的熱情而惶亂不安，掙出了伏洛佳的擁抱，對他喊道：

『追我！』

姑娘的五色的夏衣在灌木間閃耀着。伏洛佳衝去追她，但是腳勾住了樹牙，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姑娘笑着奔到他跟前，伸過手去，預備幫他起來。但是他對於自己的笨拙覺得很難為情。他裝出一種樣子，彷彿他沒有察覺她伸出來的雙手。臉孔通紅，皺眉蹙額，他自己急急爬起來。在這一動作中，從他短褲的褲袋裏落下了錢和零碎的東西：雙角子，單角子和一只很新的，閃着光的銅戈比。

『我的爸，一個戈比！』莎霞驚叫了起來。『這，大概是城裏最後一個了。我好久沒有看見戈比了。送給我吧！』

伏洛佳的悒鬱給魔手抹去了。他笑起來回答道：

『瞧，我不知道給什麼東西弄昏了。早就想給你看看這個戈比。可是現在，你來奪吧，要是你敢的話！』

青年逃了，莎霞追到了他。他們久久互相爭奪着戈比。莎霞奪得了戈比，但是立即放在她的白嫩的狹狹的手掌上把它遞還。伏洛佳深切地注視了一下姑娘的閃光的灰眼睛，和戈比一起捏住她的手掌，長久地吻着她的手。一生中第一次一個男子吻着她的手。這多舒意啊！接着他懷着特別的，意味深長的溫情把莎霞拉向自己，說道：

『莎霞，親愛的，你可曉得我腦中想點什麼？讓我們來把這個戈比埋在這裏，在島上。過了十年我們來找它。我們一同來，懂嗎？如果我們中間有一個變了心……當然不是我！瞧，你別對我變心，莎霞！……這樣，如果你在我走了的時候變了心，厭棄我，那麼你祇寫：「島上你

什麼也尋不到了」。我不回來見你了。但是不，我們會一同來尋這個戈比的。一對相親相愛的，一對忠實不變的丈夫和妻子。對嗎？」。

「丈夫和妻子，」莎霞溫順地確認道。

他們把戈比埋在一株近岸的老柳下面……

關於變心他們說過了，可是關於死亡的可能那時却連想都沒有想到。伏洛佳不會忘記她的，這一點她是相信的，這一點她是感覺得到的。可是他活着嗎，現在誰來告訴？他在西比利亞入伍了。這一通知就是關於他的最後的消息。他寫道：「記住，親愛的，我是不變地愛你的。對別的姑娘沒有絲毫的興趣。同她們作伴的時候我是這樣的煩悶，以致我自己都後悔，可是我又毫無辦法。看來，我們得一同掘起那受過山盟海誓束縛的我們的戈比了。今天我夢見了你，你的長長的睫毛，你的右頰上的小痣，我吻她，吻她……」

伏洛佳，活着嗎，你在什麼地方？不必回憶，不必！嘆息心愛的未婚夫不是時候。她同伏洛佳在那裏訂情的無名小島現在有一個軍事的名稱——「奧爾迦」（“Ольга”）。那邊坐着我們砲隊裏的瞭望兵。它處在敵人的不斷圍轟之下。那邊的無線電通訊機常常壞掉。當莎霞到瞭望兵的掩蔽處去的時候，充滿她的心並不是戀愛的回憶，並不是溫柔的哀愁，而是熱烈的憎恨。過去的過去了，走來的——是現實的。為了使未來過去，使未來對她的家庭，對伏洛佳，對生身的城，對親愛的蘇維埃國家是光明的和幸福的，莎霞也像任何一個戰士一樣，得僅僅記住今天，記住這一分鐘，得行動，行動。够了！所有的回憶關起來。四周是非人惡念的敵人的盲目災象。她是在戰火的可怕煙火裏，在敵屍的惡臭裏，在這個沒有姑娘，沒有婦人的變了炭的城市的每一角落裏——他們大家都是戰士。這裏聽不到孩子的唧唧，沒有家庭的爐灶，沒有家畜。煙霧和焦臭，還有就是死亡，死亡。姑娘已經沒有銳烈的恐怖了。得炯眼地望着四周，冷靜地計算——向前爬呢，還是伏在近處毀掉的建築物的磚瓦堆後面。

莎霞脚下的地突然由於不遠處的大爆炸而晃動起來了。姑娘的頭開始打轉了，鼻子噴出了血。莎霞把外套的袖子塞住鼻孔，在一所窗子破碎，前門拆掉的房子旁邊蹲了下來。



一隊女狙擊兵

Группа девушек снайперов в строю



在前綫的一羣女救護員

Группа сандружинниц на фронте

但是這時透過了大火的煙霧和火焰傳來了延長的俄羅斯的『烏拉』。『不，你吹牛，德國人，你擊潰不了的，我們不是這樣的民族，你可以擊潰我們，』莎霞輕聲說。姑娘重又把她的背囊甩到背後，用手摸了一下臉。從前是柔軟的手掌早已變得粗糙了。姑娘歇過了氣，又向前爬去。她的腿在銳利的石塊上擦出了血。對於這種疼痛，莎霞並不注意。堅忍不拔的俄羅斯城市的受圍延長得很久了。德國人在城中已經有兩個半月。他們佔領了近郊的工廠區，據了中心的有利地位，可是仍不能佔領城市。敵人的援軍來了好幾次，但是都變成了惡臭的屍灰橫陳在異國的，不屈的街道上。越過德國人的屍體的時候，莎霞凱旋地想道：

『打够了嗎，狗！你們有多少屍肉橫陳着，可是城——仍是我們的。而且永將是我們的！』

由於這個念頭，她的力量似乎增加了三倍，勇氣鞏固了。她冷靜地和準確地，——這一天已經有五次，——在敵人的可怕砲火下面修正了無線電聯絡綫的損壞，不受傷地從各處出來。在一所房子裏偶然看見她的工作的一個中年戰鬥員贊嘆地說道：

『你真勇敢啊，姑娘。死神自己也要在你的面前背轉了身。你真幸福啊！』

『幸福就是從勇敢裏出來的！』姑娘高聲回答他。

夜間在聯絡系統的交叉點上，莎霞受令去送蓄電池和充電器，並且要修理『奧爾迦』的無線電台。當她潛行向河邊的時候，戰事中降臨了暫時的沉寂。在城裏很多地方，秋夜的難以透視的黑闇短期內像一個友人般掩蔽了俄羅斯人。德國人害怕它的警戒性的黑暗，零亂地轟擊起來。火光鮮明地照亮了異國人。莎霞在一旁覺得：德國人像瘋人一樣在跳着一種奇怪的舞。從角子後面，從秋夜的黑暗中，一架俄羅斯人的機關槍開始掃射這些人形。『啊，讓他們在這一跳舞裏多躺下幾個吧！』莎霞的嘴唇輕聲說道。

她跳進了一只古舊的小舟，向島子上划去。真的故鄉天上的親愛月光從前曾經照過她嗎？甚至難於想像那幽靜的月夜或是溫柔的星光。現在天上正燒着，熄滅着，重又燃亮着無數由於訊號箭，由於砲轟的火——可怖的戰火，可恨的敵人的砲火。無保護的小舟在它們的五光十色

中就像大洋裏一片的渺小的果殼，但是它的救星也在這裏。莎霞曲折划去；有時放下槳，躺在船底，聽任浪濤的意志行動，但是她一直記着她的裝着機械和真空管的背囊。擺渡久而危險。關於旁邊的事情，即使對自己是寶貴的事情，沒有功夫去想。僅在上了島之後，在熟習的老柳下面莎霞突然記起了埋在這裏的戈比。誰都不能接近的，祕藏的，像童話一樣的，賭過咒的寶藏！不要讓德國人的腳觸到你上面的土地！

在瞭望兵的掩蔽處裏顯露着被洞穿的無線電台和斷碎的導綫。

在『奧爾迦』，土地撼動了。兩個被擊倒的我們的戰鬥員的沉重身軀倒在莎霞旁邊。姑娘的心被那對他們的溫暖憐憫的疼痛鎖住了，但是她的注意並沒有離開不正確的電話鍵，雙手毫不抖動。她的身體因為在躺着的姿勢中工作而麻痺了，額上現出了冷汗。好了！完工了之後，她換了姿勢。她蹲在掩蔽處裏，背靠着土牆，剎時間就入睡了。她睡得很熟，沒有聽見一聲砲轟和在頭上震動的土地的洪洪聲。夢很甜蜜，但總共延長了四十分鐘。她教會自己睡一個固定的時間，在預定的時候醒來，即使沒有人來喊醒她。回程比較輕便。在黎明以前槍聲沉靜下來了。莎霞平安地和鎮靜地到了城。但是隨着黎明，來了一個對她是充滿精神苦惱的白天。

太陽還沒有升起的時候，德國人已經恢復了轟炸。莎霞被召到被毀的市區教堂。教堂建築物上祇有鐘樓殘存着。在它的上面設置了無線電台。但是無線電台的工作不時停頓。數噸重的炸彈的爆炸震抖着城中各處的空气。鐘樓從底到頂震抖着。樓梯的陡峭的梯級在莎霞的足下抖動着。她不禁放慢了脚步。上面等着她的是無線電台主任，一個無線電員和一個大砲校正官。性急的男音，疲倦和憤怒得沙啞了的，從上面喊道：

「呆着做什麼，鬼蝸牛！嚇昏了嗎？快些！」

這聲音裏有一種親熱的，難以遺忘的聲調。也許？莎霞急急在梯級上奔着。這時，真的，險些兒失去了知覺。她的心開始卜卜地跳得響而快了。她抑制着，不因為駭懼和幸福而驚叫起來。伏洛佳的眼睛憤怒地望着她。但是姑娘沒有高叫，也沒有倒下。她的心比視覺更認得這對眼睛。姑娘在下面聽到的聲音也幫助猜測：誰的臉在鐘樓上的辛辣的濃煙中在她面前升起。附近的皮革廠在火燒。從火燒場上的四周蔓延開窒塞



喉頭的呼吸，刺得眼睛出淚的，惡臭的黑煙。這時伏洛佳沒有認出她。他不曾顧到這。「密失斯密特」隆隆着在作俯衝轟炸，彈片飛到了鐘樓。人們把無線電台從鐘樓上放下來，把天綫朝上張開。什麼都聽不見！莎霞忘了世界上的一切，除了自己的事業。快些，快些。那邊，在下面，迎着死亡站着——在極度緊張中爲城市，爲它的神聖的廢墟，爲它旁邊的土地，爲它後面的廣大空間，爲偉大城市的光榮與名譽而作戰着——紅軍的戰鬥員。不能把他們留下而沒有同指揮部的聯絡。舉起了無線電台，放下了天綫。過了一些時候，上面的無線電員的工作變成完全不可能了。又把無線電台拖向下面。莎霞聽到聲音了。降臨了短短的安心。這裏，在他們的掩蔽處的半暗中，伏洛佳認出了她，溫柔地用顫抖的聲音說道：

『莎辛卡（Сашенька）<sup>⊖</sup>，瞧，我們竟碰到了！』

他們來得及僅僅互相深切地睜望一眼，但是連手也沒有機會在快樂的握手中聯結起來。受訊人通知說聽不見。得再提上去。把電台裝在上面。軍官僅僅返歸原位，一塊彈片已經擊中了他的腰。伏洛佳帶着失去知覺的腰和破裂的動脈倒在樓梯的空處。祇有奇蹟才能幫助及時把他包紮好。奇蹟沒有發生。抬担架的護士抬走他的時候已經是沒有呼吸的屍體了。戰事繼續着。莎霞也繼續自己的工作。她祇能在次日晚上離開鐘樓。她怎麼能夠集中她所有的精神力量，以使不倒在地上，不逃開崗位，不帶着痛哭撲向那在死亡中伸開的親愛的身體，——她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她做到了。從這一天起姑娘就在自己面前提出一個像一生中的聖約一樣的驕矜的斷語：

『對於堅強的人類靈魂，生活中不可能有不能忍受的苦難。』

這一聖約組成句子是很久以後了，那時戰場上又鑽出了綠草，又盛開了百花。那一天莎霞神聖地和質樸地感覺到：在幸福中也好，在光榮中也好，在個人的艱重的苦難中也好，她總不能背叛軍人的天職，不背叛最難以根絕的愛——人對他祖國的愛。

德國人在迅速的，無秩序的逃跑中撤離了他們的城市。他們祇在身後留下了一些廢墟和形狀不具的，千瘡百孔的土地，但是却不能征服那

<sup>⊖</sup> 莎辛卡——即莎霞。

土地所養育的，所哺乳的強大的反抗異族桎梏的俄羅斯精神。撤退後三個月，安娜·伊凡諾芙娜收到莎霞一封信。

『親愛的媽媽！你已經從報紙上知道我們沒有投降，我們趕走了德國人。關於自己我可以告訴的是：我獲得了紅星勳章和「爲了勇毅」獎牌。爸爸對這非常高興。我收到一封他從他的戰綫上寫來的信。關於他的受傷，關於創傷的治療，關於他的獲獎，大概他自己會寫信告訴你的。從爸爸那裏我得知我們的祖父曾在傾覆德國人的列車時給游擊隊以很大的協助。他死在游擊隊的根據地上。親愛的媽媽，我經歷得非常，非常多，但是率直地告訴你一切祇好在見面之後了。

『我愛過一個人；他在崗位上，在我的眼前殉難了。關於這我不能下筆。祇在面對着你的時候我才能打開我整個的靈魂。在我的頭髮裏一天中就出現了整絡的白髮。但是我並不絕望。我覺得，戰後我還會有邂逅。我會出嫁，我會有孩子，我會愛丈夫。祇是已經不是那樣了。媽媽，我永不能忘却他！同他一起，逝去了我的無憂無慮的少年時代。准許我的假期我並未利用，因爲在和平的情勢中我更難以治癒我到目前爲止所體驗到的最大悲哀。這裏，四周是知道該怎樣爲了愛人的死而向敵人報仇的同志。我幫助他們。這裏我易於忍受我的沒有實現的夢想。我祇想倚着你，親愛的媽媽，在你的懷裏哭一個痛快。

『我結實地，結實地，無數次吻你的眼睛，面頰，你的雙手。請你代我吻吻華西亞（Вася），馬葉奇卡（Маечка）和畢佳（Петя）。愛你的女兒，上士阿列克山德拉·斯吉巴諾娃（Александра Степанова）☺。』

（李司特譯）

---

☺ 莎霞，莎辛卡均爲阿列克山德拉的愛稱。

薇拉·克特林斯卡雅  
(Вера Кетлинская)

## 三封信

(ТРИ ПИСЬМА)

我們在一個醫院裏認識了近衛隊中士伊斯托明（Истомин）。他是那些戰士中的一個——他們的剛強和本領推毀了德國人在列寧格勒城邊的難以接近的防綫，他的光榮偉蹟是這偉大歷史搏鬥的千百個偉蹟中的一個。略微拐着腿，但努力跨得這樣，使這一拐跛不被察覺，伊斯托明同我在長長的醫院走廊裏走着。鮮明的快活的陽光照着他的質樸的，風吹雨打過的，似乎給戰火燒焦了的臉。但是當我們走過那釘着三夾板的窗子時，這張臉就顯得是困倦的了。有人告訴過我，說伊斯托明斷然拒絕了休假，要立即回轉自己的部隊，我就問他這件事情。

「我有妻子和兩個孩子在列寧格勒，」他回答。

「那麼就更……」

他笑了笑，彷彿我發出了一句特別的，不可饒恕的笨話一般。

「我現在讀三封她的信給您聽，」他一面說，一面坐到走廊空角上的一張空着的木榻上。信藏在他的紙夾裏，其中兩封已經因為日久而陳舊了。「瞧，這是第一封。她在一九四一年九月裏寄到前綫給我的。得告訴您，那個時候我們就紮在城下面。可以乘實際上是在斯特列爾那（Стрельна）旁邊的二十八路電車回家，可是斯特列爾那和里戈伏（Лигово）已經被德國人佔領了。德國人已經開始用重砲轟擊列寧格勒，這些可詛咒的砲彈就在我們頭上飛着。砲彈隆隆着，你知道的，它也許會馬上穿進你的屋子，轟死了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所以我在信中就

求她撤退，並且附帶對她說，否則我就不能安心。」

他要自己讀，但是不知爲什麼想了一想之後，却把那張半爛的信紙遞給我，我讀道：

『尼柯拉(Николай)，我愛。你說我們一日不到後方去，你就一日不能安心。是的，難以安心。但是我却不要你安心。爲什麼要安心，怎麼能够安心，當可怕的敵人闖進了我們的國家，焚燒着，劫掠着我們的土地，我們的人民，當他們可以走進我的房間，使孩子們變作孤兒，當他們可以任意對付我的時候？這樁事情使我覺得這樣的可怖，這樣的痛苦和這樣的可恥，我真不能而且不願自救。你救不了所有的人的。得掙脫出來，得打擊和消滅德國人。可是你們老在撤退。你知道我是怎樣的愛你，柯里亞(Коля)⊖。我對於我們的愛比生命還要珍貴，但是現在當我想着你愈退愈遠，想着你一面撤退，一面還要擔心我們的時候，我就覺得可恥。不，不會有安心的，除非你們解救了我們的房子，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國家，不是你們把安靜與和平還給我們的土地，便是我們人家死掉，因爲我們不願做德國人的奴隸。我也不願意這個加到我們孩子的頭上。情願死。你們撤退着，我們呢，日日夜夜遭受轟炸。一天發十二次警報，炸彈噠哨着，房屋崩塌着。我們對過的房子被毀了，死了九個大人，三個孩子。我那時在工廠裏，孩子們在家裏。還好，因爲氣浪祇撞碎了窗架，祇把一點破瓦碎磚帶進屋子。橫過我們的街道我們築了一個防禦，正巧是在那邊樹下放着我们心愛的長凳的地方，——你記得嗎？也許，我們將在這裏同坦克和自動槍兵對打，儘我們所會的那樣打……但是撤退我們却不幹。我們會躺在這裏，但決不離開。』

『她寫給我很不公平，』伊斯托明嘆口氣說。『我們不肯撤退，我們打得這樣，你說都說不盡。我們死守着渡頭。我們剩下很少了，我們給烟和血弄得漆黑……那個時候她的信燒着我，這樣的燒着，以致直到現在我還不能高聲讀。但是無論如何我仍把它讀給自己的戰鬥員們聽。當新人來的時候，我又讀。誰要是還有一點不安，聽了之後，這不安就消滅了。』

長凳上挨坐過一個手放在夾板上的傷兵。伊斯托明斜瞥了他一眼，接着攤開了第二張用鉛筆寫滿的舊信紙，開始高聲讀道：

【恭賀新禧。尼柯連卡（Николенька）☉！我們昨天爲你的健康，爲別的我們的戰士，爲勝利和生活喝盞酒。我們的工廠站起來了，可是沒有電，也沒有原料。我調到了消防隊，同我一起的有劉巴（Люба）和卡佳（Катя）。你記得她們嗎，——我的女伴。卡佳在前綫受過重傷，現在她用拐杖走路還很不便，所以她在入口處值崗。劉巴的房子被炸毀了，他的母親死了。住在工廠裏。我的姑母莉莎（Лиза）也剩得一個人了，別的都死了，她住在我們家裏，照顧孩子。我難得在家。當圍轟我們一區而我却在廠裏的時候，實在可怕。前幾天，當我知道有過一次猛烈的圍轟，我就奔回家去。還在遠遠的地方，我就看見牆上的砲洞和屋子旁邊的急救隊。我奔近了，心卜通卜通的跳個不停，現在奔不快了，兩腳像是棉絮的一般。從屋子裏抬出一張担架，我看見一個嬰孩躺在小藍毯下面。被頭很像畢丘希卡（Петюшка）的那樣，你記得嗎？我怎麼跑到的，我不記得了。原來是符拉其克（Владик），我們鄰居的兒子。兩條小手都被彈片傷了。我奔進家裏，我的兩個却坐着，莉莎在給他們吃粥，每人半羹匙，放在小盆子上。我笑起來了。我再給他們一塊麵包，自己省下的。他們的眼睛開始閃光了，我又拖着腿到工廠去。而這兩對閃光的眼睛却老是停在我的面前。不過幾片麵包皮，却彷彿給了糖果似的。昨天，大除夕，我們大家都在廠裏值班。誰都不放回家，因爲誰曉得德國人會在除夕時給我們想出點什麼。但是我們仍迎接了節日。我們把自己的午餐留到晚上。我們領到幾片麵包和葡萄酒。我們鋪了檯布，檯子上放好酒杯，是劉巴帶來的。我們碰了杯，每人說出了自己的祝詞。我爲你乾了一杯，卡佳說了一句非常好的祝辭：「要使得德國人各處都遭到像莫斯科城下和季赫文城下那樣的失敗。」我們大家都相信會這樣的，一定會這樣的。我們在暗中，在饑餓中，在我們受凍的生活中覺得毫不可怕了。一定要這樣的，柯里亞，我們大家都這樣相信，就是說，應當忍耐和努力。我們非常的艱苦，柯里亞，但是我忍受得過的，我有足够的力量對付一切的，所以你別不安心，你儘你的所能去打德國人吧。我們會戰勝的，尼柯連卡！】

【那個時候我開始變成了狙擊兵，】伊斯托明說。【在一九四二年☉，☉ 柯里亞，尼柯連卡都是尼柯拉（伊斯托明的名字）的愛稱。

的一月。我很多的戰鬥員也都變成了狙擊兵。我們也很餓。那個時候，軍隊是在包圍中。您總曉得的。但是有一次我得到一個機會回家看看列寧格勒變成什麼樣子。我會見了妻子。她的臉是……但是您自己也記得那年冬天列寧格勒的臉的……我怕起來了。她忙碌着，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了果醬和我帶來的麵包，她企圖給我吃個飽。我拒絕了，她笑了起來：「果醬是由木匠的膠糊放在菜根煮的醬裏做成的。我不敢把它給孩子們吃。」我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就走了。我直接從路上去埋伏着監視敵人。從那個時候起，除了進攻和消滅敵人之外。我想不到別的念頭。」

手放在夾板裏的戰鬥員轉身對着我們，輕輕地說道：

「這全是的，但是在等到了進攻之後，就耐不住了。瞧，據說，每人都寶貴自己的生命的。自然是寶貴的。可是也有這種情形，連生命你都覺得不可愛了，除非你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對我們說來，解放列寧格勒——這甚至已經不是責任，而是一種自己個人的幸福和良心的意向……我不善於用話把這表達出來。」

「你說得非常準確，」伊斯托明稱讚道。他的臉輝映出深深的滿意，很清楚，他還很年青，而且會再度年青，當勝利和快樂拭去了戰爭的重印的時候。

「你們可曉得，」他突然興高采烈地說道。「當我們聽到軍事蘇維埃的關於包圍和砲轟已告結束的命令時，我險些兒快活得瘋了。不錯，這裏我也親身參加的，我正巧是佔領了鴉山（Воронья гора），他們主要是從那裏轟城的……可是當自己在戰鬥裏的時候，你祇曉得你自己地段上的事情，別的地段上的事情——沒有功夫也沒有地方可以曉得。瞧，這個命令。彷彿從自己肩上減去了十年的歲數。我哭起來了，這樣的想到列寧格勒去，祇爲了要看看：現在列寧格勒人怎樣的放心大膽地在城裏走着，孩子們怎樣的毫無顧忌地滑着手橇。看看妻子，甚至不必同她說話，祇要看一眼：她的臉是怎樣的，是不是輕鬆愉快的，容光煥發的。她總是這樣的：在高興中臉變得這樣光亮的，光亮的，眼睛也明亮了。」

「當我受傷的時候，」他沉默了一會之後說道，「我不隱瞞我轉過的念頭：在住院之後獲得一個即使是短短的假期，同妻子一起在解放的

城市裏休息一會。這時却正巧接到她的信。還在醫藥營裏收到的。」

他攤開了第三封，還全然沒有摺皺的信。

「唔，先是感謝凡是爲城奮戰過的我們大家，望我們快樂。這對您並不重要。可是對我說來，這就像是勳章。您記得她第一封帶着痛苦的譴責「你們却老是撤退着」的信嗎。」他忍不住了，讀道：「我對於你，我親愛的丈夫，在我們英勇解救者的隊伍裏作戰和這一偉大的勝利中有你的份這樁事覺得驕傲。」但這不是那件事。您聽着，她以後寫的什麼。

「我總是這樣想，封鎖一結束，我就可以換過一口氣，我是這樣的想休息。可是現在，當封鎖真的結束了的時候，我懂得我不能休息，而且也不想休息了。周圍有多少的事情！你別笑，尼柯連卡，我現在已經具有泥水匠的專門技能，會很機巧地運用泥托和擦子。當我現在在城裏走的時候，我總是東望西望。每一所房子都帶着炸彈和砲轟的痕跡。每一堵牆，即使是完整的房子的牆也都受有彈傷和嵌着彈片。有多少敲碎的玻璃啊，有多少瞎眼的，緊釘住的窗啊！得快些把這一切恢復舊觀。可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得大家，大家都工作，都去搜尋各種工具，因爲否則無論是工具，無論是勞動力都會不夠的。我會寫信告訴過你，我們已經進而指揮近工廠的鄰家兒童院了。我們的一區過去是非常易受砲轟的（啊，多適意啊，可以寫「過去是」而不是「現在是！」）。孩子們祇好住在窗朝北的樓下的房間裏，而且窗還是半釘着木板和撒着沙子的。簡直就是掩蔽處。而不是孩子們的房間。在行接收禮後的第二天，我們就開始修理光亮而寬大的樓房。我們着實忙了一星期！所有的洞我們都用磚頭填上了，把這一切都粉刷過，洗滌過，收拾過，我們安置了小床，舊桌子，儘可能的把它們漆得好看些。當孩子們可以在照滿陽光的，寬大而舒適的房間裏定神的時候，我們會多麼的快樂過啊！現在我們在整頓那些還不能工作的工場。

「我還有我們屋子裏的事情。我們，全體男女家人，集在一起談過，決定不等任何材料和經費就用自己的力量，儘我們自己可能做到的立即修，一切的東西。我們巡視過，總計過，心算過——如果發揮敏捷的精神，有很多事情好做的。我們難道需要敏捷的精神的教導嗎，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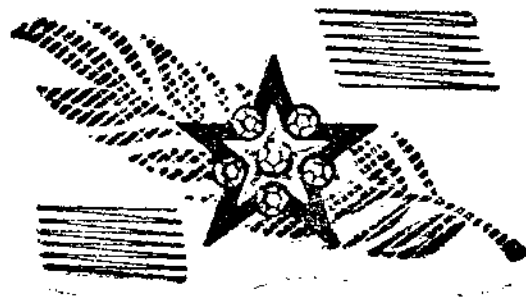
是連果醬也會用木匠的膠糊來燒，連臭蟲藥水也會用來照亮屋子的人啊！第一天我們就集攏了很多完全適用的釘子，管子，舊鐵片等等東西。我們先修理那些裏面住着前綫軍人的家人的房屋。我們就這樣用自己的力量把我們的房子也恢復到戰前的樣子，以便迎接你，當你完全勝利了回來的時候！我那時將怎樣的歡迎你啊，我親愛的！……」』

伊斯托明招起了信，小心地和其他的兩封信同藏起來。

『所以我就拒絕休假，』他帶着幸福的笑容說道，『瞧，我這樣的妻子！』

『一個列寧格勒的女子，』手放在夾板裏的戰鬥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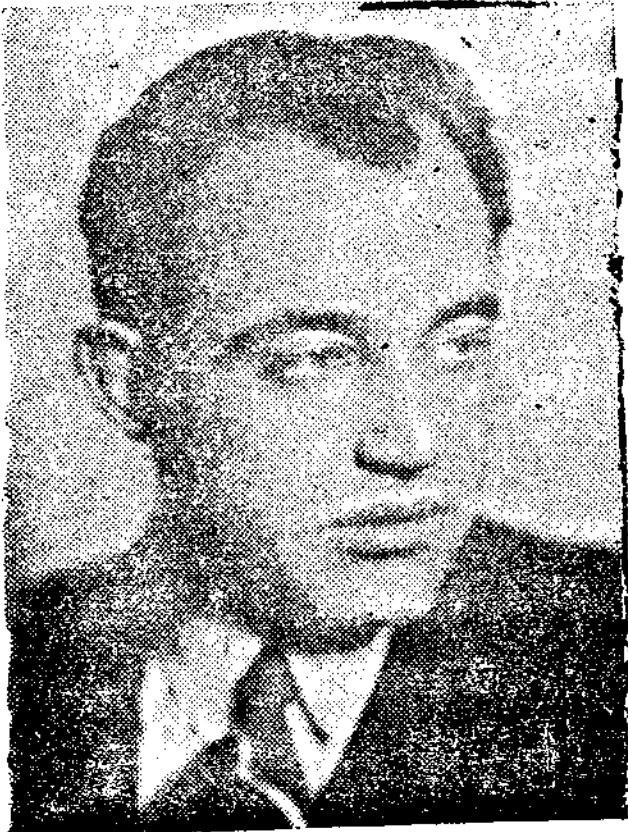
（嚴 洪譯）





# 劇 \* 本

柯爾納楚克  
(А. Корнейчук)



密斯脫配金斯  
到布爾雪維克  
國家的使命

(Миссия мистера Перкинса  
в страну большевиков)

## 三幕劇

劇中人：

密斯脫配金斯(Мистер Перкинс)——芝加哥(Chicago)富翁，

六十歲，很胖，但很靈活，愛吵愛鬧。

密斯唐(Мисс Даун)——密斯脫配金斯的書記，二十五歲。

密斯脫赫姆普 (Мистер Хэмп) ——芝加哥來的新聞記者，三十五歲。

畢特蓮柯 (Петренко) ——『蘇聯國營旅行社』(“Интурист”)的嚮導員，二十二歲。

瑪特蓮娜 (Матрена) ——『蘇聯國營旅行社』的汽車夫，二十歲。

奧爾洛娃·斯吉邦妮達 (Орлова Степанида) ——集體農場『革命火炬』(“Факел революции”)的主席，四十歲。

奧爾洛娃·馬魯霞 (Орлова Маруся) ——斯吉邦妮達的女兒，十五歲。

朱馬慶柯 (Чумаченко) ——畜豬場主任，很胖，六十歲。

朱馬慶柯·娜達麗亞 (Чумаченко Наталья) ——集體農婦，三十五歲。

朱馬慶柯·奧克姍娜 (Чумаченко Оксана) ——娜達麗亞的女兒，十五歲。

柯洛托夫 (Колотов) ——近衛隊中士，二十五歲。

伊凡·謝妙諾維奇 (Иван Семенович) ——旅館經理，五十歲。

維爾尼戈拉 (Вернигора) ——近衛隊中士，四十五歲。

克列奇梅爾 (Кречмер) ——德國飛行員，十八歲。



# 第一幕

## 第一景

莫斯科。在『大都會』旅舍的一號大房間裏。密斯唐數着行李箱。

密斯脫赫姆普在桌後寫着。密斯脫配金斯望着窗。

配金斯（以下簡稱配） 這樣，我們是在莫斯科了。瞧，它這神祕的布爾雪維克國家的首都。我很想知道密斯脫史大林這一會兒在做着什麼事情。

赫姆普（以下簡稱赫）（輕聲輕氣）。要是他知道，我們是帶着什麼使命來到他的國家哪……

配 您說什麼？

赫（高聲地）。我說：莫斯科多好啊。（走到配金斯跟前，低聲地。）我們得趕緊採取對策。到處都有『格普烏』<sup>⊖</sup>的密探在偷聽我們。您低聲些說。

唐 可怕啊！

赫 密斯脫配金斯，這裏是不能開玩笑的。您記得我那篇『莫斯科之祕密』的文章嗎？

唐 哦，是的……我曾經這樣激動過……整個美國都激動過。

配 您說該怎麼辦，密斯脫赫姆普？

赫 首先得仔細檢查一下這號房間。這裏的一切都構造得這樣，使每一句我們的話都會從電綫上傳出去。

唐 這樣的可怕！我記起您的文章來了。真可怕啊！

赫 得把電話肅清一下。塞掉氣窗的縫，那邊有話筒，有祕密的電綫從話筒上通出去。這裏到處都有話筒，它們可能在床鋪底下，在桌子下面。

配 輕聲輕氣說得夠了。我不能夠。我是一個業務家。我是一個美國人

⊖ 『格普烏』（『“ГПУ”』）是蘇聯國家政治管理局的簡稱。

，我愛高聲說話。讓我們動起手來吧。鬼蛋！別浪費時間，拿棉花來把所有的縫隙都塞起來吧。

赫 密斯唐，您查一下桌子和床底下，我們來塞氣窗縫。

唐 真可怕！

赫 忍耐一下，密斯唐，爲了美國您應當犧牲一切。（從一只行李箱裏拿出棉花。）

配 我們開始吧。先來清除電話機。（從床上拖下一條被頭，用它包起電話。）

赫 我們怎麼封閉這個氣窗縫呢？

配 叫他們搬一個梯子來吧。

赫 您怎麼啦，密斯脫配金斯，他們馬上會猜到的。萬萬不可以。怎麼辦呢？要是我登上椅子……仍舊够不到。（望着上面。）

配 您浪費時間做什麼？動起來啊。密斯脫赫姆普，您靠在牆邊。（赫姆普站到了牆邊。配金斯把一個椅子放在他身旁。）密斯唐……

唐 我聽着您，密斯脫配金斯。

配 密斯脫赫姆普，把棉花遞給密斯唐，她來做這樁事情。

赫 （驚異地望着）。

配 快些面對着牆。

赫 我不懂得您的意思。要是我够不到，那麼密斯唐怎麼够得到？

配 密斯唐，您登上椅子，然後再爬到密斯脫赫姆普的肩頭上，別浪費時間。

唐 對不起，密斯脫配金斯，但是您忘掉了，我，首先，是一個姑娘。是的，密斯脫配金斯，我非常的遺憾，您總是忘掉我傳記中這一個特殊的事實。

配 鬼蛋！我那能全記得這些。（站到牆邊，在身旁放了一把椅子。）密斯脫赫姆普，用牙齒咬着棉花，爬在我的身上，快些把這魔鬼的縫隙塞起來。

赫 密斯脫配金斯，我怕您支持不了。

配 我支持不了？爬上來吧，滾你的鬼蛋！我的肩頭在世界各大海港上比您還重的麻袋都背過七年呢。

赫 您做過腳夫嗎，密斯脫配金斯？

配 沒有，我這是因爲愛好運動才做的。

赫 在那一些海港上？

配 香港（Hongkong），奧德薩（Odessa），漢堡（Hamburg），馬賽（Marseille）。

赫 （把棉花放在嘴裏咬着，爬上椅子，再踏上配金斯的肩頭）。

配 喂，小心些，您要踏破我的耳朵了。

赫 笑一下，密斯脫配金斯。我不知道您做過腳夫。這將是一件聳聽的新聞。（拔出摘記簿，寫着，輕聲唸着。）富翁配金斯的祕密……在世界各大海港上做過七年的腳夫……香港，奧德薩，漢堡，馬賽。

配 您怎麼用後跟踢我的鼻子？

赫 您做得最久的是那一個海港？

配 快些塞。

赫 等一會。（在摘記簿上寫。）密斯脫配金斯的生涯是在香港開始的……

配 您在那邊還要多久？

赫 就要完了。（寫。）全港都知道腳夫配金斯。水手們都很喜歡他……這是一個快活的 Yankee……

配 您在那邊咕嚕些什麼？……

赫 您喜歡威士基還是松子酒？

配 鬼蛋！把您的腳後跟從我的鼻子上拿開，否則我要摔下您了。

赫 （寫）。他喜歡威士基，但是喝得有分寸……

唐 天哪，來看布爾雪維克幹什麼？（在床底下爬着。）

赫 （寫。）密斯脫配金斯搬着巨大的麻袋，他吃力得跌倒了……

[ 床下發出了密斯唐的歇斯底里亞的叫聲。配金斯迴轉身來，赫姆普倒下。從床底下爬出了嚇壞了的唐。 ]

唐 那邊有人。（啞場好久。）

配 鬼蛋！

赫 我們是美國的公民。我們要抗議。我們要告訴我們的大使。

唐 打電話給大使，快打電話……

配 誰在那邊，鬼蛋，爬出來！（啞場。床底下走出一只大貓。）

唐 一只貓……多可愛的一只貓！

配 不錯，這是貓。

唐 我的手碰到了牠，我以爲那邊是……

配 別作聲，密斯唐。似乎，電話在響。（翻開被頭，鈴聲聽得見了。）

赫 （拿起聽筒）。Hello！（聽。）好，讓他過來吧。（放下聽筒。）

旅館的經理通知說，已經給我們指定了一個嚮導員。他們通常是把這種事情委託給美麗的姑娘們的。這些可愛的人兒監視着外國人的每一步，祇給他們看有利的東西。她們都是這樣的善於矇蔽。您得留神，密斯脫配斯金。

配 我不會受騙的，別擔心。

唐 密斯脫赫姆普，請告訴我，那麼爲什麼我們的通訊員從莫斯科寫出這樣歡喜若狂的關於布爾雪維克的文章呢？

赫 他們受到這樣的矇蔽，以致他們相信了每一個字。關於這我已經寫過不止一次了。

唐 不錯，我想起來了。我在您的報紙上讀到的。真可怕！

赫 警告您是我的責任，密斯脫配金斯。

配 用不着警告的；沒有您我也全都曉得的。在動身以前我已經從密斯脫候司特（Херст）和密斯脫戴維斯（Девис）那裏獲得關於蘇聯的全部情報了。密斯脫候司特罵布爾雪維克罵得很激烈很長久。我耐不住了，和他打了一萬金元的賭。我要把足夠的事實帶回美國，用它們來證明：可以同布爾雪維克們共事的，需要趕快同他們談妥各方面的問題。

赫 您輸了，密斯脫配金斯。

配 我從來不輸的，密斯脫赫姆普。您要打賭嗎？我馬上可以給您證明，我沒有輸掉。

赫 五百金元。

配 Ok。密斯脫戴維斯稱讚布爾雪維克稱讚得這樣長久，我忍不住了，我就同他打一萬金元的賭。我要把足夠的事實帶回美國，用它們來證明：不能同布爾雪維克們共事的。密斯唐，別忘掉，同密斯脫赫姆普的五百金元。

- 唐 我聽着，密斯脫配金斯。（寫進記事簿裏。）
- 赫 不錯，我輸了，但是密斯脫戴維斯也輸了。他主要的錯誤是在於…
- 配 （截斷他）。等一等，密斯脫赫姆普。我是到這兒來找事實的。我不喜歡不着邊際的字句和長篇大論。這是你們的事情，新聞記者的事情。
- 赫 我替報紙所寫的一切都是根據事實的。我知道蘇聯。我這裏住過三年。密斯脫配金斯，嚮導員馬上就要來了。這將是一個金髮女郎或者是一個褐髮女郎。她立刻會請您去參觀地下鐵道，然後是圖書館，並且一定會請您去看『天鵝湖』<sup>⊖</sup>。蘇維埃人的眞眞的生活您是看不到的。您會像一個小孩子那樣給捏着鼻子牽着走。
- 配 捏着我的鼻子！…您開玩笑，年青人。讓他們的湖裏不光是游着天鵝，而且還有鱷魚上的活鬼吧，我是不到那邊去的。我不是密斯脫戴維斯。
- 赫 就是說，您是密斯脫候司特。
- 配 候司特和戴維斯都去見他們的鬼吧！我討厭那些說教的人。我——是一個 Yankee，一個 Businessman。我現在要知道的，而且僅僅是現在要知道的是戰後會發生些什麼事情。中等的蘇維埃人在想些什麼？他是不是在想世界革命，還是他要同我們做生意？這是我要曉得的。我要知道密斯脫史大林在想些什麼。
- 赫 您想同密斯脫史大林見面嗎？
- 配 不，我不要佔去他的時間。他的時間是非常寶貴的。
- 赫 但是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 配 對誰？對我，但是不是對他。激動的是我，而不是他。我不能去見他。我不知道他們的弱點。我不知道他們怕些什麼。可是密斯脫史大林却知道我怕經濟危機。他很懂得這一點。但是我會知道密斯脫史大林在想些什麼。這，中等的蘇維埃人會告訴我的。
- 赫 那麼您以爲密斯脫史大林不怕經濟危機嗎？
- 配 不錯，他不怕。

⊖ 『天鵝湖』（“Лебединое озеро”）——爲俄國著名作曲家恰伊柯夫斯基（Чайковский）的排雷。

赫 您以為新的五年計劃救了他們嗎？

配 蠢話。不僅是他們有計劃。問題不在這裏。

赫 那麼在那裏呢？

配 要是我知道，我就不浪費時間到莫斯科旅行了。我要找出他們的弱點，那個時候才可以有業務上的談話。我們現在，而且僅僅是現在，就要業務上的談話，而不要圓桌子，方桌子，綠桌子，紅桌子，藍桌子後面的宣言。業務家是需要保證的。您明白嗎，密斯脫赫姆普？

赫 還不難辦到。

配 怎麼做法？

赫 在報紙上發起一個運動，要求密斯脫羅斯福減少對他們的貨運。

配 密斯脫候司特每天在做這個工作。他們不怕威脅的。

赫 從威脅轉到實行。

配 不，密斯脫赫姆普，遲了。我們煽動了這樣的事情。我們一直往上爬，往上爬。停止——這就是跌下來死個粉碎。

赫 這我早已建議過了。關於這樁事情我寫過的。

配 後退是萬萬不能的。去找他們的弱點。這是最主要的。留神觀察，那麼就會有真正的 Business。我們應當曉得，這裏普通的，中等的人在想些什麼。從他那裏我們可以曉得，他們的弱點在什麼地方。從他那裏我們可以曉得，密斯脫史大林想不想做生意，他們需要不需要我們，他們能不能沒有我們生活，他們能不能付錢。這裏我們就決定，我們在總統大選中該選誰——選密斯脫羅斯福呢還是……在他們渡過了德聶泊爾河（Днепр）的時候，會不會繼續作戰，還是預備單獨構和。

赫 無論怎麼樣，我是不預備選密斯脫羅斯福的。

配 看看再說。暫時做一會中等的俄國人吧。今天，現在我們就去打進民間。這裏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

赫 我再請求您一次，密斯脫配金斯：您要非常的小心。馬上就有一個可愛的金髮女郎來了，她會請您去看『安娜·卡列妮娜』<sup>⊖</sup>，然後……

⊖ 『安娜·卡列妮娜』（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為列夫·托爾斯泰（ Лев Толстой ）之名著。



配 別擔心。我不預備同什麼安娜·卡列妮娜碰頭，即使她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美女。誰也不能牽着我走。我們狡過他們。別喪失時間。去換衣服吧。（唐和赫姆普下。配金斯哼着小曲，打開箱子，拿出了一件團皺的紅襯衫，一條寬大的藍褲子和一雙靴筒不稱地闊大的靴子，脫下自己的上衣。這時有敲門聲。配金斯抓起東西，退到帷幔後面。敲門聲又響了。）

配 請進來。（奧爾迦·畢特蓮柯上。）

畢特蓮柯（以下簡稱畢） 似乎，這裏沒有人。（從帷幔背後響起了配金斯的聲音：『似乎，派來了一個金髮女郎』。）

畢 （用英文）。密斯脫配金斯，您在那兒？

配 （從帷幔後面）。請用俄文說吧。實習俄國話對我是非常重要的。您是怎樣稱呼？

畢 奧爾迦·畢特蓮柯。我是您的嚮導員。

配 Ok。您是一個金髮女郎嗎？

畢 是的。怎麼樣？

配 我知道您會是一個金髮女郎的。

畢 也許，我過一會來好嗎？

配 不，不，我馬上就好。

畢 我祇要探問一下。如果您不累的話，密斯脫配金斯，那末今天您就能看看莫斯科的名勝。

配 Ok。密斯安娜·卡列妮娜身體好嗎？

畢 如果您對『安娜·卡列妮娜』感覺興趣，那末這可以安排好的。它在我們這裏有很大的成功。我相信，您一定會得到很大的享受的。

配 （低聲地）。哦，享受。馬上來了，赫姆普是對的。

畢 您怎麼啦？

配 我請您，替我向密斯安娜·卡列妮娜致意，告訴她，密斯脫配金斯很忙，所以不能去看她。他有要事在身。

畢 這算什麼話？……

〔從帷幔後面走出了換好衣服的密斯脫配金斯。他穿着鮮紅的襯衫，藍色的褲子，很大的靴子。頭上戴着帽舌漆過的大帽子，嘴裏含着雪茄。〕

畢 (大笑起來)•聽，您，Чучело гороховое<sup>⑤</sup>！您開我什麼玩笑？我要密斯脫配金斯。

配 Чучило… Чучило 是什麼意思？

畢 您去照照鏡子就會明白的。

配 (照鏡子)•很好。一個真正的俄國人。

[赫姆普上。他穿着一件綢的上衣，從它下面看得出鮮黃的襯衫。頭上戴着草帽。]

配 我來介紹一下。密斯脫哈同•赫姆普，芝加哥來的新聞記者。

畢 您玩的什麼把戲？我要的是美國人。

[密斯唐上，她穿着顏色鮮明的『沙拉方』<sup>⑥</sup>，繫着頭巾。]

配 密斯唐，我的女祕書。

畢 這是什麼鬼戲！（走到電話機跟前，拿起聽筒。）經理。伊凡•謝妙諾維奇，四十五號裏沒有什麼美國人。這裏住着一些我們的怪人。什麼？……（聽。）這樣……這樣……

配 (輕聲地)•她認不出我們了。我想得多好啊。

赫 不會的，她裝假。這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密探。

畢 不錯…(望着配金斯)很像。唔，很好。(放下聽筒。)那麼您說，您是密斯脫配金斯嗎？

配 不錯，密斯……密斯……

畢 畢特蓮柯。

赫 密斯畢特蓮柯，您要向我們提議去參觀地下鐵道嗎？

畢 (狐疑地望着)•是的，參觀地下鐵道。

赫 (對配金斯)明白了嗎，密斯脫配金斯？

配 Ok，密斯脫赫姆普。那麼晚上看『天鵝湖』？怎麼樣？

畢 好，晚上去看『天鵝湖』。

配 密斯脫赫姆普，您一切都光輝地預見到了。(笑。)

畢 這算什麼？(走到電話機跟前，拿起聽筒。)經理。伊凡•謝妙諾維奇，我再一次證實，住在四十五號裏的是幾個怪人，照我看來，

⑤ Чучело гороховое ——原為田中驚嚇飛禽用的稻草人，意即醜八怪。

⑥ 『沙拉方』(Сарафан)——一種俄羅斯農婦穿的上衣，無袖，有腰帶。

是醉鬼。什麼？我還沒有發瘋，但是如果您不馬上到這兒來，那麼我可能要瘋的。（放下聽筒。）

配 您還要向我們提議些什麼，密斯畢特蓮柯？也許，參觀圖書館吧？（笑。）

畢 您說，公民，您是從那一個戲院子來的？

配 我是從芝加哥來的。

畢 但是，但是……您是一個演員啊。

配 我是腸大王。我在全世界買腸子。

畢 什麼腸子？

配 不論那一種。豬腸，羊腸。您有很好的腸子，密斯畢特蓮柯。爲什麼您不賣呢？告訴我，爲什麼您不願賣腸子？

〔畢特蓮柯激動地望着配金斯，後退着。〕

赫 （走近攏來。）我也很感興趣，爲什麼您不賣腸子？

〔畢特蓮柯嚇得後退，但是唐迎着她走來。〕

唐 我們對於腸子肯出很好的價錢。

配 您可以賺很多的錢。

畢 慢來……安靜一點，安靜一點，公民們。我一切都給你們辦好……經理馬上來了……你們要的，我都會給辦好。祇是我請你們，公民們，安靜一點，安靜一點……

配 您的腸子——是世界上最上的腸子。它們最長……

〔經理上。〕

畢 （撲奔向他。輕聲地。）小心，他們是瘋子。

經理 怎麼？

畢 都談着腸子，要從我這裏……

經理 （輕聲地。）他正是一個腸大王啊。（向配金斯。）您在我們這裏覺得怎麼樣，密斯說配金斯？

配 Ok。非常的好。

經理 這套衣服對您非常合適。穿着它您就是一個真正的俄羅斯式勇士了。

配 我們預備在貴國旅行。我們不要同中等的俄國人有什麼兩樣。

經理 很好。密斯脫配金斯，如果需要的話，請直接撥電話給我。

Good-bye。

配 Good-bye。

[ 經理下。 ]

畢 對不住，我把你們當作……當作了別人。

配 這很好。密斯畢特蓮柯，我們今天預備到集體農場去。我們想看看俄國的農民。這可以嗎？

畢 可以的。

配 這在什麼時候可以呢？

畢 即使現在也可以的。我叫來了汽車，我們就可以走了。

配 Ok，那麼我們到那一個集體農場去呢？（對自己人霎霎眼。）

畢 （取出地圖。）可以到這個集體農場去。（指點着。）瞧，這裏是集體農場『遊擊隊』（“Партизан”）。這在莫斯科的北方四十公里。公路上走三十五里，泥路上祇要走五里。一小時之後就到。很好的一個集體農場。（大家都望着地圖。）

配 出色的集體農場。（對赫姆普霎霎眼。）

畢 是的。您會滿意的。到那邊的路很好，您不會吃力的。

赫 您懂嗎，密斯脫配金斯？

配 Ok，密斯脫赫姆普。集體農場『遊擊隊』在莫斯科的北方，可是我們要到南方去。這裏是什麼？（指着圖。）

畢 （讀。）格里勃諾亦（Грибное）——這是一個村子。

配 那邊有集體農場嗎？

畢 應該有的。我們在每一個村子裏都有集體農場。但是我不勸您到這兒去。

赫 您明白嗎，密斯脫配金斯？

配 Ok，密斯脫赫姆普。

畢 您瞧，到這個村子祇有泥路。在您未到以前的幾天我們這裏有過大雨。

赫 您明白了嗎，密斯脫配金斯？

配 Ok，密斯脫赫姆普。

畢 可能，路被沖洗過，我們的車子開不到。

配 您從前到過這個地方嗎？

畢 沒有，我沒有到過格里勃諾亦村。

配 很好，我們祇要到格里勃諾亦村去。

畢 可以，但是我警告您：這旅行可能是很苦的。要是那邊也下過像我們這裏一樣的雨……

配 不要緊，我們——是美國人，我們愛苦的事情。

赫 我們要到格里勃諾亦去。（對配金斯霎霎眼。）

畢 也許，我們揀一個近汽車路的什麼村子吧？

赫 您明白了嗎，密斯脫配金斯？

配 Ok，密斯脫赫姆普。密斯畢特蓮柯，我們到這兒去，格里勃諾亦去。

畢 好。（走到電話機旁邊，拿起聽筒。）汽車間。我是畢特蓮柯。請告訴瑪特蓮娜，叫她放一輛車子。是的，現在。我們要在泥路上開五十公里。叫她拿着鏈條。是的……

赫 （輕聲地。）您看見這個小鳥兒吧？我對您說過些什麼？

配 不錯……我馬上就察覺了。她請我去看安娜·卡列妮娜。她說，您會得到享受的。不，牽不了我的。您得長長地等，迷人的密斯卡列妮娜等密斯脫配金斯……還是賣賣腸子吧，那個時候我就馬上來看您了。享受我是不感興趣的。

〔幕〕

## 第二景

同夜。湖上蕩着柳枝。一個村子的燈火在遠處閃着光。在堤壩的後面看得見汽車的胴體。一羣人在推着汽車。聽得見司機瑪特蓮娜的尖聲：『美國先生們，再把車子推一下！不過要齊心，多用些力，一次就好……！』摩托響起來了，又停下去。又是瑪特蓮娜的聲音：『再來一次！高興些，先生們！……我們馬上就可以跳過去。富翁先生，多用些力！』摩托響起來了。瑪特蓮娜的聲音：『動了。』配金斯和別人的聲音：『動了，動了。』開路燈照射了一下堤壩，摩托響起來又不出聲。瑪特蓮娜的聲音：『再來一次，富翁先生，多用些力！』配金斯的聲音：『沒有再來一次了，沒有多用些力了！』密斯脫配金斯，密斯唐和赫姆普走到堤壩上。

配（被惹得光火地。）沒有再來一次，沒有多用些力了。（用手巾拭着臉。）

唐這不能夠的，密斯脫配金斯！我的腳都濕透了，我在冒着傷風的危險。

赫我的一隻腳也很濕了。（戴起眼鏡，望着兩腳。）似乎，我把一隻鞋子丟在泥污裏了。……

唐真可怕，您真的丟了一隻鞋子。

赫是的。這是一件傷心的事實。我找去。（下。）

唐您不覺得冷嗎，密斯脫配金斯？

配鬼蛋，我在非洲也沒有像現在那樣的熱！多用些力，鬼蛋！

〔司機瑪特蓮娜和畢特蓮柯上。〕

瑪（高興地）我們不要在這裏過夜啊，美國先生們。讓我們再來試一下，我把舵輪轉向左面，你們來推一下。

配（坐到堤壩上。）再也不來了，再也沒有氣力了。我再也不能推您的倒壘車了。

瑪您別罵我的車子。它很好，美國貨。

配美國貨？

瑪 是的。

配 您喜歡美國汽車嗎？

瑪 是的，它們非常的好。

配 密斯雷，記下來：他們喜歡我們的汽車。

唐 密斯脫配金斯，我在這種月光之下不能記。

配 那麼記在心裏，明天早晨再寫。

唐 我聽着，密斯脫配金斯。

瑪 （輕聲對畢特蓮柯。）唉……要記下來。他們不是間諜嗎？

畢 你怎麼啦，瑪特蓮娜，這是美國人，我們的友人啊。

配 您說，密斯瑪特蓮娜，戰後您預備買我們的汽車嗎？

瑪 啊，如果價錢低廉，我們買的，幹麼不買。

配 這低廉的價錢是什麼意思？

瑪 要對我們有利。

配 要對你們有利。好。您從前做過買賣嗎？

瑪 不會。

配 哦，那麼如果把汽車賣給你們對我們不利呢？

瑪 那麼就別賣，你們自己去乘它們吧。

配 就是說，您不要從我們那裏買汽車？

瑪 爲什麼？要是你們肯廉價賣給我們，我們就買的。

配 你們要給我們規定價錢嗎。鬼蛋！我們，美國人，是不容許這一點的。你們應給這樣付給我們錢，像世界各國付給我們錢一樣，一分錢都不能少。

畢 如果所有的國家都不願照你們所要的那樣付給你們錢，那個時候怎麼樣呢？

配 那個時候他們就會這樣的坐在他們的路上。像我同你們坐在這裏白費時間一樣。

瑪 啊，您別談了吧，密斯脫。如果不是你們，我們就不會坐在這裏的。

配 結果，是我們，美國人，錯了？

瑪 不錯。推一下，就是要好好地。那個時候我們就不會白費時間，我

們馬上就可以走了。

配 密斯唐，記牢，我似乎找到他們的弱點了。

畢 我對您說過，密斯脫配金斯，這條路是很難走的。

配 不要緊，我們步行好了。

畢 步行太遠了。從這裏到格里勃諾亦村還有十二公里。

配 那麼這些燈火是什麼？

畢 這是一個村子。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密斯脫配金斯。

配 很好，我們上那邊去。

畢 還是我差瑪特蓮娜去的好，她可以要來馬匹或是曳引機，連我們的車子一起拖去。

配 不。我們自己來辦這件事情。我們步行到這個村子裏。我——是美國人，我不能坐着等。

瑪 好，你們去吧。沒有你們我也要想法子打破難關的。走更壞的路，也都是我自己打破難關的。（下。）

〔赫姆普上，他手裏捏着鞋子。〕

唐 鞋子找到了嗎，密斯脫赫姆普？

赫 是的，我找到右腳的鞋子，但是，很可惜，却丟了左腳的鞋子。找着，找着，但是找不到。不得不等到明天早晨了。

配 好。您留在這裏找您的鞋子吧，我們步行到這個村子去，要來了曳引機，再把您拖出來。

唐 告訴我，密斯畢特蓮柯，這裏狼多嗎？在美國的時候人家告訴我，說你們這裏野獸非常的多。

畢 （微笑。）狼是碰得到的。

唐 還有熊嗎？

畢 還有熊。

配 這裏熊很多嗎？

畢 很多。

唐 可怕啊！

配 你們有槍嗎？

畢 沒有。您別擔心。現在這種時候，熊已經開始在林子裏造熊洞了。



配 熊洞是什麼？

畢 這是熊到那兒去度整個冬天的一種洞。牠躺在裏面，吮吸着自己的脚掌，牠對世界上的什麼東西都沒有興趣。

配 （笑。）牠們倒是很大的孤立主義者，這些熊。

畢 不錯。牠們祇在那個時候，在牠們頭上受到結實的打擊的時候才從熊洞裏走出來。很大的孤立主義者。

配 奇怪的動物。

畢 而且是非常的奇怪。美國熊多麼？

配 我們那邊在林子裏很少，但是在國會裏還有很多。（笑。）

畢 怎麼，他們已經在造熊洞嗎？

配 爲什麼他們不能造，密斯畢特蓮柯？誰知道，這個戰爭的結果怎樣，它會帶來些什麼……

畢 帶來脫離法西主義的自由。

配 對一個業務家說來這還不够。

畢 業務家還要些什麼呢？

配 第一，而且這是主要的，我已經把自己的錢投資到兵士制服的鈕釦上，褲帶的釦子上，機關槍上和罐頭食物上，目的是爲了打死希特勒和他的狐羣狗黨……

畢 那麼第二呢？

配 第二，戰後我要在全世界收買腸子，要誰也不在我的面前掩起大門。

畢 （後退。）又是腸子……

配 （抓住她的手。）是的，密斯畢特蓮柯。我要保證。

畢 密斯脫配金斯，得快些結束戰爭。這是最主要的。關於腸子我們以後再談。

配 不，不，我不能以後。戰爭反正要結束的。人們不能一輩子打仗。我應當知道，在我們這個發瘋的地球上將要發生點什麼。

畢 你們的總統，密斯脫羅斯福，在大西洋憲章裏說……

配 （截斷她。）別對我說憲章了。我不研究人道主義。這是政治家的事情。我感覺興趣的是貨物的買賣。您懂得我的意思嗎，密斯畢特

蓮柯？（走向汽車，畢特蓮柯跟着他。）

〔密斯唐和赫姆普上。〕

唐 密斯脫赫姆普，我非常遺憾，您獨自留下來跟這位密斯瑪特蓮娜一起。我記起您的關於蘇維埃道德的文章來了。真可怕啊！

赫 是的。這裏每一個姑娘都可能像豹一樣撲向男子的。

唐 可怕啊！密斯脫赫姆普，看在上帝份上您小心點兒吧！

赫 她非常的粗野。一個真正的俄國密斯，雖然並不難看。

唐 您保重，密斯脫赫姆普。

赫 我會非常小心的。我不給她任何的機會。

唐 但是您不是寫過，說俄國女人墮落到這般地步，她們沒有任何機會也會撲向男子的嗎。

赫 哦，不錯，密斯唐，平常她們是這樣的。

唐 我去請密斯脫配金斯准許我同您留在一起吧。

赫 您怎麼，密斯唐！絕對不要。您不應該拋下密斯脫配金斯。

唐 給我一句話，說您決不同她交談。

赫 我會啞口無言，像魚一樣。

唐 噢，密斯脫赫姆普。

赫 噢，密斯唐……（握着她的手。）

唐 您多好啊，密斯脫赫姆普，在這月光下面。

赫 我親愛的……

唐 （向他走近一步。赫姆普驚叫起來。）您怎麼啦？

赫 您，像馬蹄一樣踩着了我的擦破的腳趾。我沒有鞋子啊，啊啾……

唐 密斯脫赫姆普，我的腳不是馬蹄。我參加過好萊塢的展覽會。我的腳得過獎。您——是一個粗坯。

〔配金斯，畢特蓮柯和瑪特蓮娜上。〕

配 密斯脫赫姆普，我們現在要走了。我得告訴您，這個瑪特蓮娜……（低聲說。）

畢 我們現在要走了。（對瑪特蓮娜。）要是密斯脫赫姆普要吃東西，你就給他做一個三明治。

配 走吧。

畢（輕地。）瑪特蓮娜，祇是得同他文雅些。

瑪 別担心。

配 別喪氣，密斯脫赫姆普。我們馬上就派人來幫您。您同密斯瑪特蓮娜玩玩吧。

赫 非常高興。

配 走吧。

〔配金斯，畢特蓮柯和唐下。〕

赫 多美的夜啊！……（輕輕唱着。）這樣的星星！

瑪（輕聲地。）他從星星開始。

赫 親愛的密斯瑪特蓮娜，您不覺得新鮮空氣會引起食欲嗎？

瑪 哦，當然囉，是的。我馬上去，密斯脫赫姆普。（下。）

赫（目送着。）她不錯，很好，甚至非常的好。唉，密斯唐，如果您知道，現在我多想做布爾雪維克道德的犧牲，那您一定會恨得要死的。我們美國的女子是多麼的容易輕信人家啊，無論你寫什麼——她們都相信。我的天，我們會怎麼樣，要是沒有傻子的話！文明的末日。有趣的想頭，密斯脫赫姆普。（拿出筆記簿。）該死，這盞燈裝得不好。

〔瑪特蓮娜上，她手裏拿着一只裝着物品的大箱子。〕

瑪 在寫什麼東西，這個魔鬼。也許他在構成一個計劃。

赫 密斯瑪特蓮娜，請許我幫您的忙。

瑪 不要緊。您覺得這裏怎麼樣，吃起來方便嗎？

赫 噢，是的，親愛的瑪特蓮娜。我是這樣的高興，因為我丟失了鞋子。我很高興，我們剩下兩個人……

瑪 高興些什麼？鞋子都丟失了……

赫 什麼鞋子，親愛的瑪特蓮娜。（從箱子裏拿出一瓶酒。）我們來乾杯，小鳥兒。

瑪 您喝吧，我不喝。

赫 爲什麼？您不喝酒的嗎？

瑪 在執行職務的時候是不許的。

赫 廢話。（倒酒，遞酒。）

瑪 別請我，沒有什麼結果的。

赫 您多頑固啊，密斯瑪特蓮娜。爲您的健康！（喝了一杯，又倒一杯。）我喜歡俄國的伏德加。（又喝。）告訴我，密斯瑪特蓮娜，您青春多少？

瑪 二十歲。

赫 您有丈夫嗎？

瑪 沒有。

赫 爲什麼？難道您對男人不感覺興趣嗎，密斯瑪特蓮娜？

瑪 感覺興趣的，但是我們的青年都在作戰。

赫 （向瑪特蓮娜挨得近一些。）哎喲，哎喲，哎喲……多麼的不愉快。您苦悶嗎，小金絲雀？（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瑪 不大苦悶，白嘴鳥。

赫 什麼叫白嘴鳥？

瑪 是一種鳥。

赫 Ok、密斯瑪特蓮娜。您是金絲雀，我是白嘴鳥。非常好。（要擁抱她。）

瑪 在你們美國也是這樣無恥地挨向女人嗎？

赫 在我們美國，親愛的密斯瑪特蓮娜，同女人們的談話是三言兩語的。我們不能把時間化費在感傷上。我們那裏，時間就是金錢。

瑪 她們不聒不響嗎？

赫 噢，她們對這已經習慣了。（擁抱她。）

瑪 我不相信，美國的女人不可能是這樣的。在我們這裏，爲了這種短短的談話是要吃巴掌的。你懂嗎，白嘴鳥？

赫 （取去雙手。）密斯瑪特蓮娜，這是不文明的。

瑪 （站起身來，微微一笑。）但這却是公正無私的，密斯脫赫姆普。（走向汽車。）

〔幕〕

## 第二幕

集體農場主席斯吉邦妮達·奧爾洛娃的小屋子。在一張很大的圓桌子後面坐着斯吉邦妮達，朱馬慶柯，他的媳婦娜達麗亞·朱馬慶柯，她的女兒奧克喇娜和斯吉邦妮達的女兒馬魯霞。

朱馬慶柯（以下簡稱朱）（抽着烟斗，望着無線電收音機。）又發出嘎嘎聲了……您的無線電傷了風了，斯吉邦妮達·伊凡諾芙娜，大概，染了扁桃腺腫脹了。

斯吉邦妮達（以下簡稱斯）馬魯霞，關了吧，它已經不會說話了。

馬魯霞（以下稱馬）讓它去吧，也許會有戰報。

朱 這個時候沒有戰報的，這個時候（拿出錶來看。）或者是輕鬆音樂，或者是一個在手風琴伴奏下歌唱的女歌手。

斯 噢，她真唱得好啊。

朱 很好的一個女歌手。在我們波爾達華（Полтава）有這樣的人的。

斯（舉杯。）為我們的解放了的波爾達華。

娜達麗亞（以下簡稱娜）多謝，斯吉邦妮達。為我們的丈夫們。

斯 已經三個月沒有聽到我的砲手的消息了。

娜 我的飛行員也不響不響有半年了。

朱 為我們的兒子們，希望他們好好的帶着勝利回來。（碰杯，一飲而盡。）別發愁，娘兒們。不寫信是因為他們有着嚴重的事情。德聶泊爾快就要渡過了，這是偉大的戰略啊，在我們渡過了西伐希（Сиваш）<sup>⑤</sup>的時候，噢，有過怎樣的事情啊！……

斯 我很高興，您在波爾達華旁邊的村子已經解放了……我覺得很可惜，要同您，娜達麗亞，達拉索夫娜，同您的全家分別。我們的集體農民很鍾愛你們，為了你們的勞動，為了好心，為了使人感動的，烏克蘭的歌曲。

⑤ 西伐希——在克里米亞東北的一個湖。

娜 多謝，斯吉邦妮達·伊凡諾芙娜，爲了您的好話。我們永不忘記您在苦難中幫助我們。如果不是我們的在波爾達華的櫻桃園和故鄉的歌曲，我們定要一輩子留在你們這裏了。

朱 希特勒以爲，一把我們從屋子裏趕到草原上，趕到嚴寒裏，我們就會死掉。這個蠢笨的德國人忘記，除了波爾達華還有我們的無邊無際的俄羅斯啊。

斯 他可以到那兒去呢，當我們越過他的國境的時候？

朱 照我的戰略看來，他祇有一條路——鑽到地底去。

斯 應該爲這乾一杯。（倒酒。）唱一只你們的關於憂鬱的少年的歌吧，娜達麗亞。

娜 讓奧梅爾柯（Омелько）<sup>⊗</sup>開頭吧。

朱 你開頭吧，我乾了這一杯再來響腔。

娜 （開始唱歌：『高山聳立』。大家接上去唱。敲門聲。歌聲中斷了。）

斯 這個時候還有誰？去開一開門，馬魯霞。（馬魯霞下。）你們的歌真感動人啊。

朱 我特別歡喜一只你們的歌。（唱那關於葉爾馬克〔Ермак〕<sup>⊕</sup>的歌的第一節。馬魯霞上。）

馬 媽媽，來了幾個美國人。

斯 美國人？他們從那兒來的？

馬 他們的車子在堤壩附近陷在泥裏了，他們徒步走到我們這兒來的。

斯 他們有多少人？

馬 三個人。兩個女人和一個非常胖的男子。

朱 哦？比我還要胖嗎？

馬 係您這樣。

奧克姆娜（以下簡稱奧）大概是一個資本家。

朱 倒不一定，爲什麼？像我是有病啊。（拿起瓶子，倒酒進杯。）

馬 我去把他們帶到學校裏吧，讓他們在那邊過夜，明天早晨我們再用曳引機把他們的車子拉出來。

---

⊗ 奧梅爾柯——即朱馬慶柯。

⊕ 葉爾馬克——十六世紀時在西比利亞征服韃靼人的哥薩克首領。

斯 不，好女兒。美國人——是我們的盟友，應該請他們來用飯。得好好地款待一下。否則他們回到家裏，對他們的羅斯福說：「我們在俄國的時候，還到過集體農場「革命火炬。」集體農場很好，可是集體農場主席斯吉邦妮達·奧爾洛娃却吝嗇得很，一個非常吝嗇的女人。」對全美國說我的壞話。

朱 這倒很可能。美國人——是業務家，他什麼都收在眼裏的。

斯 請他們進屋子裏來。

馬 好。（下。）

娜 也許，我們起來到門口去迎接？

斯 在他們進來的時候，我們站起來好了。

朱 我可不站起來。因為對於戰略我同他們是大有分歧的。

斯 就是說，你堅持你的政策的。

朱 怎麼不呢？政策是這樣一種東西，沒有它你就不能播種，也不能收割。

斯 好。那麼你們坐着吧，我一個人起來，迎接他們。（馬利亞（Мария）<sup>④</sup>，配金斯，密斯唐，畢特蓮柯上·斯吉邦妮達從桌子後面站起身來迎接他們。）

畢 你們好，同志們。我們的車子壞了。請幫幫我們的忙。

斯 您好。您是誰？

畢 我是莫斯科「國營旅行社」來的，這是密斯脫配金斯和密斯唐，美國人。他們到我們這裏來認識認識蘇維埃聯邦。

斯 我是集體農場「革命火炬」的主席。我宣布你們是我的客人。在不幸之中我們會幫助你們的，可是現在——我敬請你們坐到桌子上來。我來介紹一下。這是我的烏克蘭朋友：朱馬慶柯同志，娜達麗亞·朱馬慶柯——他的媳婦，奧克娜娜——娜達麗亞的女兒，還有這——馬魯霞，我的女兒。

朱 坐啊，密斯脫同志，同我並排坐。

斯 你們，女孩子們，坐到這兒來。（用手指着。）

配 （在朱馬慶柯旁邊坐下，望着他。）您是一個 Businessman 嗎？

④ 馬利亞——即馬魯霞的原名。

畢 密斯脫配金斯想知道您的職業是什麼。

朱 我是一個集體農民，我管理着一個畜豬場。豬羣裏頭的好處我是懂得的，密斯脫同志。

畢 （用英文翻譯。）

配 您有很多的豬嗎？

朱 在我們的集體農場裏有過四百五十頭。

配 那麼您把腸子怎麼辦呢？賣給誰呢？

畢 （輕聲地。）又是從腸子開始。

朱 我們做香腸。我是烏克蘭來的。我們那邊非常敬重香腸。您去問一個烏克蘭人：世界上那一種鳥最好？他就回答您：世界上最好的鳥是香腸。

配 （大笑起來。）世界上最好的鳥——是香腸。這我要從您那裏買的。神妙的廣告啊，這，整個美國都會曉得的。那麼羊腸您賣嗎？

朱 賣的，怎麼不賣？我們也賣豬腸？

配 我非常高興，我竟到了你們這裏，到了蘇維埃農夫的集體農場裏。我們的汽車出了毛病。請你們替我們把汽車拖出來。我會付給你們錢的。我是一個美國人。我會付很多的錢的。我們美國人，什麼都肯付錢；而且付得比人家多。

〔啞場〕

斯 告訴我，密斯脫同志，公民羅斯福近來好嗎？

配 不懂。

斯 公民羅斯福近來好嗎？他的健康怎麼樣？

畢 （用英文翻譯。）

配 啊！Ok！密斯脫羅斯福現在正在做很大的Business。（對朱馬慶柯。）就是說，您賣羊腸的？

斯 （截斷他。）那麼公民羅斯福的太太身體好嗎？

畢 （翻譯。）

配 噢，密斯屈萊斯埃列奧諾拉·羅斯福一直在空中，在飛機上。她在全美國飛，現在飛往澳大利亞去了。（對朱馬慶柯。）您的價錢怎麼樣？



斯 我們覺得非常的舒服，聽到公民羅斯福的太太是一個戰鬥的女飛行員。爲她的健康，也爲公民羅斯福的健康。（舉杯，大家都站起來。）

唐 爲密斯脫史大林（大家一飲而盡。）

配 很好的俄羅斯伏德加。Ok，俄羅斯威士忌！真好。

朱 請吃啊，密斯脫同志。吃點小豬吧。我馬上給您放。（把一只小豬的頭放在他的盆子上。）

配 噢，給我這麼多。

朱 這算什麼！您像我一樣的胖。請吃吧，不要管別的事情。小豬正是適得其所。

斯 請替客人倒酒，朱馬慶柯。我們來爲他們的健康乾一杯。

朱 在這種事情上我是從不落後的。

斯 爲您的健康，密斯脫同志，爲您的女兒。

畢 密斯唐——是密斯脫配金斯的女秘書。

斯 女秘書？那麼密斯脫同志在美國做的什麼官職？

畢 密斯脫配金斯是一麼實業家，芝加哥的富翁。

奧 （輕聲地，激動地對馬魯霞。）你瞧，活生生的一個布爾喬亞。

馬 而且是真正的。

奧 鮫魚。

馬 資本主義的。

斯 爲美國客人。（碰杯。）

配 爲俄羅斯的農民。

唐 爲俄羅斯的婦女。（大家喝酒。）

[ 馬魯霞和奧克珊娜從桌子後面站起來退出。 ]

斯 你們上那兒去，丫頭們？

馬 媽媽，到我們這裏來一會好嗎。（斯吉邦妮達走到她們的跟前。）

奧 （激動地）。我們是青共國的團員。我們不能同一個活的布爾喬亞坐在一張桌子上。

馬 同剝削者坐在一起。

奧 同帝國主義的鮫魚坐在一起。

馬 同資本主義的妖蛇坐在一起。

斯 輕些。

奧 我們不要。

馬 我們不肯。瞧他的女祕書，她多蒼白，多瘦。難道不明白嗎？

奧 顯然，他已經吮吸了她所有的汗水，這個殘酷的剝削者。

斯 （笑）。唉，你們，我的小鳥兒。（摟住她們，輕聲地。）在我們的水裏這不是鮫魚，而是鮒魚。到桌子上去吧。

馬 你用母親的資格還是用集體農場主席的資格發令的？

斯 （微笑了笑）。用集體農場主席的資格。（走向桌子。）

奧 怎麼辦呢？

馬 我們遵守紀律。到桌子上去。明天我們在學校裏召集一次青共團的會議，做一個關於活的資本家的報告。

奧 也要講到他的女書記，作為對美國人民殘酷剝削的例子。

馬 對。

斯 （對配金斯）。我恭敬地請您再吃一點，再喝一點。這是萊蕪醬。

配 謝謝。很好的小豬。這是集體農場給您的嗎？

斯 不，這是家裏養的。

配 你們在家裏可以有小豬嗎？

斯 爲什麼不可以呢？

配 牛你們也養在家裏嗎？

斯 也有牛。每一個集體農民有一頭牛，有的有兩頭。

配 一頭牛。你們希望有很多的牛，羊，豬嗎？你們要富有嗎？

斯 當然囉。祇有傻子才想窮。我們大家都是贊成富有的。

配 密斯唐，坐在我的旁邊，記下來：他們想富有。這倒非常有趣，見它的鬼！

唐 我聽着，密斯脫配金斯。（記。）

配 （對斯吉邦妮達）。你們要想有二十頭牛和一輛汽車嗎？

斯 不。

配 爲什麼？你剛才不是說過你們想富有的嗎？上面不准你們吧……我懂了。

斯 難道這算富有嗎，二十頭牛和一輛汽車？算不了什麼，密斯脫同志。  
我在戰前有三百五十頭牛，純血種的，只只相像的。我的農場得到過金牌獎。如果不是戰爭，那麼照我的計劃今年我可以有兩倍多的牛。車子呢，我有過八輛運貨車和兩輛輕載車。現在都在前綫了，祇留下了一輛。

配 我不懂。難道您這裏上面准許可以有這麼多嗎？

畢 密斯脫配金斯問的不是集體農場的產業，而是您私人的產業。您沒有聽懂他。

配 不錯，不錯。不是集體農場，不是的。您的產業。

斯 （對畢特蓮柯）。那麼你也是從美國來的嗎？

畢 我是莫斯科來的。女翻譯。

斯 你什麼學校畢業的？

畢 外國語學院。

斯 學院畢業的，啊…你的運氣很好，有美國的客人在這裏，否則爲了你的曖昧態度，我一定要好好的罵你一頓的。（對配金斯。）密斯脫同志，集體農場的產業——這是我的產業。我私人的。

配 單是您的嗎？

斯 不。我的，也是我的集體農場的所有集體農民的。

配 您的和所有集體農民的？

斯 確實的。

配 你們這裏是死的制度。你們這裏私人的主動性是不能存在的。

斯 爲什麼呢？

配 你們這裏大家都是平等的。可是如果大家平等，那麼就不可能有主動性了。

斯 不。我們這裏不是大家都平等的。我們反對這一點的。

配 密斯唐，記下來，這是有趣的發見。

唐 我聽着，密斯脫配金斯。

配 你們在集體農場裏有富的和窮的嗎？

斯 不錯，有富的也有窮的。誰順利地工作，而且好好地工作，誰就會富有。我們是贊成富的，反對窮的。

配 曠，密斯唐，準確地記下來。

唐 我聽着，密斯脫配金斯。

配 原來，你們的政權改變自己的政策了嗎？

斯 不，沒有改變。

配 怎麼會這樣的，你們過去不是贊成窮人反對富人的嗎？

斯 在祇有一些地主，請原諒，密斯脫同志，和資本家是富人的時候，我們是反對富人的，可是現在，當我們這裏沒有這種人的時候，我們就贊成大家都是富人了。我們的路綫就是這樣的，密斯脫同志。

配 記下來，密斯唐。他們都想變成富人。

唐 是，密斯脫配金斯。這非常的好。

配 我並不問您。寫吧。

唐 我聽着，密斯脫配金斯。

配 結果，你們有窮的農場也有富的農場？

斯 是的。但是政府在促使它們工作得好一些。

配 你們的政府強把自己的意志加給農民們。就是說，你們這裏的農民是沒有自由的了？

斯 誰落後，誰就沒有自由。怎麼辦呢，得緊緊釘着他，使他不致破壞了我們的路綫。

配 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的。我們那邊每一個人要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誰都沒有權干涉他的生活。你們這裏大家都沒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民主。

斯 是的。我們還在同自己的懶漢和優子作戰。不錯，我們在這樁事情裏還有許多自由。這個階級在我們國家裏還沒有受到完全的壓迫。是我們非常厭倦他們的時候了。他們絆着腳，阻礙着行動。

配 記下來，密斯唐。他們沒有完全的民主。

唐 密斯脫配金斯，我想，這……

配 別響，記吧。

唐 我聽着，密斯脫配金斯。

配 你們在戰後要同我們做生意嗎？

朱 怎麼不呢？做生意——是偉大的事情，沒有它就沒有經濟。

配 那麼你們要從我們那裏買點什麼呢？

斯 你們從我們這裏買點什麼呢？

配 美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它什麼都能買。

斯 那麼給我們多運點貨物來，我們要買的。

配 密斯脫米高揚（Микоян）<sup>②</sup>准許你們同我們做生意嗎？

斯 我不明白您的話，密斯脫同志。

配 密斯脫米高揚不要我們同你們做生意。他要我們祇同他做生意。

畢 密斯脫配金斯希望在我們這裏有私人的貿易，而不是國家的。

朱 明白了。

斯 我們這裏有這樣的貿易。有的女人出賣雞蛋，有的出賣母雞。密斯脫同志可以完全自由地在每一份人家裏，替自己買一只母雞燒早餐的。

配 那麼我可以從你們這裏購買所有的母雞嗎？我能够在你們這裏購買所有的腸子嗎？

斯 什麼叫做所有的？

配 你們國家裏所有的一切。

朱 當然。要是國家因此有好處，那可以賣的。

配 對國家有好處，那麼對你們呢？

斯 既是對國家有好處，就是說，對我們也有好處了，密斯脫同志。國家——這就是我們大家。

配 如果國家——這是你們大家，那麼為什麼你們中間的每一個人不能同我做生意，而祇許一個密斯脫米高揚呢？

朱 瞧，我們正就是同米高揚同志一起做生意的。我們賦予他同您進行事情的全權。

配 你們為什麼賦予他全權？

朱 那麼你們為什麼賦予公民羅斯福幹政治的全權？

配 那是政治，這是生意。

朱 那麼難道您，密斯脫同志，做生意可以不管政治嗎？

〔遊場。聽得到手風琴和女孩子們的歌聲。〕

② 米高揚——蘇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長，蘇聯人民委員長蘇維埃副主席。

配 俄國歌。我愛俄國歌…（大家都聽着增大起來的歌聲。）  
娜 我去同女孩子們告別。明天早晨到波爾達華去。我們走吧，奧克珊娜。  
畢 我也同你們一起去。密斯脫配金斯，我留下您幾分鐘好嗎。  
配 Ok。

〔畢特蓮柯，娜達麗亞和奧克珊娜下。〕

配 （沒有字眼地接上去唱。朱馬慶柯也唱起來。斯吉邦妮達和着。當歌聲靜下來的時候，祇聽得到手風琴聲）。俄國的手風琴，俄國的巴拉拉伊卡。非常好。我非常的喜歡。美國也喜歡。（倒酒。）爲俄國歌乾一杯。

朱 Ok，密斯脫同志。

斯 也爲美國歌。可惜我們却不知道你們的歌。

配 不知道？

斯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配 密斯唐，我們唱美國歌給他們聽。（唱起來，密斯唐伴着唱。）

朱 動人的歌啊。非常動人。看來是關於戀愛的。關於櫻桃園的。一切都容易懂得。很像我們的，烏克蘭的歌。

配 是的。

斯 到了他的嘴裏，所有的歌都像烏克蘭歌了。（笑。）

朱 是這樣的。你們美國有幾千首歌？

配 我不知道。我對於歌是外行。

朱 在我們烏克蘭，錄下來的祇有六萬首歌。不管是誰，不管他編了什麼歌，不管他在什麼地方，在美國也好，甚至在海參威也好，——這樣的歌在烏克蘭已經有了。

斯 密斯脫同志，您問過我們的生活情形。讓我們也問問您吧：在美國的生活怎樣，你們站在什麼路綫上，你們預備按照什麼計劃生活？

配 噢，美國嗎…美國什麼都能够。世界上從來沒有這樣富有的國家，像現在我們的美國一樣。是事實。在美國有很好的衣服，不像我現在所穿的，而是這樣的（用手摸着朱馬慶柯的衣服），瞧，這樣的，您可曉得，在美國值多少錢？

朱 它什麼價錢？

配 三十美金。您的要多少錢？

朱 我在戰前爲它付了八百魯布。

配 密斯唐，記下來。

唐 我聽着，密斯脫配金斯。

朱 既然如此，馬魯霞，你也拿一支鉛筆和一張紙，坐在我的旁邊，也來記錄吧。

馬 好。（拿了一支鉛筆，一本練習簿，坐在朱馬慶柯身旁。）

配 我們那邊的生活水準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們那邊什麼都能買到。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斯 那麼爲什麼，密斯脫同志，您穿着這樣壞的，而且還是非常舊式的衣服呢？

配 這是我到貴國來的時候特別帶的。我不要同你們有什麼兩樣。

朱 （用手摸摸配金斯的衣服）。倒有趣，記下來，馬魯霞。

馬 寫什麼？

朱 別則聲，寫下來。他到我們這兒來，穿了破衣服：以爲我們這裏是這樣穿的。

馬 是。（寫。）

配 美國有二百二十萬萬金元。這是二萬二千噸金子。您懂得我們的重量嗎？

朱 哦·哦！二萬二千噸金子！好重量。這，恐怕，就是照我們的標準也有很多。記下來，馬魯霞。有趣的數字。

配 我們的工業——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我們能够在八十四小時之內做好一艘重一萬噸的輪船。我們那邊從傳送裝置上每隔五分鐘送下一架軍用飛機。我們有幾百萬輛汽車。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勞動組織。美國不知道有『不可能』這個字。我請你們回答我，祇是要完全坦白地，像你們這裏所說的——憑良心……

斯 憑靈魂。

配 憑靈魂。我希望曉得您，一個中等的蘇維埃人的意見。爲什麼你們這裏不明白我們，美國人呢？爲什麼你們的政府不要你們全體人民

知道美國的全部巨大力量和財富呢？祇是要憑靈魂說話。

朱 好。如果要憑靈魂說話，那就憑靈魂說話。

配 密斯唐，一個字一個字的記下來。

唐 我聽着，密斯脫配金斯。

朱 您弄錯了，密斯脫同志。我們曉得你們比你們曉得我們要多。你們擁有比全世界所有的還要多的金子，最優秀的技術，可是不能說英國人很窮，我不肯這樣說他們。不錯，您自己說過對美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我們既然駕上了犁，我們就應當好好的拖下去。您直截了當的，憑靈魂回答我，別在這張圓桌子旁邊花言巧語。

配 希特勒襲擊你們並不是我們的罪過啊。你們同他的戰爭——這主要是你們的事情。

朱 當然囉，但是憑靈魂說，密斯脫同志，誰給德國人錢，幫助他們這樣的武裝起來呢？

配 英國的銀行。

朱 美國的銀行呢？

配 這是一個錯誤。

朱 記下來，馬魯霞。

馬 記下來了。

配 你們知道美國怎樣的幫助你們嗎？你們看重我們的幫助嗎？

朱 我們知道的，我們也非常的看重。我有一個兒子就是駕駛你們的「青蛇」的。他很誇獎。寫信來說，駕了它擊毀了十架德國飛機。我現在為它謝謝你們。我們這裏每一個公民都知道美國是我們的朋友。

配 密斯唐，記下來。美國應當知道這件事情的。

唐 我聽着，密斯脫配金斯。

配 你們在這次戰爭上化了很多的錢？

朱 很多。

配 戰後你們難於贖還我們的幫助吧。

朱 我們要贖還的。對我們說來，信譽貴於金錢。

配 信譽貴於金錢。漂亮的回答。記下來，密斯唐。美國總是守着這個



原則的。美國的公司也因此才在全世界上保有信用。

朱 我們要付還你們，一文錢都不少，密斯脫同志。但是，當然，得把一切算得準確。

配 美國總是算得準確的。我們是辦業務的人。我們不喜歡很多的字眼，我們喜歡數字。

朱 這很好。就是說，我們很容易算清賬的。

配 是的。我們不預備賺你們的錢。我們知道，你們有很大的支出。你們是我們的盟國……同一事業裏的夥伴。

朱 我們也不預備賺我們盟國的錢。我認爲，戰後我們大家聚在一起，拿起鉛筆，賬單，像同一事業裏的夥伴一樣來完全準確地計算所有我們的支出和收入。有多少希特勒的師團是用來對付美國的，他們打了多少天的仗，支出是多少。歸美國的就應該是多少。多少希特勒的師團是用來對付我們的，我們打了多少天的仗，歸我們的應該是多少。多少的德國師團用來對付英國的，它耗費了多少的支出，就是說，它應該歸到多少。還有這樣的國家，密斯脫同志，它們化了很多的錢在鼓動上，叫它們的人民不要作戰，保持自己的生命財產，等別人替他們爭來和平。也應該開一張準確的賬單。

配 密斯唐，記下來。美國應該儘可能快些知道這件事情。

朱 難道美國不知道嗎？

配 不知道。我得把這立刻拍出電報去。

朱 可是您不是說過，美國人——是辦業務的人民，你們那邊看重數字而不喜歡字句的。

[ 啞場好久。配金斯站起身來。 ]

配 要是這樣，那我們就得付出很多的錢了。

朱 爲什麼祇有你們？難道英國人不會化得像你們那樣多嗎？不，我們是不讓我們這誠實的公司裏的任何人坐享其成的。對不對，密斯脫同志？

配 對。

朱 就是說，您同意我的話了？

配 有一個條件——如果你們肯把戰爭進行到底，不管這戰爭要延長多

少時候。您同意嗎？

朱 進行戰爭，不管它延長多久嗎？

〔 啞場 〕

配 不錯。祇是要憑靈魂說話。

朱 我們同意的。祇是，自然，也有一個條件：如果對付你們的德國師團也有像現在對付我們的那樣多。而對付我們的呢，也像現在對付你們的那樣多。同意嗎？祇是要憑靈魂說話。

配 憑靈魂說話。我是一個 Businessman。軍事我一點都不懂。我很難回答您。

朱 如果不能，那就別回答吧。我也是這樣了解的。

配 您要說，你們的軍隊自己……

朱 關於軍隊我不能說什麼話。我也不是軍人。我是一個集體農民。

配 我要馬上到你們的軍隊裏去。我要知道那邊在想些什麼。我們已經把整個我們的工業改接到戰爭上來。你們懂得它的意義嗎？我們把一切都放進去，爲了幫助你們和所有的盟國。我應該知道，你們的軍隊裏在想些什麼。

〔 密斯脫赫姆普上。 〕

赫 Ok，密斯脫配金斯。

配 Ok，密斯脫赫姆普。（走到赫姆普跟前。）

赫 密斯脫配金斯，我們可以繼續往前了。

配 不，我們回去。明天我們就到軍隊裏去，到前綫去。我要知道，那邊在想些什麼……

赫 我們首先得知道，這裏想些什麼。

配 我已經知道了。這裏所想的，我全知道了。

赫 您已經找到他們的弱點了嗎？這對於整個美國將要是一樁動人的新聞啊。

配 不錯，這將是一樁動人的新聞。

赫 我祝賀您，密斯脫配金斯。我對您說過，這些天真樸實的俄國人……

配 您對我說過什麼，鬼蛋？

赫 我說瞭解這些樸實的俄國人是不怎麼難的。

配 鬼蛋！在你們的報紙上有多少的真實，在他們的靈魂裏就有多少的天真樸實。（走到桌子跟前。）再見了。我非常的感謝你們。我到了美國要把在你們這裏所見所聞的一切告訴人家的。如果你們到美國來，請到我家裏作客。（拍拍朱馬慶柯的肩頭。）您是一個很好的 Businessman，密斯脫。我很想同您做生意。

朱 Ok，密斯脫同志。祝您一路快樂。

斯 一路快樂。

配 Ok。

〔告別，下。〕

斯 （對朱馬慶柯）。你以為怎麼樣，戰後可以同這些人共事嗎？

朱 當然可以的。他們是非常能幹的人。祇是得好好的留神，不要給他們在圓桌子後面花言巧語。那麼事情就好辦了。

〔幕〕

## 第三幕

用蘆葦掩蔽着的大砲。遠處看得見德聶泊爾的高高的右岸。暮色續降。大砲旁邊坐着：中士柯洛托夫，中士維爾尼戈拉，密斯脫配金斯，密斯唐，赫姆普，畢特蓮柯。柯洛托夫開着一聽罐頭，維爾尼戈拉把伏德加從水壺倒進杯子。

維爾尼戈拉（以下簡稱維） 我們請您，美國公民，喝點前綫的酒吧。  
配 爲紅軍。（一飲而盡。）

柯洛托夫（以下簡稱柯） 請吃呀。這是我們的魚，這些罐頭食品——  
是你們的。

配（拿起罐頭）。噢，芝加哥！這是我的公司裏的罐頭食品。你們喜  
歡它們嗎？

柯 非常喜歡。我們愛吃它們。

配 密斯唐，記下來，您是怎麼稱呼？

柯 近衛中士柯洛托夫。

配（對唐）。請寫：近衛中士密斯脫柯洛托夫在前綫大大稱讚我們的  
罐頭食品。

維 我們叫它們：第二戰綫。

配 您是怎麼稱呼？

維 近衛中士維爾尼戈拉。

配 密斯唐，您寫：近衛中士密斯脫維爾尼戈拉叫配金斯。勃郎公司的  
罐頭食品爲第二戰綫。美國應當知道這件事情的。密斯脫赫姆普，  
您應當寫一篇文章，說這些罐頭食品是芝加哥來的，說我，配金斯  
，在開闢第二戰綫。

畢 這個我們的倒運的引路人到那兒去了？

柯 參謀部來的上尉？

畢 是的。他迷路了，把我們丟在這裏，自己却在什麼地方浪蕩。

柯 他要來的。別擔心。我們的上尉離這裏三公里。

[ 聽見了摩托的營營聲。配斯金朝上望。營營聲增大。 ]

維 這是我們的飛機，把土產帶到那邊岸上去。德國人馬上要開始轟射了。

[ 大家觀察着飛機。 ]

柯 飛得好，飛得漂亮。

畢 二十六架。

配 這是美國的機器？

維 不，美國公民。這是我們的衝擊機，德國人叫它們「黑死神」。您瞧，德國的高射砲隊在佈幕了。

配 這是不可能的。那邊有成千個爆炸。它們應當飛得高些。

柯 您馬上會看見的。

配 他們簡直是飛向地獄，這是毀滅啊。

維 倒不一定，美國公民。

[ 聽見炸彈爆炸聲。 ]

柯 你們瞧，多美麗啊，一只跟着一只急降。

唐 （絕叫起來）。哎喲！（用手指着）。

畢 一只撓起來了。

維 是的，倒下了。別了，朋友……

赫 （輕聲對配金斯）。我以爲，密斯脫配金斯，我們的領路人沒有迷路。他特別把我們領到這兒來的。這全是戲。

配 不會的，密斯脫赫姆普。他們不能料到，我們正是到這兒來。

赫 他們預先通知各處的。

配 怎麼，通知整個戰綫，密斯脫赫姆普？

赫 通知全體紅軍。布爾雪維克們什麼都能夠的，密斯脫配金斯。

配 真的？

赫 我向您保證。

配 很好。繼續您的觀察吧。

柯 瞧，靜下來了。（拿起手風琴。坐到大砲旁邊，奏着，輕聲唱着：「年青的小夥子來到了頓聶茨草原」。）

畢 （對唐）。很好的歌……  
唐 很好的小夥子。  
畢 是的，漂亮的……  
唐 密斯畢特蓮柯，要是我得到准許，我一定會留在這裏的。  
畢 密斯唐，要是我得到准許，我也要留在這裏的。  
唐 （把一只手放在畢特蓮柯的肩上）。很好的歌。  
畢 很好的小夥子……  
配 你們這裏很喜歡歌曲吧？  
維 這是天性如此。  
赫 這是因爲，密斯脫中士，你們這裏工作很慢，你們有很多空的時間。  
。美國有這樣的節拍，以致於我們那邊歌都不能唱，  
唐 這不對，美國喜歡歌曲。  
赫 （驚異地）。密斯唐……  
唐 是的，密斯脫赫姆普。  
畢 （對柯洛托夫）。我去催催上尉。（下。）  
配 密斯唐，密斯脫赫姆普有根據的，他們的生活的節拍不是我們的那種樣子。  
柯 那要看地方而定。我是一個礦工，挖礦的。我坦白的告訴你們，美國公民們：戰前我在採掘場裏有這樣節拍，你們的工人連競賽都很困難的。  
維 你挖出多少？  
柯 一班一百八十噸。  
維 你們聽見過嗎？（對柯洛托夫。）唱下去，好朋友。  
赫 你們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這樣的。  
維 你們那邊大家都同樣工作的嗎？  
赫 不錯。誰落後，就把誰拋到街上去。  
維 我們不拋，我們教導。  
唐 記下來，密斯脫赫姆普。這將會在美國獲得成功的。  
赫 別擔心，密斯唐。  
配 關於美國人你們知道點什麼呢？

柯 關於你們聽得很多，而且也讀到……

配 您讀過點什麼？

柯 我喜歡馬克吐溫（Mark Twen）。他就在我身上。（從戰地背囊裏取出三本書。）瞧，你們的馬克吐溫。據我看來，他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唐 （拿起書）。那麼這是什麼？

柯 這是在史大林格勒給彈片打穿了的，我也給擦着了一點。我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帶着它的。

維 有一天在史大林格勒，有一千五六百架德國飛機轟炸我們，所以到傍晚的時候，當然囉，覺得有點煩悶起來。柯洛托夫開始把這本書裏你們的馬克·吐溫怎樣的編輯農業報紙的故事讀給我們聽。我們笑得這樣，連炸彈都忘記了。……

唐 密斯脫柯洛托夫，如果您把這本書送給我作一個紀念，那我會多快樂啊……

柯 可以。

唐 我把我的地址給您，您替我寄到美國來吧。這本書對於我將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

柯 您現在拿去吧，否則再給彈片擊中，就要完全毀了。

唐 不，現在它對您有用的。我覺得很驕傲，我們的吐溫是和你們一起在這裏的戰爭中。

維 拿吧，拿吧。他記得它的，而且是準確地。

唐 記得的？

柯 是的，書我送給您。

唐 （莊嚴地）。代表所有的美國婦女……（擁抱柯洛托夫，吻他。）

配 （輕聲地）。您不覺得，密斯脫赫姆普，她這大半是用自己的名義做的嗎？

維 （笑）。唉嗨，得把自己的書也拿來。

柯 我代表我們的近衛砲台請您轉告所有的美國婦女。（吻了吻唐。）

配 這是誰想出來的，密斯脫赫姆普，他們呢，還是密斯唐？

赫 密斯唐。

配 我也以為是這樣，您發寒熱嗎，密斯脫赫姆普？

赫 不，密斯脫配金斯。

配 您這本是什麼書啊，密斯脫中士？（拿起來看。）這位將軍是誰？

柯 這是總司令蘇伏洛夫，偉大的俄羅斯統帥。

配 你們在軍隊裏愛他嗎？

維 非常的愛他。他使我們的武器在全世界發揚威名。他熟悉士兵，愛護士兵，士兵也肯跟着他赴湯蹈火。誰也沒有戰勝過他。蘇伏洛夫走遍了全歐洲。

配 那麼你們也想走遍全歐洲嗎？

維 如果史大林命令——我們須備走的。

配 那你們就不得不走過許多國家，不得不放下許多的力氣了。

柯 盟國會幫助我們的。他們很快就要在法國登陸，逼壓過來，那個時候同希特勒的談話就很短了。

配 密斯唐，該死，您不在記啊！

唐 不，密斯脫配金斯。

配 爲什麼，鬼蛋！

唐 這是不能忘記的，密斯脫配金斯。

配 對，鬼蛋！

維 現在在希特勒統治下面的所有各民族都會跟着我們的。

赫 如果不跟呢，密斯脫中士？

維 您似乎是從月亮上掉下來的，可敬的密斯脫。要是您陷入德國人的手裏一天，那麼這樣的問題就一定不會發出的。

〔啞場。〕

唐 （笑）。密斯脫赫姆普，您怎麼不響啊？

配 密斯唐，再說一個字，我就把您淹死在這條叫做德聶泊爾的河裏。

柯 噢，這不會成功的，公民密斯脫。您得同我的大砲發生關係了。

配 這是我的女書記，我有權任意對付她。

柯 這裏是我們的法律。

唐 密斯脫配金斯說說笑話的，他喜歡叫叫嚷嚷。

配 什麼笑話，鬼蛋！再說一個字，我就把你丟在此地，密斯唐。



柯 說一個字好了，女公民，別擔心，我保證。（拿起手風琴，走到她眼前，奏着，輕輕唱着。）

唐 多快樂啊，要是我留下來同您一起……

〔壓場好久。〕

赫 （輕聲地）。這是不可能的。她可能留在這裏。這是一樁醜事啊。

〔配金斯站起身來，走開。赫姆普走到他跟前。〕

赫 爲什麼您不聲不響？您在想什麼，密斯脫配金斯？

配 您懂得什麼意思嗎？

赫 她怎樣的望着他啊！這是很不雅觀的。她破壞美國的名譽。

配 密斯脫赫姆普，您什麼都不懂。現在整個美國都是這樣望着他啊。

赫 美國——這是您，密斯脫配金斯，和我，而不是她。

配 美國——這是我和她，中等的美國人，您呢，祇是生意人候司特的影子罷了。（走去坐在維爾尼戈拉的旁邊。聽得見摩托的鬧聲，大家穿都望着天空。）

維 我們的在趕『密失』<sup>⊕⊖</sup>。

〔遠遠地聽見陣陣的機關槍聲。〕

配 它在倒下了。

柯 不。

唐 燒起來了。

維 瞧，現在德國人倒下來了。

唐 一個張着降落傘的飛行員。

配 他向我們當頭倒下來。

維 一直朝我們飛來。

赫 密斯脫配金斯！（抓起筆記簿）。我去訪問他一下。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配 也許，這是他們特別爲我們想出來的，密斯脫赫姆普？

赫 可能的。但是我們馬上可以得到證實的，密斯脫配金斯。

柯 （拿起自動槍）。走吧，維爾尼戈拉。你們躺着，美國公民們，否則，他恐怕會丟個手榴彈，或者開一陣自動槍的。（兩人下。大家

⊕⊖『密失』係『密失斯密脫』——一種德國飛機的簡稱。

躺下。)

赫 這是他們虛構出來的，密斯脫配金斯。特意把我們放在此地，使我們什麼都看不見。

配 (被激怒地)。您起來看吧，密斯脫赫姆普。

赫 到他着陸的時候，我就起來。

唐 密斯脫配金斯，他們把德國人帶來了。

[柯洛托夫和維爾尼戈拉帶上被俘的德國飛行員。]

維 你們瞧，這樣的一個拖鼻涕小子。(搜查，摸出證件。)你們中間誰會讀德文？

唐 我。(讀。)魯道爾夫·克列奇梅爾(Рудольф Кречмер)，少尉。

柯 請您對他翻譯我的問句。你的飛機場在那裏？

唐 (問。克列奇梅爾回答)。他不肯說出飛機場在那裏。

柯 你打個電話給參謀部，維爾尼戈拉，叫他們來把他帶去，那邊他會變得多嘴些的。

維 是。(下。)

柯 你幾歲？你是誰？

唐 (翻譯，克列奇梅爾回答)。十八歲。打過六個月的仗，柏林大學的學生。

赫 我可以向俘虜提出問題嗎？

柯 祇是用俄文問，讓我們好知道是什麼樣子的談話。

[維爾尼戈拉上。]

赫 您相信希特勒嗎？

唐 (翻譯，克列奇梅爾回答)。他說「是」……

赫 您相信希特勒的勝利嗎？

唐 (翻譯，克列奇梅爾回答)。他說他相信希特勒的勝利。

配 把他說的話一個字一個字的翻出來，密斯唐。

唐 他說：我相信希特勒的勝利。

柯 那麼你為什麼逃到德聶泊爾後面去？

唐 (翻譯，克列奇梅爾回答)。他說：我們不是逃，我們是按照元首

的計劃撤退。

柯 那麼你到了這裏也是按照元首的計劃嗎？

唐 （翻譯，克列奇梅爾默不作聲）。

柯 不響，不肯承認，已經超過了元首計劃嗎。

配 密斯唐，請您問他，這個德國青年相信不相信我們的同盟——美國，蘇聯和英國——不能擊破希特勒。

唐 （翻譯）。他說，密斯脫配金斯：我們，德國人，是深信這一點的。

配 您問他，德國知道不知道密斯脫羅斯福隆重地宣告過：美國將要進行戰爭；直到德國完全投降。

唐 （翻譯）。密斯脫配金斯，我不能重複他的回答。

配 您翻譯好了，密斯唐。

唐 他說，密斯脫羅斯福要倒運的。

柯 爲了在我們的領土上侮辱和我們同盟的美利堅合衆國的總統，我們熟悉的公民羅斯福，我馬上給他一個耳光。（打了一下。克列奇梅爾大叫起來：『殺死希特勒！殺死希特勒！』）現在，維爾尼戈拉，把這個亞利安蟾蜍帶走吧。

維 我很願意。走吧，弗里茨。你現在總明白我們同美國人民的同盟關係了。（抓住克列奇梅爾的肩頭，把他帶走。克列奇梅爾叫着：『殺死希特勒！』）

配 （莊嚴地）。密斯唐，密斯脫赫姆普，我請你們站起來。我代表美利堅合衆國衷心感謝您，密斯脫中士，爲了您保衛了美國人民的光榮和他們的總統密斯脫羅斯福。（握柯洛托夫的手，赫姆普和唐也跟他握手。）

柯 用不着謝。我想，要是在你們的領土上有人准許自己侮辱我們的民族或是我們的元帥，史大林同志，那麼你們也會像我那樣的行動的。對嗎？

赫 在我們那邊這是不可能的。我們那邊有言論與出版的自由。

配 鬼蛋，要是您，密斯脫赫姆普，不閉起口來！我就不保證我自己了！

〔維爾尼戈拉上。〕

〔從遠處傳來增大的猛烈砲轟聲。〕

維爾尼戈拉走過來，輕輕對柯洛托夫說了幾句什麼話。）

- 配 這是什麼，密斯脫中士？
- 維 這是我們的砲在轟。
- 赫 這燒的是什麼？
- 維 這是村子波朗卡（Поланка）在那面岸上燒。很好的一個村子。戰前我到過那邊。它全村都在花園裏，簡直像畫裏的一樣。
- 配 你們這裏燒掉很多的村子吧？我們一路上看見各處都是瓦礫場。
- 維 是的，我們得建設很多的房子，很多很多的房子。
- 配 不要緊，別擔心，密斯脫中士。我們，美國人，戰後會幫你們建設的。我們非常願意幫助你們。
- 維 分期付款呢還是怎麼樣？
- 配 我不懂您的話，密斯脫中士。
- 維 爲了幫助，你們預備分期從我們這裏收回款子呢，還是像以前那樣，一下子付現錢？
- 配 您，密斯脫中士，同我們做過生意嗎？
- 維 我們從前曾經替我們的工廠從你們那裏買過機架。我知道你們是怎麼做生意的。你們很會做生意。
- 配 密斯唐，過來記：他們要長期的信用放款。
- 維 我沒有對您說過這句話。
- 配 我不要話就懂得您的。看來，我已經找到了我要尋的東西，——我找到你們的弱點了。
- 唐 密斯脫配金斯，您瞧，火燒……密斯脫配金斯，您瞧……
- 配 別吵，密斯唐，我到這兒來不是爲了看看這些照明的。
- 唐 （受辱地）。密斯脫配金斯……
- 配 別響，鬼蛋！（對維爾尼戈拉。）您想祇要從我們那裏買機架嗎？
- 維 我想，首先是機架。
- 配 哦，那您對於Service有興趣嗎，密斯脫中士，難道你們的人民不要像美國人那樣的舒適地生活嗎？
- 維 誰告訴您，「不要」？
- 唐 （高叫）。這是什麼？

阿 (從遠處)。這是『卡秋霞』(“Катюша”)⊕⊖在轟擊。  
唐 密斯脫配金斯，您瞧瞧『卡秋霞』。  
配 您瘋了嗎，密斯唐！我對於什麼卡秋霞沒有興趣已經多年了。別打攪我。(對維爾尼戈拉。)我們，美國人，要現在知道，你們戰後想怎樣生活。  
維 我們想生活得好，我們也會生活得好，密斯脫美國人。  
配 這不僅看你們而定，密斯脫中士，  
維 那麼看誰而定？  
配 沒有我們，你們是很難站定腳跟的。  
維 甚至在全歐洲處在希特勒腳底下的時候，我們都站得住腳，密斯脫美國人，而且站得很牢。  
配 這是現在。可是在戰後，難道你們沒有我們也能够很快地復興所有你們的巨大經濟嗎？  
維 這您是在說服誰——自己還是我？  
配 我是對您說。我們知道，什麼是你們能够的，什麼是你們不能够的。  
維 你們知道？  
配 不錯。  
維 那麼您說，祇是要說實話：在你們美國以為，從我們的五年計劃裏沒有得出絲毫的結果嗎？  
配 我們錯了。  
維 在你們美國以為，德國人會佔領莫斯科，把我們趕到烏拉爾後面去嗎？  
配 不是所有的人這樣想。

[ 啞場。 ]

維 (微笑)。你們可知道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用手指着。)  
配 你們隔着德聶泊爾轟擊德國人，他們也轟擊你們。這像在拉曼士(La Mans)⊕⊖一樣。  
維 不，這是我們的坦克部隊渡過德聶泊爾河。很快地我們的砲隊也要

---

⊕⊖卡秋霞——指迫擊砲。

⊕⊖拉曼士——在英國與歐洲之間海峽。

到那邊去了。

配 不可能的！

維 這是事實。戰事已經在那邊鼎沸了。我們開向前去。

配 我祝賀您，密斯脫中士。你們，俄國人，一向是優秀的戰士。美國非常重視你們的兵士。

維 不錯，我們有優秀的兵士。

配 沙俄總是贏了戰爭，但是難得贏得和平的。您想過這個問題嗎，密斯脫中士？

維 這是對的，但是有一點不容易了解：爲什麼它佔地球的六分之一呢？對於這一點您想過嗎，公民美國人？

[ 電話鈴響起來。維爾尼戈拉下。 ]

配 ( 目送着維爾尼戈拉 )。同這樣的中士可以做很好的生意的。

[ 唐奔上。高叫。 ]

唐 密斯脫配金斯，我們的坦克渡過德聶泊爾河了！

配 怎麼我們的，密斯唐？

唐 我們的，蘇聯的，盟國的……

配 啊，我明白了，密斯唐…… ( 赫姆普上。 )

赫 密斯脫配金斯，您看見嗎，他們爲我們排了怎樣的一齣喜劇啊。

配 怎樣的？

赫 直到現在還不見我們的嚮導員，密斯脫配金斯。

配 因此會跟着發生什麼事情呢，密斯脫赫姆普？

赫 我們的領路人——上尉到那兒去了，密斯脫配金斯？

配 鬼蛋！對這些您要說些什麼，密斯脫赫姆普？

赫 他們把我們的到來通知了參謀部，組織了這坦克渡河的全部玩意兒，現在却要到這兒來告訴我們了。( 畢特蓮柯上。 ) 您瞧，她已經來了。

畢 密斯脫配金斯，我們的坦克在渡德聶泊爾河。

赫 您明白了嗎，密斯脫配金斯？

配 OK，密斯脫赫姆普。我很懂得您。

畢 我們可以到參謀部去了。上尉在車子裏等你們。

〔聽見曳引機的喧聲。停在一旁的大砲滾動了，消失了。柯洛托夫和維爾尼戈拉搬着砲彈箱。配金斯注視着，但是，當剩下了最後一只砲彈箱時，他就急急脫掉上衣，拿起砲彈箱，把它擱在背上負去。不多一會，配金斯，維爾尼戈拉和柯洛托夫都回轉舞台。〕

赫 這是什麼？

配 他們也要到河的那一邊去了，密斯脫赫姆普。

柯 再見，美國朋友們。我們現在到德聶泊爾那邊去，到基輔去。

維 替我們向美國人問好。

配 OK！一路順風！（告別，唐送他們。）

畢 密斯脫配金斯，我們可以到參謀部去了。

配 不，我們回轉莫斯科。

赫 怎麼到莫斯科，密斯脫配金斯？

配 我到布爾雪維克國家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密斯脫赫姆普。明天我們回轉美國去。請叫一聲密斯唐。

畢 好。（下。）

赫 密斯脫配金斯，多快樂啊，您已經找到了他們的弱點嗎？我向您賀喜。這對於全美國將要是一樁動人的新聞。

配 不錯，密斯脫赫姆普，我找到他們的弱點了。

〔唐上。〕

記下來，密斯唐。

唐 我聽着，密斯脫配金斯。

配 問題：蘇聯人民的弱點在什麼地方？

赫 落後性，低下的生活水準，私人主動性的缺乏，Service 的缺乏……

配 閉你的口吧，密斯脫赫姆普。密斯唐，請寫下來：蘇聯人民的弱點在那裏？

〔赫姆普抓起摘記簿和鉛筆。〕

赫 在那裏？

配 蘇聯人民的弱點就在於他們自己還不會理解到他們已經做成的和他們能夠做成的……我們也曾有過這樣的事情……不錯，曾經有過。（摘記簿從赫姆普手裏落下。天空重又映紅了火光。配金斯退後一步，

脫下帽子，望着火光的一面。輕聲說着。）我們也曾有過這樣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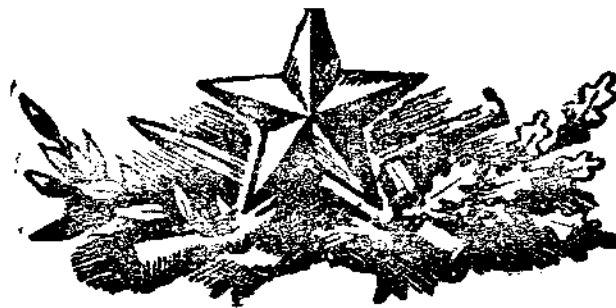
〔遠處奏起了手風琴。啞場好久。〕

唐（低聲地）。一路順風，密斯脫柯洛托夫。

畢（低聲地）。一路順風，柯洛托夫同志。

〔幕〕

（子 葉譯）





# 詩歌

維拉·英倍爾  
( Вера Инбер )



## 致婦女

( ЖЕНЩИНЕ )

你和他同做共息，同吃共住，  
你和他同生死，共命運，  
無論在那條緯，那條經，  
任何憂患，用自身把他掩護。

你可以無窮地以他為驕矜，  
給他扶養一個好兒郎，  
懷着唯一的感情，思想：  
「要他長大，完全像他的父親！」

你可以爲他把全世界忘掉，  
冷得凍僵和熱得發燒，  
假使你偶然發現，知道  
你愛人是懦夫，臨陣脫逃，

他一聽到「敵人」這字就發抖，  
他無恥地逃出了戰場，  
你大怒道：「怎麼會這樣？」  
你面孔變得蒼白，只是搖頭。

你是他的多年的恩愛侶伴，  
他變了節，不忠於祖國，  
你看作是自己的恥辱。  
你輕易給了他生命的一半。

蒼白無言的他，被惶恐折磨，  
踏上你家門口的石階，  
啊！你把憎恨潑他的臉！  
你擋着他，站在你家的門口！

這以後你懷着忌妒的熱情，  
你注視你兒子的言行，  
你私自想道：「多麼慶幸，  
看來，他似乎並不像他父親。」

( 荊 譯 )

阿麗格爾  
(М. Алигер)



## 女主人

(ХОЗЯЙКА)

我們稍微彎了一彎，  
錯了方向迷了路。  
投宿小村天色已晚，——  
離開前綫只幾步。

那裏的厚雪齊膝深，  
那裏森林高聳天。  
一位年輕的女主人  
收留我們過一夜。

她忙着自己的事情，  
端進一隻大茶鼎，  
懷着假裝的不高興，  
但顯出坦白的心。

她的日子是這樣過，  
陰沉沉沒有談笑，

——有幾個孩子？

——四個。

——主人在那？

——戰死了。

說完了便一言不道，  
她也不垂下眼臉，  
只把孩子的搖籃搖，  
坐在我們的對面。

她燭人心底的目光，  
完全對我們說明：  
她一個人就能擔當，  
這個用不着憐憫。

她抬起着頭很驕矜，  
行動輕盈像游泳，  
她一次也沒問我們：  
戰爭是否快完成。

她不願意漏句空言，  
不輕易多言多語，  
也許她女人的血液，  
比我們懂得清楚。

她安安心心地相信：  
人民會永世長存，

緊接着苦難與不幸，  
自有太平會來臨。

既然付了血的代價，  
也決不會不這樣。  
被決心堅強了的她  
所以不哭不哀傷。

正因為如此，所以她  
不願為窮困跌倒，  
我們已經平安躺下，  
她還在奔忙勤勞。

聽她已經洗好碗盥，  
過來吹滅了油燈。  
遙聞繼續還在作戰，  
離開這地方很近。

三度榮讚你的精神，  
聖潔啊，你的憤恨！  
你這戰士的未亡人，  
我們人民的母親！

(伶 譯)

克龍高士  
(А. Кронгауз)

## 母 親

( М А Т Ь )

年老的她，關懷已成了習慣，  
在關懷中髮白，尋找愉快。  
從早到晚奔忙得滿頭是汗，  
老是把銀髮從眼前掠開。

每天一清早就去把兒子看，  
他沒醒，總是按時把他叫。  
先是上學校，書包裏帶頓飯，  
後來是下田，把飯打個包。

她老人家一直有這樣想頭：  
她有了靠，所謂養子防老。  
欣喜在心裏並沒存留多久——  
兒子長大，戰爭拉他去了。

他穿着褪了色的草綠軍裝，  
同泥土和野草顏色一樣，  
已經打穿和補着三個地方，  
夢中和她相見已好幾趟。

她剛把信封放到窗戶台上，  
一眨眼淚水化開了墨跡……  
突然有軍人們走過來敲窗：

「噯，媽媽，請給些水解解渴！」

乾渴得嘴唇已經變得蒼白，——  
疲倦了，可是路程還很遠。  
每人都像兒子：「媽，給點水喝！」  
「孩子，給你們每人倒一碗！」

他穿着褪了色的草綠軍裝，  
同泥土和野草顏色一樣，  
他們這些人好像都不面生，  
一看，他們多麼和他相像！

眼淚也不擦，悲痛也不遮掩，  
她一直把他們送到拐角。  
她不到田裏去已經有半年，  
現在到田裏去了，彎着腰。

不是什麼返老還童復青春：  
從前母親爲兒子烘麵包，  
現在兒子既然往前綫出征，  
她也就去割麥，雖然年老。

兒子們既在前綫爲國戰爭，  
母親難道可以不做事情？  
雖然大家都說老太婆有病，  
但現在誰能趕得上病人？

媽媽把銀髮從額角上掠開，  
麥楷抱在懷，一捆捆地束。  
我要把她這幅圖給畫下來，  
並且就把這畫題名「祖國」。

(岑 譯)



---

---

# 戲劇與藝術

---

---

沙 波 林  
( Ю. Шапорин )

## 叔斯達珂維赤創作中的新發現

( НОВОЕ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ШОСТАКОВИЧА )

自從叔斯達珂維赤 ( Шостакович ) 完成了他那部在蘇聯國內國外都非常成功的第七交響曲之後，已經過了近三年了。

在所有這幾年中，這位作曲家沒有停手賦閒過，他仍舊繼續在進行他的事業——作曲。叔斯達珂維赤在第七交響曲之後完成的工作包含着幾部大型的作品，其中有一部在規模上和在意義上都很巨大的是第八交響曲。

叔斯達珂維赤每一部作品的演奏總要引起特別高的興趣。表演之後，總是要交換意見，這種意見的交換常常帶着熱烈的、有時甚至是狂烈的性質。所以非但是普通跑跑音樂會的，而且還有懂得音樂問題的聽衆，有時候甚至於音樂專家，都想在表演之後使他發生的關於專門見解和批評意見方面的問題得到一個解決。當然，個人的同情，個人的趣味等常常會決定我們對於藝術作品的態度。最後，還有「喜歡」成者「不喜歡」這兩種說法所表現的感覺對於各種作品的接受或者不接受是具有

決定性的，然而不偏不阿的公正的批評，在作結論的時候應該儘可能不攙雜繁複的成分——就是說，個人的，甚至於即使是修養很高的趣味。

第八交響曲實際上是那奠立在第七交響曲中的形象之更進一步的發展。甚至於可以更進一步地說，第七交響曲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也預先確定了第八交響曲的內容。第七交響曲的形象是戰爭所產生的，作品的主题是光明的力量和黑暗的力量鬥爭。在第八交響曲中，鬥爭的主题，補充着功業的主题。功業的力以及它的精神的美和偉大性愈明顯和高漲，人民在為爭取祖國的自由、獨立和為建立全地球和平的鬥爭中所遭受的苦難愈艱鉅。

假使我們想用舞台藝術的術語來確定寫作第七和第八交響曲所採用的樣式的話，那末第七交響曲應該歸入戲劇(drama)一類，而第八交響曲則應該歸入悲劇(tragedia)。悲劇的元素(我們聽時決沒有悲觀的感覺)在交響曲的第四段



中表現得尤為有力——那直接導入結束部份的光明的牧歌，據作曲者的意思，其中也應該包括淨化(catharsis)部份——就是那作為蘇聯人民的情感、思想和事業的基礎之樂觀元素的勝利。

然而作為第八交響曲基礎的真正的主题沒有得到正確表現。

人的悲劇，假使沒有人民的感情，就不成其為悲劇了。

這些感情可以用別種方法來表現，不過應該以全體性作為重要的特徵來做基礎。

假使我們看看俄羅斯歌劇的傳統，那末我們就不難看出，葛林卡(Глинка)在他的「伊凡·蘇薩寧」(“Иван-Сусанин”)中，鮑洛定(Бородин)在他的「伊哥爾公」(“Князь Игорь”)中，穆索爾格

斯基(Мусоргский)在他的音樂劇中，都是以極大的表現力來傳達出人民情感的這種全體性的。他們這種全體性第一是以顯示人民特質的題材的接近性和人民的音調來達到的。像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在他的『基吉士城故事』(Сказание о граде Китеже)中，爲了描寫韃靼人的侵略而利用民歌『韃靼俘虜』(“Про татарский полон”)，這不是偶然的，因爲這歌中以壓倒的說服力表現出俄羅斯人保衛自己國家抵抗外來侵略的感覺。

可惜叔斯達珂維赤漠視這種傳統，而實際上第八交響曲在主題上和『伊凡·蘇薩寧』，『基吉士城故事』和『伊哥爾公』等都很接近，所以利用這種傳統，在他是很合法的。

結果，人民的悲劇是沒有人民參加而進行的，它成了作者個人的悲劇。解決他的悲劇的牧歌樣式無力產生那種肯定生活的力；它傳達不出人民意識所特有的樂觀精神，傳達不出那在艱難困苦的時刻和在爲了爭取祖國自由獨立而淌流的血淚之中也不離開人民的勝利的信念。

不過，關於第八交響曲還應該說是有許多好的地方的。其中每一步都可以感覺到叔斯達珂維赤的源源不絕的創作的想像力以及他那神奇的善於塗着色彩的天才和驚人的管弦樂技術。第二個進行曲(第八交響曲中有兩個進行曲)可以作爲是結合發明力、膽略、新手法和優美形式的典範之作，而那牧歌却也是經濟地運用表現方法的典範之作。

適用於批評第八交響曲時所說的這些優點也是作曲者一切新作品所特有的，尤其是那些室內樂——去年夏天寫的鋼琴三重奏曲和第二弦樂四重奏曲。

當時，叔斯達珂維赤還接受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把穆索爾格斯基的原稿『波里斯·郭杜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配管弦樂。當然，着手這件工作之際，叔斯達珂維赤必需要徹底研究原作者的稿本、改編本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所配的管弦樂等等之中的『波里斯』——說得廣些，要浸沉在那最獨特的俄羅斯作曲家之一穆索爾格斯基的音樂世界中。作爲一個洗煉的藝術家，作爲一個巨匠，最後作爲一個忠於他所承受的工作的叔斯達珂維赤大概是這樣着手的。在叔斯達珂維赤的後來的創作之中，他的音樂的的見解和他的音調的組織，甚至於他對於音

樂藝術本質的觀念，難道會不因他接觸那與自己有血親關係的音樂而起變化嗎？難道他會繼續頑固地在老的複音樂家(Polyphonist)的擬古風形式中去找尋他的音調的「返老還童」嗎？

從前，這些形式是曾表現過一些東西的，因為它們充滿着情感的內容，現在它們却不過是形式而已了。在比較好的場合，它們也不過是一種「力的壓榨者」。

當然，叔斯達珂維赤的傑出的天賦使他也能在這些老朽的形式中滲入一點自己的東西，但是無論如何不能說那些追隨他的人就是小叔斯達珂維赤。他們沒有大叔斯達珂維赤的那種強大的力量，沒有他那種豐富的內容、想像力和技巧——總之一句話，大叔斯達珂維赤不同於小叔斯達珂維赤們的特點都沒有，而且他們認為他們是在幹很重要的事業，因為他們在趨時髦的風尚。

有些批評家在這種地方會向各自寵愛的人歌唱各自的讚美詩，他們漠視這一點：在培養藝術家時，公正嚴格的批評有時比了無論那種拍馬式的讚美詩要有用。

然而，自某一個時期起，叔斯達阿維赤的美學見解中，另外有一種成分變得比較從前更清楚地感覺到了。那種執拗地號召研究人民音樂的呼聲多起來了。

不久，大家都開始堅決地談論到這一點，那些從前論調不同的批評家也都如此。

但是無論那些保衛人民性的藝術的話說得怎麼熱烈和雄辯，都很容易立刻變成磨光的硬幣，假使後面沒有以關心國民藝術命運的偉大而崇高的感覺來推行的事實。

當然，叔斯達珂維赤說，接觸人民詩歌對於作曲家是有好處的，這些話我特別注意。叔斯達珂維赤的偉大的才能，他那歸皈音樂藝術的忠誠，他所站着發言的那個重要的講壇，——這一切都使人相信，叔斯達珂維赤的藝術見解因他深入思考這一個問題而起了變化了。的確，「光有信仰而沒有事實，是死的信仰，」而叔斯達珂維赤的創作實踐還沒有來得及把他的信仰化成爲事實。

……但是瞧，我們面前有叔斯達珂維赤的兩部新作——他的弦樂四

重奏曲和鋼琴三重奏曲，這兩部作品裏面都有着他的信仰的事實。

讀者！和我一同到伊凡諾伏（ИВАНОВО）城外的一個村子裏去吧。那是在一天傍晚的時候，太陽落到烟霧似的烏雲背後去，遠遠裏藍藍地露出一個樹林，這時叔斯達珂維赤在半間乾淨、簡樸而可愛的俄羅斯農屋裏給我們演奏了他的四重奏曲。我們是葛里埃（Р. М. Глиэр），哈恰都梁（А. И. Хачатурян）和我。這一次作者是初度演奏他的四重奏曲，這事我將來有好多時候要記得它。在這一個曲子中，清晰地透出了叔斯達珂維赤新的音樂觀點的萌芽。

在第一段以牧歌形式開始的序曲中，在第二段宣敘調（recitative）與羅曼斯曲（romance）中，在第三段以那從葛林卡通過恰伊柯夫斯基（尤其是第三組曲〔suite〕中的華爾滋曲〔valse〕）而來的俄羅斯華爾滋曲傳統寫成的迷人的華爾滋曲中，最後，在那音調上純粹是俄羅斯的主題和那給有一個聰明而細緻的音樂家薩當地稱為『狂烈的』變體中，都可以感覺到上面所說的那種萌芽。

叔斯達珂維赤是否因『背叛』自己從前的神而淪了呢？一點也沒有！贏了沒有呢？是的，贏了！他的音樂因那些對於他是很新的音調而豐富起來，有了很廣的旋律，寬暢的氣息和形象性。叔斯達珂維赤的新的四重奏曲中的華爾滋曲可以令人想到俄羅斯舞劇（ballet）的命運，所以我准許我自己在這一方面稍作逗留。從前，現在仍舊如此，我總認為在叔斯達珂維赤的多方面的才能中，舞蹈的成分佔着很重要的地位。避免特約叔斯達珂維赤作舞劇曲，是否會喪失舞劇藝術呢？當然，各劇場已成了『驚弓之鳥』，『鐵桿』（“Болт”）和『黃金時代』（“Золотоевек”）之失敗大概是會嚇退各劇場特約作曲家寫作舞劇曲的。然而叔斯達珂維赤舞劇曲失敗的原因決不是在他的音樂，而是在舞劇劇詞之懷疑性，如果少說些的話。假使劇場想指望自動的產品，那是什麼也等不着的。大家知道，至今還在劇場中上演的俄羅斯的古典舞劇曲（即恰伊柯夫斯基所有三部舞劇曲的全部和葛拉祖諾夫〔Глазунов〕的『拉伊蒙達』〔Раймонда〕）都是劇場向作曲家特約創作出來的。

現在我仍舊回轉來說叔斯達珂維赤的新作。我現在還要檢討一部作品——鋼琴三重奏曲。這一部作品，作曲者是在不久以前死了一個接近

的友人的印象之下寫的。這裏，叔斯達珂維赤繼續着俄羅斯音樂中以這種樣式的作品紀念離世者的呈獻的傳統，這種傳統是由恰伊珂夫斯基開始的（例如：在恰伊珂夫斯基以自己的三重奏曲獻給那對於莫斯科音樂教育做過許多工作的尼古拉·羅賓斯坦因〔Николай Рубинштейн〕之後，拉赫馬尼諾夫〔Рахманинов〕以自己的輓歌三重奏曲獻給恰伊珂夫斯基）。

第一段開始的主題，已經有着哭泣的印象，活動於高音域中的銀笛（flageolet）和中音提琴（violoncello）對於這一種印象起着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是悲劇性的元素在這三重奏曲的第三第四兩段中特別有力。第三段緩慢部份是以佳空舞曲（ciaccona）寫的，這一部份可以稱為「墓誌」。有八個協和音在鋼琴上重複出現六次，在這種連續性上產生出小提琴和中音提琴的哀傷的對話，後來這對話在第四段中轉成非常緊張有力的陰世之舞。結束時，曲子回復到開始時的佳空舞曲的協和音，而且加強長音階，發出抑制平和的氣氛。

這三重奏曲的結尾所含有的主題帶着表現得非常明顯的東方音調。叔斯達珂維赤在創作實踐中接觸東方音調，這似乎是第一次。

結尾的主題和那具有彈性的節奏結合着尖銳的和聲，與第一段中悲傷的俄羅斯主題及緩慢部份的音樂成爲鮮明的對比。

在這一方面，叔斯達珂維赤繼續着——當然是有着他自己的特點的——俄羅斯古典作家常常在自己作品中採用東方音樂的傳統。

在本文中，我在各方面用了好幾次「傳統」這一個字。最近這一個字，在有幾位批評家看來，成了落伍和不良的同義語。但是我所想到的是好的傳統及其得當的利用。

我不能不說，俄羅斯音樂傳統我認爲是俄羅斯文化中的燦爛的傳統。所以我不能否定叔斯達珂維赤在他的近作三重奏曲和四重奏曲中對於這種傳統之得當的利用。假使有人腦子裏想到利用俄羅斯傳統會妨礙叔斯達珂維赤的個性，那我可以用下面兩種無容置喙的論據來叫他放心。在叔斯達珂維赤追隨俄羅斯傳統的有限幾部作品（像那四重奏曲）中，顧及傳統對於他是有好處的——這是一。第二，才力愈高強，——而叔斯達珂維赤的才力，我認爲是我們現代才力最高的作家之一，——他之

取用別人的東西愈無危險。在強大的個性的行動之下，一切借用來的東西都會成爲自己的。

我很早就已經稱叔斯達珂維赤爲管弦樂的奇才，因爲他在管弦樂的色彩方面有着源源不盡的發掘能力。甚至於在室內樂中，他的技藝也站在這種很高的水準上以絢麗的音樂調色板使人驚倒。不過也應該指出有害於作品的那種缺點。四重奏曲中以宣敘調和羅曼斯曲爲名的第二段裏，似乎微有累贅之嫌。手法很好（在拖長的協和音上的小提琴獨奏），但是重複的次數太多，因此即使不變成人工雕琢的叔斯達珂維赤和『不稱稱的東西』，——也將變得有點做作。有時候變成吝嗇的極度節約，在三重奏曲起初兩段中利用鋼琴音色的時候，是很引人注意的。弦樂器的音色比鋼琴的音色鮮豔，因爲依據音響學的原理，弦樂器富於比較高的襯音（oberton）。與弦樂器及其不斷的音相反，鋼琴的音是斷的，這關係也非小。所以音色的平衡是能以比較完全地運用鋼琴來達到的。這種解說也適用於叔斯達珂維赤那部寫得比較早的四重奏曲。

三重奏曲的第一段中，我在小提琴與中音提琴的兩重聲音中辨別了好久：起初我怪我自己的理解力不夠，後來却把罪過移在作者身上。不過這倒僅是一部份而已。要緊的是另外一件事。甚至於祇要略讀那四重奏曲和三重奏曲的譜表，也就儘够探索出叔斯達珂維赤近作中的進步的新傾向——作曲家努力接近那產生和培育他的國家的歌曲文化的傾向。

『歌者的天才是可羨的。』但是當他不離開人民而在自己人民的藝術中鋪設新的道路時，他的命運就百倍可羨了。

（高 明譯）

顯 斯  
(М. Гус)

## 『密斯脫配金斯到布爾雪維克 國家的使命』

“Миссия мистера Перкинса в страну большевиков”

——莫斯科諷刺劇院的初演——

『芝加哥(Chicago)來的配金斯！』

『波爾達華(Полтава)來的朱馬慶柯(Чумаченко)！』

美國富翁配金斯和蘇維埃農民朱馬慶柯就是這樣互相自我介紹的。一九四三年一個十月之夜，在那震撼全世界的『莫斯科城下的奇蹟』完成了兩年之後，他們在近莫斯科的一個集體農場裏遇見了。

而且也就在那個時候，當紅軍完成着新的奇蹟——渡過德聶泊爾河(Днепр)的時候。芝加哥來的配金斯(波爾〔П. Поль〕飾)到莫斯科來，目的爲了打聽：『中等的蘇維埃人』對戰後世界的組織怎樣想法。朱馬慶柯(漢金〔В. Хенкин〕飾)是一個真真的中等蘇維埃人，但是他完全不像密斯脫配金斯想像的那個『中等人。』他，像每一個積極的蘇維埃公民一樣，是一個國家的活動人員，本國的建設者。這，就是配金斯也不懷疑的！也就是因此，那芝加哥富翁配金斯和波爾達華集體農民朱馬慶柯的夜談才這樣的針鋒相對，這樣的富有內容。

美國富翁和集體農民的這一夜談場面是克拉斯仰斯基(Э. Краснянский)在莫斯科諷刺劇院排演的有趣而政治地銳利的演出的最佳插



話。柯爾納楚克（А. Корнейчук）的劇本給該院富有才能的全體演員提供了優美的材料。

朱馬慶柯生動地聰明地向配金斯釋明：蘇維埃人民同大不列顛和美利堅合衆國的人民的友誼——它應當而且將要是戰後新世界的基石——祇有在完全相互瞭解和相互尊敬的基本上才能存在。在一九四三年的這一十日之夜，芝加哥來的配金斯和波爾達華來的朱馬慶柯在莫斯科附近一個集體農場的主席家裏，也像蘇維埃人民懷着完全的真誠和坦白，同他們的偉大盟國討論最尖銳的國際問題那樣『憑靈魂』交談着。

在合衆國裏住着的不僅有配金斯們。那邊還有赫姆普（Хемп）們，其中的一個就活躍在柯爾納楚克的劇本上（藝人普洛特尼柯夫〔А. Плотников〕扮演）。這是候司特（Херст）的影子，像配金斯本人毒辣地稱呼他一樣。作爲一個反動的，受僱的，以反蘇的誹謗過活的新聞記者，赫姆普屬於那些可恥地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但還沒有安靜下來的『預言家』一列，他們在一九四一年七月曾寫道：『祇有連聖經都不知道的奇蹟才能挽救蘇維埃國家。』這些法西斯『預言家』甚至在今天也在歌唱他們的反蘇歌曲的。

配金斯要知道蘇維埃人民的『弱點』在那裏。他丟棄了偏見和先入的成見，真誠地，熱心地找尋着。而赫姆普則什個都預先『知道』！在到了蘇聯不久他就預先告訴配金斯，說馬上就有一個『蘇聯國營旅行社』的嚮導員到這號房間裏來見他們，提議去看『安娜·卡列妮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以後是排雷『天鵝湖』（“Лебединое озеро”），再以後是參觀地下鐵道。真的，嚮導員（藝人別麗亞葉娃〔Т. Белыева〕飾）出現了，她所提議的事情正就是赫姆普所預告的。配金斯充滿對赫姆普和對他的『預告』的信任。但是赫姆普的小小成功——這，他應當感謝旅行社服務的老套——換上了很大的失敗。赫姆普自己替這一失敗準備好基礎。依照他的勸告，配金斯要求把他帶到遠離莫斯科的一個集體農場去。這裏他碰到了朱馬慶柯，知道了那斷然駁倒赫姆普所有的惡毒虛構的真情。普洛特尼柯夫完成了一幅幾乎是怪誕的赫姆普的圖畫。美國的新聞記者在他的演出中具有對反蘇誹謗的歇斯底里亞的熱情。赫姆普很知道他在說謊，也很明白他的謊言的無稽性和無力說服性。這就是他

所以這樣狠毒和神經質的緣故。但是和他所有的努力相違，配金斯却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如果蘇維埃人民有弱點，那麼它就在於他們還沒有澈底明白他們的力量是如何的龐大和他們能夠做些什麼！

在得到這一結論之前，劇本的主人翁們曾在集體農場裏面晤過朱馬慶柯，以後則在前綫面晤過近衛隊中士柯洛托夫（Колотов）（劉別士諾夫〔И. Любезнов〕飾）和維爾尼戈拉（Вернигора）（列普柯〔В. Лепко〕飾）。像朱馬慶柯一樣，這兩個中士也不是配金斯所習見的『街頭上的中等人』，而是典型的蘇維埃公民，那就是說，是本國的真正的國家活動人員。劉別士諾夫和列普柯確切地，自然地傳出作者的台詞。

當着配金斯的眼發生了插話之一——強渡德聶泊爾。他確信蘇維埃國家的威力，也確信蘇維埃人民要維持同美國的緊密業務關係和友誼關係的眞誠願望。如果配金斯以爲蘇維埃人民不知道自己的眞正力量，那末這完全是不可靠的判斷顯然是由於蘇維埃人的謙遜性和節制性的原故。這些特性在諷刺劇院的舞台上由所有演蘇維埃人的演員優秀地傳達了出來。

在演出這個劇本的優秀演員集體中，演配金斯的女書記密斯唐的青年女藝人彼得洛夫斯卡雅（К. Петровская）也產生出令人愜意的印像。她善於傳出那些——有時是微細的——『西方派頭』的人的不大顯著的性格，它們使她異於年青的蘇維埃姑娘畢特蓮柯（Петренко）。

『密斯脫配金斯到布爾雪維克國家的使命』——是尖銳的聰明的人物上的政治小品。

諷刺劇院準確地瞭解到劇本的這一風格上的特點。它裏面主要的是顯明的，生動的對話，這對話說起來容易而不受拘束，以它的迫切性和銳利性吸引着觀衆。

（卓 飛譯）

卡拉嘉諾夫  
(А. Караганов)

## 關於俄羅斯戲劇的一本書 (КНИГА О РУССКОМ ТЕАТРЕ)

美國出了一本達那教授所著的「戰時俄羅斯戲劇」<sup>⊖</sup>。這本書的出版是表示外國人對於蘇聯文化的關切的增加的許多事實之一。達那這本書是戰事以來蘇聯劇院最重要演出和劇作的概況。

達那教授在書中各章內常常從戲劇和劇作的專門問題轉移到蘇聯人民抵抗德國法西斯蒂侵略者的衛國戰爭所提起的一般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英美學者及評論家論蘇聯文化的著作的基本特質；大多是如此的；他們要急切地通過蘇聯文化來了解紅軍底全世界性和歷史性的勝利的原因和意義。

「要了解俄羅斯底堅忍不拔的祕密，」達那寫道，「需要認識文化，尤其是戲劇，成爲人民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實。」

分析蘇維埃聯邦內劇作和舞台藝術的進展的時候，達那得到一個正確的結論：蘇聯戲劇有着戰鬥意識和戲劇與人民生活有着深切的關聯的正確的結論。

「戲劇在蘇維埃聯邦是一種較餐後消遣更重要的東西，它比「自然底鏡子」更重要。蘇聯的戲劇是一種武器，是喚起人民動員智力的一種偉大的力量。」

---

⊖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Dana "Drama in wartime Russia".  
New York: National Council of American-Soviet Friendship.

達那指出，這些特質幫助蘇聯的戲劇在衛國戰爭中扮演一個特出的角色。再往下，達那描寫前綫戲劇工作團底經歷。他引用大仲馬底格言道：「舞台和熱情便是戲劇必需的一切」。卡車上的平台變成了舞台，渴望解放祖國土地的熱切的希望便是演員們底熱情。在前綫不平常的條件下——在森林中的空地上，在掩蔽所內，「前綫的演員們在砲隊的伴奏下演出，」達那指出，他們努力要保持演出的高度的藝術的水準，不因環境而打一點折扣。

達那教授將書中重要的部分獻給蘇聯劇院的題材和上演劇目的內容。他將全部蘇聯的劇作分作三類：關於俄羅斯底戰爭和歷史的傳統的劇本，關於蘇聯人民保衛祖國之戰爭的劇本和關於歐洲被佔領各國人民反抗希特勒主義的解放之戰的劇本。

在歷史劇中，「俄羅斯人把自己祖國的過去弄成活的，」達那說。這些劇本薰陶俄羅斯人去打退目前的侵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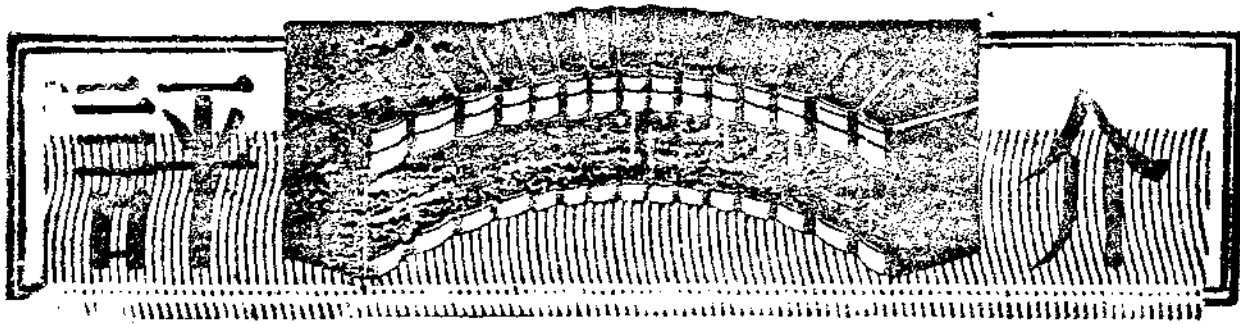
達那將關於革命和內戰時期的英雄的劇本也歸於這一類。「俄羅斯人將他們和過去的軍事首領聯合在一塊，同時也將階級的忠誠和對祖國的國民的忠誠組合起來。這種雙重的忠誠是蘇聯人民底不可思議的團結和道義的祕密之一」。

講到蘇聯各劇院致力於古典劇作的工作時，達那特別着重莎士比亞在蘇維埃聯邦的風行。他寫道：「俄羅斯兵士們感覺莎士比亞懷着他那暴風雨般的情慾，偉大的情感和強烈的衝突，在和他們一同戰鬥。一位三百歲的戰士<sup>⊖</sup>在戰鬥中站在他們這一方面參加反抗文化的敵人。」

（憶 梅譯）

---

⊖ 莎士比亞生於一五六四年，至今三百餘年了，故云。



史維特洛夫  
(Н. Светлов)

## 紀念一位偉大的作家 (ПАМЯТИ ВЕЛИКОГО ПИСАТЕЛЯ)

本年二月廿四日，莫斯科電報向全世界報告現代俄羅斯最大和最老的作家之一——阿列克賽·尼古拉維契·托爾斯泰(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的噩耗。

像「彼得大帝」(Петр I)及「苦難的歷程」(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等那樣有力的巨構都出自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手筆。這些作品在蘇聯文學上將成爲這位作家底彌足珍貴的藝術遺產。

「彼得大帝」是一部偉大的歷史巨作，在它底背景上描繪出一位真正的愛國英雄，俄羅斯國家的手創者——沙皇兼勞動者的彼得大帝。這小說的第一卷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第二卷在一九三四年；第三卷是臨死前不久纔完成的。

在「苦難的歷程」三部曲(「姊妹」(Сестры)，「一九一八年」(Во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和「陰鬱之晨」(Хмурое утро))中描寫的悲劇及個人悲劇之路程，俄羅斯某一部份的知識份子便是沿這

個路程達到認識那在革命之火中重生的自己的祖國的。

A. H. 托爾斯泰以一八八三年誕生在一個名門貴族之家。從十六歲開始文學的工作。一九〇七年第一冊詩集出版，三年後寫成了第一個中篇小說，這小說後來收入「老菩提樹下」(Под старыми липами)一書中，裏面描寫在衰亡中的貴族階級的生活。以後的小說「跛老爺」(Хромой барин)和「怪物」(Чудак)在題材方面是頗接近的。

一九一九年他前往法國，從那裏又赴柏林。到一九二三年為止的國外的飄泊生活會反映在「苦難的歷程」三部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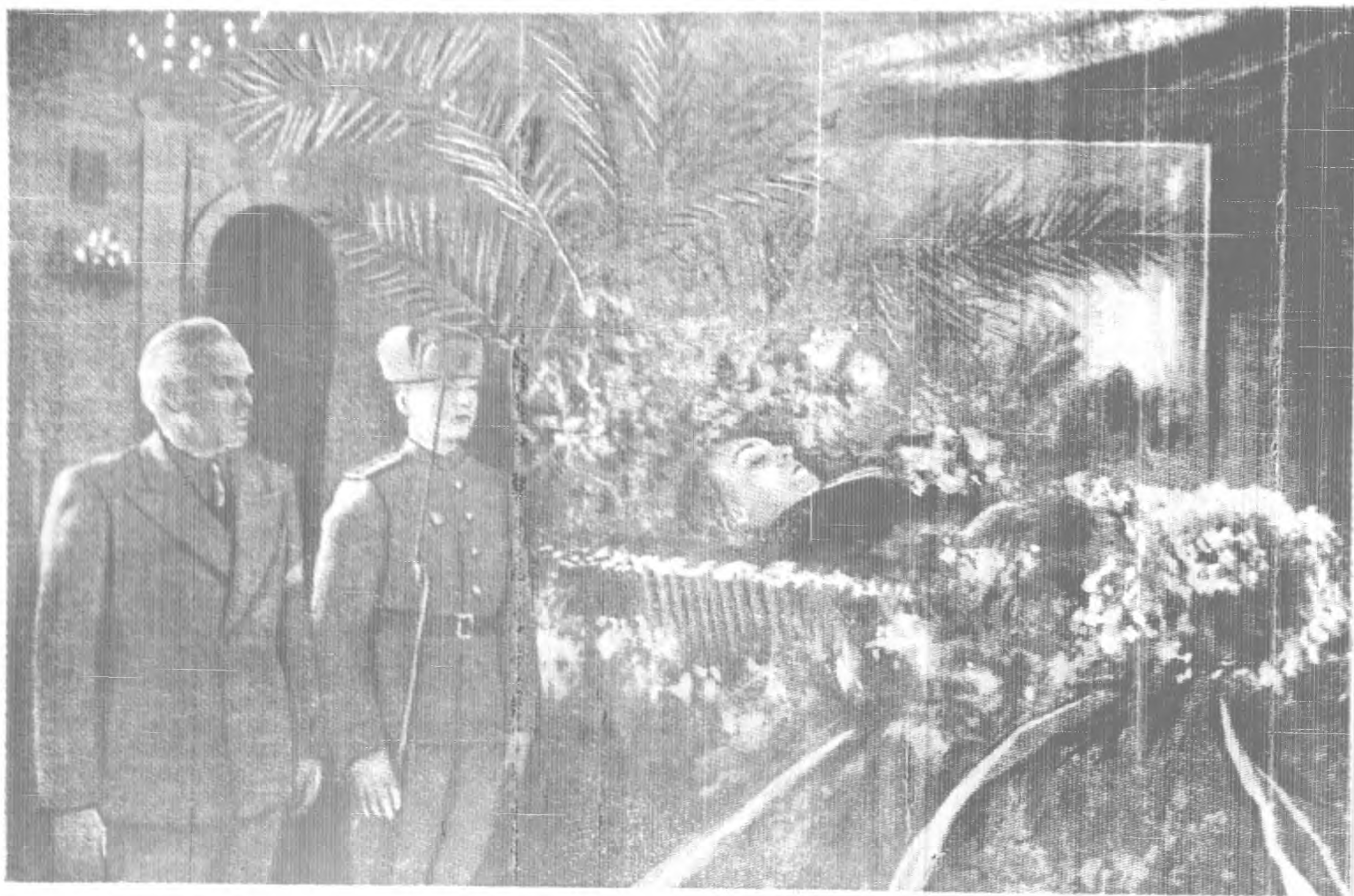
他住在列寧格勒時，寫了「伊比古斯」(Ибикус)，「床底下尋出的手稿」(Рукопись, найденная под кроватью)以及其他關於俄羅斯流浪者的小說。

他同時也開始寫作描寫蘇維埃現實生活的短篇小說「蔚藍的城市」(Голубые города)及「蝮蛇」(Гадюка)。

一九三七年，他的長篇小說「糧食」(Хлеб)問世，其中展露出革命民衆保衛察里村(現在史大林格勒)的英勇戰鬥的一幅鮮明圖畫，他描繪革命戰鬥的領導者列寧與史大林底栩栩如生的肖像。

在衛國戰爭時期中，出現在蘇聯報紙上的托爾斯泰底如火如荼的論文也引得全世界矚目。

(榆 青譯)



托爾斯泰靈前。儀人爲蘇聯作家協會主席馮霍諾夫  
У гроба А. Н. Толстого. В почетном карауле —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авления

席 林 斯 基  
( Корнелий Зелинский )

##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

(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

任何一種真正的藝術，也像生活本身一樣，同時是發見也是問題。俄羅斯生活的最有意義的時代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藝術表現。托爾斯泰的創作道略，像別人的一樣，反映了自己一期的尖銳的社會鬥爭。這一道路是複雜的，多綫的。我們不預備在這篇文章裏給自己提出檢閱全部這條創作道路，把它分爲幾個時期和描寫其中每一個時期的任務。這也許是一個單行本的事情。我們替自己提出一個比較狹小的任務：確定或者就是探觸一下托爾斯泰創作的『核心』，他那些構成他的作家個性的主要特點。

托爾斯泰的作品對不同的讀者代的生動性和魅人性用什麼來解釋呢？他創作的主要觀念在那裏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可以這樣回答：生動性和持久性乃是每一種真實藝術的幸福特權，由內容的全人類性深度所解釋的特權。

托爾斯泰是一個真實的藝術家，照他的本性說來，他是那些被才華所徵集的人——他們祇要一瞰生活的縫隙，生活的整個全景就會帶着所有的彩色展了開來——中間的一個。但是在這種一般形式上的回答還沒有提供可能去感覺托爾斯泰的藝術個性。何況表現生動性的不僅是他的作品，而且還有他的才華，這才華發現了從描寫革命前俄羅斯『特性』轉到俄羅斯歷史的英勇時期和從這些時期轉到對蘇維埃時代的人與事的描寫中的驚人翻性。



托爾斯泰才華的這一特性——統括生活現象的廣度——在較高階段上應當是那些要求，是俄羅斯生活在最近半世紀，在空前社會進展，陡急革命摧毀整個俄羅斯生活習慣的時代向我們的文學提出的要求。這裏最決定性的界綫乃是在新的河床上使俄羅斯文學的一切發展轉向的一九一七年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在這一界綫上，像我們文學發展的承續性和有機性格的活化身一樣升起了高爾基（М. Горький）。他用自己的作品和藝術方法，像用一個結一樣，聯起了我們文學的過去和未來。可以毋庸置疑，隨着社會主義以後的漸進運動，高爾基不僅在俄羅斯文學，而且在世界文學發展上的經驗與範例的原則上的，創始的意義是愈來愈廣而深地得到闡明了。

那迎接了十月的一代作家，已經具有着在革命前條件下形成的相當創作經驗和藝術方法，必然地，——各按各的，——詳細考慮了和決定了革命前被高爾基在文學中所考慮過和決定了的東西。

托爾斯泰——這是兩個時代的作家，在他個人的創作中完成了從批判的寫實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肯定的寫實主義的轉變。從那些在描寫伏爾加左岸的『怪人』，流浪人和苦悶姑娘中找到的，精研出的創作方法轉到蘇維埃現代——從內戰到衛國戰爭——的描寫在托爾斯泰那裏並沒有像別人那樣伴來了創作的危機，文體的『褪色』等等。不是存在着意識『建築』和創作演進體裁的各種形態嗎。通常，生活的變動是在作家對他過去的熱情否定中發生，會伴來他過去的偶像與神像的懺悔和火葬。那時在我們面前升起的就彷彿是『另一個人』了。文學史上充滿了這一類的例子。在作家那裏常常遇見對某一次形成的確信或是已發見的方法的頑強忠心。在這一難屈性及不變性中常常生根着悲劇的源泉。最自然的發展——就是那種東西，其中新發見的確信找到了內心的支柱，那就是說當『未來』的胚胎在『過去』中成熟的時候。

蘇維埃年代的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和革命前時期的托爾斯泰並不是處在創作的衝突或是急烈的破裂中。他的意識上的和藝術上的發展在我們的時代中是深深地有機的。可以有全權說，蘇維埃時代豐富了並加深了托爾斯泰的才華。

不是偶然的，托爾斯泰的最有意義的作品（『彼得大帝』（『Царь

『Первый』），『苦難的歷程』（“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都不僅用自己寫作的日期，而且也用自己的問題總體，自己的精神，自己主角的性格證明了它們對我們時代的從屬。

我再說一遍，托爾斯泰——乃是一個在較高程度上有機的藝術家。但是怎樣來瞭解這一有機的路綫呢？

謎解首先自然要在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才華性質中去找。它的基礎——就是健康，對生活的忠實。它主要的性質——是浮彫性。他善於懷着驚人的靈敏性和感受性去捕捉和表現情感的最細微的呼吸和最深切的意思。他善於把描寫的變成幾乎是在視覺上可觸知的。性格——變成綫條分明的，栩栩欲生的。不可捉摸的——變成見得到的。這一描寫上的塑像術的力量和柔韌性你有時不僅可以在濃密的『李平』（Репин）<sup>⊖</sup>的畫中，而且也可以在托爾斯泰瞭解和描寫『不可捉摸的』，瞭解和描寫情感和形勢的變換，襲來的情緒的『浪潮』的本領中理會到。

具有着把讀者沉浸到最多樣的體驗和情狀中的藝術，托爾斯泰同時也從不過於阻攔在這些個別的體驗上。作為一個瞭解人的心理學家，托爾斯泰對『心理主義』像對那在人們的描寫中的方法一樣陌生。作為那充滿血的衝突的人類史上最戲劇性時代之之一的同時代人，參加者和年史編纂者，托爾斯泰對這歷史的絕望的悲劇感染是陌生的。他的才華『燃燒着』內心的健康，生活平衡的不可戰勝的力量。可以同他的不可戰勝的生活愛爭吵的是他的真實的人類愛。他總是準備看見人們中間最優秀的東西（高爾基的特性）和生活中最好的一面。托爾斯泰無論畫那一種悲劇的圖畫，在字裏行裏他總不自覺地把他的充滿對生活的信仰的情緒灌到你們心中。托爾斯泰散文的副義全是光明的，樂觀的。高爾基不是白稱托爾斯泰的才華為『快樂的』。

托爾斯泰的才華的這些性質也反映在他的詩學中，文學的氣派中。特別是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它們的主題發展得迅速而輕快。托爾斯泰沒有任何使人心碎的氣氛或是『恐怖的塗染』（像他的同時代者安德列亦夫〔Л. Андреев〕所有的一樣）或是『絕望的詩歌』，這種絕望，彷彿森林焦臭的苦味一樣，是滿注在蒲寧（Бунин）的景色和主題中。托

⊖ 李平——俄國大畫家。

爾斯泰有的是另一種：對玩笑，怪誕，對遊戲的嚮往。有時這產生了甚至是完全輕鬆的，在樣式上滑出了『大文學』的小東西。但是托爾斯泰的作家氣質在它的主要表現上是把我們領向整個俄羅斯文學發展的某些首要問題上的。

在今日俄羅斯文學發展上建立兩個時代活的承續性的托爾斯泰的文學發展，這是那一文學派別——其主角和領路的始端乃是人民的真理，——的凱旋，這是寫實主義的凱旋。

那麼是什麼東西確定托爾斯泰的寫實主義的性質呢？它的特點在那裏呢？

作為象徵主義者，頹廢主義者，未來主義者的一個同時代人，托爾斯泰是以批判寫實主義者開始的。在他所畫的圖畫中，在描寫那一時期的短篇中有很多悲傷的，愚蠢的和甚至是從自然中取來的令人嫌惡的東西。但是也有另一種東西。這是社會危機和暴風雨的革命成熟的一個時代。這一感覺滲進了那一時期的文學並且附着了各色各樣的形式。

危機四藏的過渡時代也在托爾斯泰身上烙下了自己的印跡。它提示他很多那詩『曾是空中樓閣』的題材，情況和主角性格。我們認得出他們。瞧他們，這些爛醉如泥或是迷失路途的，來到最終的絕境上的『多餘的人』（『跛老爺』（“Хромой барин”）——阿列克賽·彼得洛維奇·克拉斯諾波爾斯基〔Алексей Петрович Краснопольский〕公爵）。瞧他們曾經以『高傲的流浪者』起家的人用赤貧了的地主，浮浪人，賭徒的面貌在托爾斯泰小說的書頁上出現。瞧他們，這班『戴着夾鼻眼鏡的人』，百無一用的，悲哀的『可憐蟲』。瞧他們——往下——這班『世界的絕望』的人，宇宙的公民，生活的賭徒，『黑色星期五』的人，在一切金錢關係上和所有的角落裏叫着世界的空洞的人。這——是那些年頭的全部『英雄』，這是那一時代的主題，這時代當時在那在似乎是可見的多血症和文化紀念碑的永恆性面前存在的脆弱和不牢之感鉗挾着靈魂。

可以不費力地確定托爾斯泰同題材，同那一時代的作家的歷史文學的接觸點。

但是托爾斯泰也有某一種東西，他使他遠離許多他的同時代人，它

使他遠離頹廢主義和悲觀主義的『甜蜜的毒藥』而使他最近於高爾基。這個『某種東西』就是那——違背時代的一切腐朽呼吸和湧來的慘禍的感覺——受人民不死和他們真理的感覺培養的他的藝術素質的健康。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有自己的一種『大衆性的才華』，一種活的能力，能夠『保持原來面貌地』把自己的創作力量用去暴露和主要是確定那一人民在過去或是現在用來生活的東西，——他們的理想，歷史，語言。瞧，這一有機地被吸收的大衆性，這一幸福的『大衆性的才華』乃是托爾斯泰藝術『素質』的健康基礎。

在整個我們的十九世紀中，在批判寫實主義文學『內部』，我們聽得到確認生活的音符，那一後面聳立着對生活的希望，對自己親愛人民的信仰的最終的『是』。這一俄羅斯寫實主義的源流，這一爲了生活的對生活的禮讚是從普希金（Пушкин）開始的，它在千百支溪流中時而透入戈果里（Гоголь）的作品中，時而透入杜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列夫·托爾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和末了，高爾基的生活愛中。但是僅在蘇維埃時代，這一確認生活的佳曲才帶着這樣的無所不包的力量開始在我們的文學上震響起來，這時，人民已經敲毀了他們史前的枷鎖。『好！』馬雅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提高嗓子說。

托爾斯泰的寫實主義，如果除去時間的一切層次，——乃是普希金傳統的寫實主義，（雖然在托爾斯泰的早期作品中還聽得到戈果里的怪誕和純戈果里的對自然的感覺）。

到處，在托爾斯泰身上都可以聽見對俄羅斯民族性的信仰，對他們的精神威力的信仰，既然有信仰，那一定就有希望，對俄羅斯人的偉大希望。

甚至在人的沒落中，托爾斯泰也準備發見一粒星火，它，如果給它以空氣並且把它像蠟燭般直放起來，是一定會燃燒而從內部照亮人類的。

有一點很有趣，就是在托爾斯泰的早期作品中，正面的民族本原的具現者大多數乃是女人。有力的和畫一樣的，她們是那些『把蹤馳中的馬擋住而走進火燒的農舍』（聶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的人們中間的人。托爾斯泰有升向普希金的詩的手本的婦女形象。它們裏面有一種『違

吉揚寧』<sup>②</sup>的，純潔的和智慧的東西。它們裏面有忍耐和那一愛人類的心——它什麼都經受得起，總是戰勝——的一切都能征服的力量。它們都是不同的，但是在自己的不同中却是光明的，驚人地可愛的。它們的真實——就在愛情中，在俄羅斯心的偉大中。誰不會用心表白，誰就很難受。

把批判同那對人的意味深長的興趣和同情聯在一起的寫實主義，受普希金的生活愛養育的寫實主義，——這就是托爾斯泰創作的最初基礎，它在以後的革命年代幫助他有機地進入蘇維埃文學。

托爾斯泰作為一個十月革命年代的藝術家的演進本質在那裏呢？在它的在歷史方面的寫實主義的運動中。在托爾斯泰用歷史的內容，歷史的理解來填充他的美學，他的觀念世界和他的對於美和真實的想像中。托爾斯泰寫實主義的這一發展和改造完全是由托爾斯泰和人民同走，他敢於深入地接受大眾性新內容兩點決定的。蘇維埃時代大眾性裏新的東西就在於它滲透着歷史自覺性和由此而生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組織性的始源。全體人民都對工人階級，對它的先鋒隊——布爾雪維克黨『立正』。在這條路上發生了托爾斯泰對某幾個他創作的重要方面的藝術思考。

如果，比方，從前在寫描歷史生活中，托爾斯泰主題的發展是由家庭的，戀愛的，或者甚至是冒險的情節所決定，那麼在十月的年代，這樣的推動劑却是歷史的性格，歷史的事件了。阿列克賽·托爾斯泰成為歷史浪漫主義者，——不僅在他作品的歷史構思的徵候上，而且也在他那闡明真實在它的歷史發展上的藝術方法的性質上。

這樣，『苦難的歷程』——這是描寫新的蘇維埃國家的誕生和人民顛覆舊的沙皇官僚主義國家機器的史詩小說，紀事小說。這是描寫在人民心中誕生新的國家意識，新的國家紀律的小說，描寫同小布爾喬亞，無政府主義因素鬥爭，描寫人民如何的確認自己新的蘇維埃國家形式，在反對內戰戰綫上的白衛隊和反對後方新國家建設的怠工者，破壞者，分裂者的鬥爭中捍衛自己的蘇維埃祖國的小說。

彼得（在『彼得大帝』中）是作為一個在反對大貴族地方主義鬥爭  
② 『達吉揚寧』的（Татьянин）——舊俄文化節的（舊俄歷一月十二日）。

中確定了新的進步國家形式的建設者，作爲一個鞏固的，前進的「地主和商人」的國家的創立者被提出的。

不消說，任何一種國家和自在的（照德國黑格爾的說法）國家始源的詩化對托爾斯泰是陌生的。但是作爲一個藝術家的托爾斯泰極具有對描寫國家建設——在那種場合下，當國家有進步的性質，服務民族的利益時——的詩的興趣。在完全的程度說，這樣的國家過去是，現在也僅僅是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在俄羅斯的批判寫實主義的文學裏，有關國家的題材出現在把國家當作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的有組織力量而與之鬥爭的世界上。但是同時却無論如何也不能在自在的無政府主義始源的詩化中譴責我們的俄羅斯文學。應該是相反。

十九世紀，批判寫實主義昌盛的世紀，把對沙皇主義和它國家的抗議與反對的精神注進藝術的文學。其間，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和哲學中，俄羅斯國家的觀念，在它歷史的發展上常常和人民中間愛國主義感覺的發展混和起來。回憶一下普希金的『波爾達華』（“Полтава”）或是倍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對彼得大帝和伊凡雷帝的估價已很足夠，以後再回憶一下赤爾納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格爾岑（Герцен），陀勃洛柳博夫（Добролюбов）對這些題材的論文就夠了。

正是我們人民生活的更新和發展組成了藝術觀念和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在最近十五年中所創作的巨大畫幅——長篇『彼得大帝』和兩只描寫伊凡雷帝的劇本——的主題基礎。對祖國的服務構成了像彼得一世和伊凡四世的性格那樣巨大的性格的詩的基礎。如果在浪漫主義者的作品裏，彼得一世和伊凡四世僅被看作那些由於自己熱情的非常性而在自己身上帶着自己悲劇的戲劇性格，那麼托爾斯泰就是把這些性格當作史詩的性格來加以闡明的。伊凡四世和彼得一世所進行的鬥爭的戲劇性是在歷史的矛盾和搏戰中產生的。在戰場上——是人們的靈魂。正是在人的意義上在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巨匠文筆下展開了俄羅斯國家的天才。而這却賦與他所創造的彼得大帝和伊凡雷帝的性格以不能反擊的正實性。

這裏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托爾斯泰那裏，人民生活的另一面，人民對祖國的愛的另一表現——人民同自己的俄羅斯國家內部的壓迫者

的鬥爭，社會的，階級的鬥爭和一般地說來是歷史過程中的階級內容，有沒有得到足夠的表現呢？

如果戲劇小說『伊凡雷帝』也許沒有脫出沙皇和人民的關係的某種理想化，那麼在『彼得』裏，投入我們眼簾的，我們就有俄羅斯在它歐化的路上自上組織的『運動』的藝術描寫的華麗規範和這一在總的歷史意義上是進步的行爲的全部階級矛盾。

如果從前，愛的因素在托爾斯泰那裏獲有溫柔的無所不包的性格，那麼在他文學發展的第二個半期中，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就獲受了有目的的理想的形式。俄羅斯民族性格肯定方面的具現者就不是和善的俄羅斯婦女，而是活動的歷史創造者，國家偉蹟的丈夫。而人道主義，對人類的愛已經在歷史必然性的新世界中展開，在這一新世界中測量人是以他對偉大祖國的建設的參加為量度的了。

三部曲『苦難的歷程』和對它很為接近的長篇『糧食』（“Хлеб”）在它們出現的年代承續性上（它們寫了二十年）顯示出阿列克賽·托爾斯泰作為一個歷史作家的成長階段。而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像走向自己的高級藝術任務一樣走向對那些像列寧和史大林那樣的歷史英雄的描寫那樁事情則告訴我們：偉大的創造着的英雄，新歷史創造者的理想，今天在用人民生活的全部精神暗示着藝術了。

托爾斯泰以自己創作生活的榜樣幫助更深刻地瞭解蘇維埃人對祖國英勇歷史的始源的感受的過程。

在『彼得大帝』和『苦難的歷程』，這些成熟時期的史詩裏，懷着最大的浮彫性和完滿性刻印出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幸福才能的主要特性和描寫力量。

但是阿列克賽·托爾斯泰作為一個作家的形像將是被貧乏了的，如果不考慮全部他所創作的，內中包括政論的東西。

『有另一些內藏危機的時代，』倍林斯基說，『當感觸我們個人的氣質，感觸我們民族發展的有機意義的需要，在社會意識上帶着特殊的力量出現的時候』。

蘇維埃政權在人民心中發現了前所未見的力量。史大林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事業中，在同德國侵略者的裝甲徒衆的英勇鬥爭中把人民

帶到他們偉蹟的這樣的頂峯，以致從這些頂峯上已經亮到了『世界上的一切角落』（戈果里）。在我們的意識上更明晰地、更浮彫地發見了俄羅斯文化，我們歷史主要時期的正面內容。

史大林稱列寧主義為『俄羅斯文化的最高成就』，以此特別着重指出蘇維埃時代我們民族發展的有機性質。

我們文學最喜愛的題材之一總是對於我們自己，對於俄羅斯人民的掛慮。在這一愛護的人民的『思慮』中顯出了我們文學對養育我們生活的泉源的經常憧憬——尤其是我們文學的大眾性。這一掛慮，它通過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我們的整個文學。托爾斯泰接受了和表達了這一俄羅斯文學的傳統。

『祖國，』托爾斯泰在他的戰時論文之一中寫道：『這是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從世紀的深處向所願的將來的一種運動，他們相信這個將來，用自己的雙手替自己也替自己的後代創造着。這——是永恆地死去和永恆地誕生的人流，他們把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精神的和物質的文化和毫不動搖的信仰帶進自己在大地上的地位的合法性和不可破壞性。』

祖國——這不僅是地理的，而且也是歷史的統一體。我們人民在蘇維埃時代，特別在現行衛國戰爭時日裏的非常的，精神的和英勇的自發號召我們去找，瞭解，並把刻印在整個我們歷史時期中的這一人民性格的全部特性聯合為一。

托爾斯泰的全身懷着難以抵抗的憤怒，在現行戰爭時期中起來反對德國人，反對希特勒黨徒按照他們食人和劊子手式的法律重建世界的愚蠢的，魔鬼的念頭。

在他才華的浮彫性上，在托爾斯泰在任何真理的生命現象上瞭解真理的天賦上也有某種俄羅斯的，民族的東西。瞭解的意味深長性——這是我們民族性的天然地俄羅斯的性格。在俄羅斯人的全世界性的共鳴上，在生活的普遍性，在所有種族和民族的聯繫上必然地想像到生活的我們思維的世界性性格上，倍林斯基看見了這一特性。這不是世界主義，而是民族特殊性精神的有機隱沒，在民族上的轉到全人類上的意向。

『我們俄國人——是整個世界的，而不僅是歐洲生活的繼承人，而且還是法權上的繼承者，』倍林斯基在一八三八年寫道。『我們不應當



而且也不能夠做英國人，法國人或是德國人，因為我們應當是俄國人，但是我們要把那構成每一個歐洲民族生活的特殊一面的一切取來當做自己的，我們把這一面取來並不是當作特殊的一面，而是當作補充我們生活的一個原素，我們生活的特殊一面應當是——多面性，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的，具體的，有自己的民族面貌和民族性格的多面性。』（『論批評』）

不消說，對我們說來，關於『歐洲遺產』的問題現在已同它在倍林斯基時期那樣完全不同。現在對於歐洲生活的關於『蘇維埃遺產』的問題，對全人類——特別在同法西斯主義鬥爭時期——的關於我們民主的意義的問題是更形迫切了。對各民族的先進人們說，『莫斯科！』三個字變成了決定許多人類歷史的根本問題的象徵，這決不是枉然的。

但是同民族特殊性精神作鬥爭的問題仍繼續留為一個很使人感覺興趣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倍林斯基是無條件地對的，他把俄羅斯的民族性分析為多面的，減去民族自大狂和自愛心的性格。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也許比現代任何一個作家都要多地給我們以可能去感觸這一我們的天然特點的力量。而且不僅是通過其他國籍的人們的描寫。他的才華，他的文筆的本質——就在那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的、具體的，有自己的民族面貌和民族性格的多面性。這一多面性和韌性顯示——我重複說一遍——在他方法的歷史主義中，在豐富的形式與樣式中，他進入現實的藝術入場就是流到這些樣式裏去的。

但是，當然，當托爾斯泰進入俄羅斯歷史的時候，他身上的這一感人的進入生活的力量就最得到了發揮。這裏他是在家，這裏他到處是自己的。托爾斯泰的歷史作品，——從來不是樣式化；語言，人，性格，衣服，情勢，到處都是栩栩欲生的，具體的。我們，俄羅斯，在西方總是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被誤解着（關於『俄羅斯靈魂』的野蠻性格的聲名狼藉的傳說在這裏起着很大的作用）。托爾斯泰的作品教導藝術去瞭解俄羅斯。它們指出：在過去的俄羅斯活着不朽的人民的英勇感覺，它現在如何的進入空間。托爾斯泰的作品闡揚了『俄羅斯經驗』的全人類的內容。

今天，當我們，蘇聯，紅軍在作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時候，是多麼的

需要，使我們能被準確地瞭解啊。幫助這件事情的有托爾斯泰。

人道主義的偉大傳統，大眾性，人的精神在他鮮明的民族形式上的多面性——所有這些我們俄羅斯文學的特性賦與托爾斯泰的作品以不會萎縮的意義。在衛國戰爭時日，托爾斯泰的蘇維埃愛國主義壯麗地展開在他的戰事政論中。他是作為一個人民之心的護民官說話的，他的使人激勵的聲音衝進了大砲的隆隆聲裏，衝進了孩子的啼哭聲和戰士們的憤怒的喝叫聲裏。

末了，托爾斯泰創作的第三面，其中向我們打開了他的力量和民族的基礎，——這就是他的文學語言。我們可以毫不冒着陷入誇張的危險地說，托爾斯泰的語言在我們的蘇維埃文學裏是代表着一種出色的，豐富起我們一切的文學發展的現象。在托爾斯泰語言的彩色畫中，精力和纖巧中，在它的韌性和感受性中展開了俄羅斯性格的廣度，我們發展的歷史富藏。是彼得一世或是伊凡四世，宮臣或是大貴族，農民或是市民，紅軍戰鬥員或是遊擊隊員在說話呢，還是作家描寫出俄羅斯的歷史或是俄羅斯的自然界——在他的輕鬆的和準確的字語中道出了大眾性的百無一失的情感，活的風尚的瞭解。

當敵人在一九四一年七月開向莫斯科的時候，托爾斯泰搜尋着我們愛國主義的深入支柱，在論文之一中寫道：

「祖先編織了俄羅斯語言的魔術網不是白費的，他們的後代編着曲子，在春天的丘陵上在陽光下面跳舞不是白費的，莫斯科人晚上坐在蠟燭下面看書，而另一些像狂暴的主教阿伐庫姆（Аввакум）那種人則還在洞穴裏，在布斯托席爾斯克（Пустозерск）冥思人類真理和用多角字體與行書體記載着自己的思想，這也不是白費的。狂暴的哥薩克自由軍把他們的剩餘力量消散在襲擊和搏鬥上不是白費的，後院的老太婆和在庭院間浪蕩着的老頭子爲了宿夜和一塊麵包而講述着妖魔的童話也不是白費的——一切，一切，俄羅斯人民的整個廣大的，熱情的靈魂在我們十九世紀的藝術上找到了反映。這藝術變成世界的藝術，在多數場合上在身後帶領着歐洲和美洲的藝術」。

從這個活的富藏中誕生了我們的作家，誕生了整個我們的文學。

那從前是我們歷史的「副文」的東西——現今是自己土地的主人的

俄羅斯人的英勇氣魄，——現在變成了俄羅斯生活年史的主文。從前在托爾斯泰那裏響着『副文』的聲音的東西，——俄羅斯生活的肯定始源的感覺——現在，在他的蘇維埃時代的作品裏，附着在爲社會主義的人民鬥爭的活形象上。

托爾斯泰在遼遠的過去，在人民同德國侵略者作英勇搏鬥的今日，用心地諦聽着祖國人民的談話和思念，這決不是白費的。托爾斯泰汲取了那一現在把他——跟着高爾基——推進頭等蘇維埃作家行列裏去的藝術力量。

就是這使他跟着偉大的俄羅斯經典名著變成我們民族天才某幾個根本特性的表現者。就是這確定了托爾斯泰在俄羅斯文學發展上的地位和意義。

這就是在我們想像中的阿列克賽·托爾斯泰——『蘇維埃土地上最優秀的和最被熟悉的作家中的一個』，像莫洛托夫在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稱他的那樣。

(鄔啓齋譯)

莎 琪 孃  
(Мариэтта Шагинян)

## 李琪亞·謝芙琳娜

(ЛИДИЯ СЕЙФУЛЛИНА)

五十年前，在遼遠的奧蘭堡（Оренбург）草原上聳立着一座小小的村莊——伐爾拉姆伐（Варламва）。冬天它給雪撒洒着，夏天則給風吹刮着。村子被完全荒涼的氣氛所包圍：大路是沒有的，蒨里羊草高與胸齊。低低的丘陵和看來很孤獨的烏拉爾河（Урал）。那邊，在一個牧師，一個受過洗禮的韃靼人家裏出生了黑眼睛的小姑娘李琪亞·謝芙琳娜。

半世紀過去了。在被上帝和人們忘懷了的小村的原址，現在聳立着一座人聲鼎沸的，事業發達的大城。低低的丘陵都是鐵礦的豐富貯藏室，它現在正日夜不倦地被蒸汽掘鑿鐵的牙齒咬着洞。火車裝着鐵礦和金屬軋軋地喘息着在軌道上馳駛。

黑眼睛的小女孩變成了傑出的作家——那一叫做蘇維埃時期的俄羅斯文學的新時期的奠創者。和她同來見我們的不祇是新型的作家，而且還有新型的人，這種人是和蘇維埃文化，蘇維埃機關，工業中心，學校和城市的成長同時成長起來的。這具有極大的意義。爲了在人的身上抓住並推測出新的質素，把它們提高到概括化的程度，以及把它們活化在藝術的形象裏，——就得成爲新世界的一個直系真正的公民。

在革命以前，謝芙琳娜沒有她創作力的出路。苦痛的童年是在荒涼的西比利亞各地度過的。苦痛的少年時代則處在離開鐵路很遠，甚至離開公路也很遠的地方。她在一個村子裏做圖書館員，那裏總共祇有兩個

知識份子的代表——年青的圖書館員本人和一個立陶宛商人。四周是絕望，黑闇和荒涼，——是一些困倦的，懵懂的，失去了信仰的人。謝芙琳娜的對於幸福的夢想祇限於有劇院的城市和鐵路。她的衝出鄉村，在小城的小戲院裏登台的願望得償了。她扮演小孩子和老太婆的角色。她演出很見天才並且懷着罕有的真實。在她的略微緩慢的，但很悅耳的聲音裏有着極大的，自覺的人性之感。很清楚，這位小婦人在她浪游廣大的羅西亞時會積聚了多少的經驗與知識，她會窺察和竊聽了多少平常的，真正的人類熱情和苦痛啊。

但是這一銳利的觀察力沒有找到它完全的表現。她覺得舞台不是她能夠發揮她全部才能的職業。

革命的時候，謝芙琳娜再度做圖書館員——這一次是在西比利亞的大城裏。但是，如果說從前得為獲得工作而鬥爭，那末現在是有巨大的工作壓向這位小婦人了。一部份的知識分子在怠工：缺乏教員，新聞記者和文化工作人員。熱烈希望幫助她的祖國，謝芙琳娜和別的幾個前進的人並肩一起毫不拒絕任何工作。她對任何一樁必需的勞動都獻出全部的力量：開始在報紙上寫文章，在民衆教育方面工作，她也致力研究流浪兒童問題。後面的問題是最可怕的問題中的一個。那時有多少這樣的流浪兒童在國內浮浪着啊！被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戰爭，那個悶死俄國革命的柯爾察克的獸行和撤退剝奪了親人和友人的這些兒童塵集在村道上和車站上，在各市立公園裏睡覺，在街道上和市場上浪蕩。

一九二〇年，謝芙琳娜以民衆教育大會代表的資格到了莫斯科。那邊她初次聽到了列寧的話。從那個時候起，那些她在前幾年流浪中所積聚起來的印象，還沒有完全自覺的印象——對人民的信仰，對人民的熱愛以及為自己的人民和他們的將來服務的熱望，——是首次被她瞭解作博愛的新形式，瞭解作偉大的蘇維埃人道主義了。

在回家的時候她成為那時剛籌備好的雜誌『西比利亞之火』（“Сибирские огни”）的編輯委員會委員。這雜誌擁有優秀的批評家，新聞記者和寫科學文章的作家，但是它缺乏寫小說的人。在這個時候蘇維埃人都願意從事任何在他們面前提出的任務。有人對謝芙琳娜說：「沒有人寫短篇小說和素描，也許您……」於是她就開始寫。在兩期雜誌上

出現了她的短篇『四人』（“4 главы”）和『犯法者』（“Правонарушители”）。第一個短篇已經使我們大家覺得文學裏來了一位天才，而第二個短篇則已經是很大的成功了。李琪亞·謝芙琳娜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真正的使命。在她的才能中佔壓倒的優勢的巨大力量——正義的力量使她成爲了第一流的蘇維埃女作家。這一真正的作家的崇高質素從來不會離開過她。爲了這，我們，她的文字上的同志，和千百萬的讀者，和蘇維埃的輿論才這樣注意任何她的文字上的和口頭上的話。

『犯法者』——這是描寫『流浪兒童』，描寫一個出色的蘇維埃人馬爾蒂諾夫（Мартынов）如何用他對孩子的愛，對人的信仰把不幸的小偷感化成優秀的健康的孩子的故事。這個短篇變成了經典的蘇維埃作品。這個短篇出現以來，幾乎四分之一的世紀過去了，但是它直到現在仍被大家懷着巨大的興趣閱讀着。這個短篇成爲我們中間很多的人的學校和模範。它引出了以後的像馬卡連柯（Макаренко）的『教育詩』（“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поэма”）和國外都很著名的影片『生路』（“Путевка в жизнь”）那樣的文藝作品。

謝芙琳娜關於婦女和青年寫得很多。她著名的中篇『維里聶亞』（“Виринея”）的改編劇本經常地在蘇維埃舞台上演出。它也會在普拉格（捷克京城）上演，女作家會被邀請到那邊去看過初演。

在反抗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衛國戰爭時期，謝芙琳娜拒絕離開莫斯科。在敵人空襲的時候，她的深切的熱情的聲音常常可以在莫斯科地下鐵道的防空洞裏聽到，女作家用動人的愛國的字句對居民說話。她會到前綫去過三次，在師報和軍報裏寫文章。爲了替前綫的工作，她受到了『近衛獎章』，這是依照紅旗射擊師指揮員庫列叔夫（Кулешов）少將的命令而發的。這一榮譽的獎章和勞動紅旗勳章一同點綴着她的胸口。

李琪亞·謝芙琳娜——這是模範作者和公民的光輝燦爛的榜樣，是藝術家——他的筆永遠是真實的，正直的——的光輝燦爛的榜樣。

根據她的剛毅和她的大的而深的真實性，她過去站在，現在也仍站在我們的偉大的，要求嚴格的時代的頂巔！

（李司特譯）

吳西亦維赤

(Е. Усиевич)

## 維拉·英倍爾的詩

( СТИХИ ВЕРЫ ИНБЕР )

維拉·英倍爾是早就廣泛聞名的作家。蘇聯的讀者敬愛她，她的作品不止一次地被再版，被譯成外國文。並且她曾經被政府的嘉獎表彰過。

然而戰爭的幾年也顯示了她創作的新的一面，這新的一面也給她舊有的作品投上新的光。

許多人認為維拉·英倍爾是過於體己的，過於女性的作家。

幾年前她的詩篇「半票」(“Вполголоса”)⊖出版，博得頗多好評。在詩篇「半票」中，承認全部生活都是應配有全票的權利的；但是這裏却提出了作家自己的不滿，為那在戰鬥中所爭取到的蘇維埃作家自由創作的權利而遺憾，因為這權利是未經她的參加而爭取到的。

「比方說，我要想起  
在十月我怎樣保衛革委⊗  
拿着手槍，穿着洞穿的皮衣。  
可是我却靠在沙法上，支着手肘，  
在奧斯多靜卡寫詩。」

---

⊖ 照原文應譯為「半聲」，「低聲」，「小聲」，此處為適合中文的習慣，譯作「半票」。

⊗ 革命委員會的縮寫。

往下還要更加明顯：

「我要想起  
莫霍伐亞街上的火藥烟  
在大學的附近。  
期望飛起殺人的鐵片，  
作為戰士和戰士的妻，  
為蘇維埃政權去戰鬥。」

想要記起這個，這記憶可以允許用全票發言，但是記憶只確定一件事：「我的朋友，這個你是記不起的。」本來應該是這樣的，但執拗地記起，在十月革命的時日，她是耽溺於「文字的拾掇和堆砌」。

在這些承認中聽得出真實的痛楚。

在「半票」詩篇中正巧就包含着那一件事，就是後來，當祖國的危急時分來到時，確定了維拉·英倍爾今後生活與詩人的行爲，一個真正蘇維埃作家的行爲，因生活與文學的行爲證明自己 and 人民的一致。

有兩年之久維拉·英倍爾在被陸上和空中砲擊與轟炸的，被包圍的列寧格勒，待在自己作家的崗位上。她誠實地，公正地，剛毅地反映出神話似的城市的嚴峻的，殘酷的，在英勇精神方面說是無可形容地最美麗的現實。

她的呼聲堅強而有丈夫氣。她才能的一切特點——非常準確的詩人的目光，對於生活細節的注意，銳敏的觀察，具體性，最後，那種對於所聞所見的最體己的個人的態度（不知為什麼某些人覺得她這種態度是不對的）——所有這一切現在都是服從於一個確定地認識的和熱情地願望的目的，使維拉·英倍爾的詩和散文獲得一種全新的質。

詩篇「布爾珂夫子午綫」（“Пулковский меридиан”）可以說是這位詩人個人的列寧格勒的日記。這裏有個人的體驗，有遐想，有對於被圍者的觀察，有事變的記錄。詳細，細膩，特寫鏡頭式的會見。通過一切而透視出來的是充分而活潑的圖畫，列寧格勒，它的戰士，它的居民的英勇精神，普及一切人們的普遍的英勇精神。

一切人性的感情都被敵人所侮辱和創傷了。這處創傷只有用鬥爭到底，用鬥爭到最後一息，用報復，用勝利來才能醫治好。每一個人這



樣瞭解。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責任履行到底。

詩篇的意思就是這樣……

「一個年老的教授……

蒙着一塊方格子的頭布

在學士小帽的上面。

渾身很寒冷，

鞋子上套着皮蓋，

拿着一隻有柄鍋

放在蠟綫網袋。

轟炸遮住了他的去路，

他便站下來給學生作臨時試驗。

列寧格勒不僅是英勇地反抗了兩年。在敵人的威脅與侮辱之下它還是繼續過着多方面的，勞動的，文化的，音樂的蘇維埃的生活，不顧一切——不顧飢餓，寒冷，黑暗，每分鐘威脅着的死亡，不顧瘋狂的德國騎人傾倒在全世界，我們中間每個人身上無底的痛苦和不幸。是的，傾倒在我們中間每一個人的個人的身上。所以每一個人都個人地對於打擊敵人的每一記，準確的每一槍發生興趣。我們的力量就在這裏。

砲台向敵人開去排砲。「爲了我們的工廠！」工人私語道，「爲了我們的蘇維埃農場！」另一個湊上去說，「爲了小女兒。你在那，我的小女兒？」

「爲了我的孫子，」——我說。

我在戰爭中失去了孫子……

不！他並不是戰士，也不是軍人，

他是這樣小，他還沒有好好過生活，

他要在春天才開始走路。

在冬天，就把他脫離了我，

夾在腋下送到墳場上。」

這是說到詩人個人的悲哀。但是這悲哀是親切的，大家都是共通的。全國都體驗到這種痛苦。難道可以找到一個人，在他想起孩子們從危險的城市裏撤走，想起悲哀的，對於許多人是永久的別離，他的心會不痛得緊縮起來嗎？

「回憶的爆炸地帶，」維拉·英倍爾在她的詩篇裏，把這種地方這樣稱呼。但是在和敵人作戰得正緊張的時候，需要不需要回憶呢？這是不是算是軟弱呢？「不是，」她回答說，「需要回憶，讓這些回憶去傷痛自己的心——

「然後，我把我的筆尖  
去沾上心上的血……」

然後，爲了憎恨一分鐘也不遲鈍，不熄滅，爲了鞏固勝利的意志，爲了使列寧格勒的例子在心裏燃燒，號召去鬥爭。

這便是作家偉大與神聖的事業——去感覺出大多數戰鬥着的受難的人民大眾所感覺的情緒，並且高明地把這情緒傳達出來，燒起他們對於祖國更大的愛情，對於敵人更大的憎恨。這是心上的血所做的事情。但是沒有心的血也不會有真正的作家。它給維拉·英倍爾的作品提供出新的力量。她最近的一切作品都是關於列寧格勒的，在所有這些作品裏都感覺得出這一新的力量。

在「布爾珂夫子午綫」的一章中維拉·英倍爾關於自己寫道：

「在濾水器中有這樣的篩子，  
是一種透明的網紗，  
比什麼都更加細膩，  
所以我也就竭力攔住生活的砂子  
讓在人們的記憶中，  
像海沙似的攔淺。」

列寧格勒，它的保衛，它的戰士的無比的勇敢和它的居民的忘我的英勇精神將在「人們的記憶中」永久留下，像永久光榮的紀念碑，像人之精神在對黑暗作鬥爭中的不可克服之力的紀念碑。維拉·米海洛夫娜·英倍爾，這位和英雄城一同體驗它的苦難與鬥爭，在英勇與創作的勞動中誠實地竭力不落於它後的詩人的詩句也將留在記憶中。

年代過去着，她想起列寧格勒的時候，她也想起她曾經要想起：「……作爲戰士和戰士的妻爲蘇維埃政權」，爲祖國去戰鬥過。

（ 羚 譯 ）

艾爾米勞夫  
(В. Ермилов)

## 卡達耶夫底戰爭中篇小說

(ВОЕННАЯ ПОВЕСТЬ В. КАТАЕВА)

這篇中篇小說講到的是偉大戰爭時期的蘇聯後方，撤退到庫璧希夫(Куйбышев)去的莫斯科的一家大工廠的生活，在這些時期中來到機器前工作的人們，全民族對於勝利的意志底熱烈的奮發，和忘我的勞作，甚至那不能挽回的損失之悲劇也熔煉成爲鄭重思慮過的憤激的勞作了。

小說中講到將私人的悲傷熔煉成爲工作的熱情的那幾頁寫得很好。小說底女主人公是一個年青的婦人，工廠工程師，她底丈夫是一位飛行員，空軍驅逐機聯隊長，他在前綫戰死了。她不向任何人訴說自己底不幸，她半自動地履行她每天的工作，服從工廠生活底習慣，過着懷念過去幸福的隱秘的生活。這小說的「闡述」很富於戲劇性。有一個年老可敬的生產者是廠裏最優秀的史達哈諾夫工人之一，是在戰爭時期回到機器旁工作的領年俸者，他突然「弄壞」了他全部製造最重要零件的日常工作。這使工廠陷入了將要停頓的恐慌。女主人公緊張着的枯澀的，抑鬱的隱秘的悲哀完全爆發了，她對這年老的工人加以暴跳如雷叱責，命令他放下工作，「我底丈夫死在前綫！」她脫口而出地說道。後來她纔知道，這老人在前一天接到了可怖的噩耗：德國人獸性地殺滅了他留在故鄉的全家，殘忍地強姦了他底女兒，一個十五歲的姑娘。

我們在讀卡達耶夫中篇小說底這幾頁時是不能無動於中的——這個老工人怎樣不能立刻理會到爲什麼責罵他，默默地站在他底機器旁，聽着他有生以來未曾有過的可怕的非難，小說的女主人公後來知道了他的

不幸後，怎樣沿着庫璧希夫的夜闌人靜的街跑到宿舍所在地的城市的另一端，還有她和老人的談話，她最後怎樣流下淚來。當她夜間剩下一個人時，她怎樣爲她死去的丈夫、爲愛情、爲破滅的幸福、爲那老工人和他底受磨難和殺滅的家庭、爲受辱的我們祖國底土地而痛哭。她在這一晚中怎樣非常地長和在心靈上堅強起來，她重又回到實際的生活中去，回復到熱情的、復讐的神聖的工作，大家怎樣熱中地來着手做事情，來復興工廠的榮譽，兩個失去親人的人，一個年老和一個年青的，怎樣一同友愛地工作着，日日夜夜不離開機器，忘記了一切，把整個的心靈，全部的愛放在死者們的身上，祖國底土地上、自己底勞作上和自己神聖的復讐上。關於我們底時代，關於在這時代中蘇聯人民相互間的特殊的愛，這裏卡達耶夫說出了某種非常真實而必需的話。在這些書頁中我們感到我們時代的炎熱的暴風底氣息。

小說底主題是內在的，詩意的，音樂的——這是個人底破滅的幸福與祖國底幸福，向生活的兇手和敵人之復仇，和幸福底未來的勝利等的主題。這就是第七交響曲的主題。小說底女主人公在庫璧希夫的文化宮內聽第七交響曲時，她眼前重又浮現了小說內剛纔敘述過的她底全部生活。她回憶的過程是和第七交響曲的過程相符合的，這小說彷彿變爲音樂底言語的表現。這增加了小說底抒情的主題，這也向讀者說明，爲什麼它裏面有這麼多的海底形象；透過戰爭時代的恐怖陰霾而發光的克里米亞的平靜的風景，海立直起來，像音樂的幸福底形象，這幸福要永遠打退我們底敵人，但是它是永遠不離開我們的……

卡達耶夫的小說底敏銳性是在太平生活與戰時生活底許多對比形象之交錯與對照。我們從現在的日子看過去戰前的日子，又從過去的日子看現在的日子。我們是不是應得我們底幸福，我們的愛，我們生活中愈來愈熾烈和堅定的一切光明？

是的，我們是應得的，我們這樣的作戰和工作，曠古以來沒有一個民族曾經像我們那樣作戰與工作過的。我們能用自己底力量挽回這次世界大戰的整個過程，使人類之敵面對他們可怕而殘忍的滅亡，我們還給人類以自尊心。

須要聲明：讀者在讀這小說時所感覺到和所想到的，並不完全能在

其中找到表現。但是批評必定要指出表現底尺度，盡可能地區別出藝術的現實性。那末這小說底藝術的現實性是怎樣的呢？

在「妻」這部小說中明確地表現出了卡達耶夫底天賦的特質；這些特質在像「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Я—сын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及「霧海孤帆」（Беле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等作品中，是我們所熟識的。

卡達耶夫是一個卓越的畫家，他底描寫是抒情的，他是抒情風景的聖手。在他描繪的圖畫中有許多天空，光綫的幻變，輝煌的色彩。這些圖畫以繪畫底浮彫性和明晰性、富於精確而纖細的描寫為特色。卡達耶夫的特色是結構的藝術，耐久而輕快的構造底完整性，主題的發展和從一種氣氛轉到另一種氣氛的變化底那樣自然的典雅性，自然而然地成為美的事實。

這一切都是中篇小說「妻」中所有的。海和克里米亞被描寫得非常美。譬如在從上面俯瞰海時所傳達出的高度的感覺：

「從上面無法了解它是不是平靜的，彫在它那巨大的海面上波濤底皺紋看上去覺得這樣的細小，而且好像一動也不動的。海像一座荒涼的石頭庭院，打掃得乾乾淨淨，上面灑着黃沙。從那邊吹來浩浩蕩蕩的，了無塵埃的風，它捲住衣服，把它吹往一邊去。」

卡達耶夫底近作的題材，他底主人公們，主人公們底命運，環境和際遇等的特色是集體性。卡達耶夫強調地指出了他底主人公們是衆人中的一部份，他們底命運，也就是衆人的命運。中篇小說「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中的西蒙·考特考和索非亞是這樣的，中篇小說「妻」中的主人公也是這樣的。

同時，卡達耶夫底作品沒有性格和個人命運的真正的個人化。

這妨礙他達到真正的「集體性」：一般性當然祇存在於個別性和特殊性之中。

俄羅斯文學中有一位偉大的宗師，蘇聯作家必須從他那裏多多學習解決關於集體和個人的美學問題。這個人是柴霍夫，他底主人公們，像許多在他們以前的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們一樣，和他們自己底階層並不矛盾，而是它的深刻的典型。同時他們底「共通性」並不表示出他們個

人描寫的貧乏。

像在『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那樣的作品中，主人公沒有深刻的個人化不但是沒有妨礙，甚至更增助達到富有詩趣的完整性：因為作品的樣式要求如此。這小說是用友誼地諷刺和取笑地親昵的樣式寫成的。同時還和民俗學及民間傳說底法則一致，因為在這一類作品中主人公祇不過是「指定」負擔羣衆命運的人而已。在卡達耶夫這一部新小說中，個性化的缺乏已是作品的缺點。

卡達耶夫的主人翁和他們命運底「共通性」將皮相和「矯揉做作」的痕跡堆集在他底作品上，這時作品的技巧、結構、描繪和形式又變得顯著了，因為正是那些以本身的深奧引人入勝的活生生的性格，私人命運底特別的急變，才是讀者有興探索和將在其中探悉時代、民衆和國家底共同的命運的——正是爲了這一點，才使讀者忘記「文學」。當然，深刻地個性化的性格之缺乏與人類命運引人入勝的展開之缺乏是可以用講故事者本人的抒情形象之深刻和豐富來補償的；但是在卡達耶夫的作品中我們並沒有找到什麼完整而有力的「無形的」形象。由此在他底作品中凡是有詩趣的地方都有「美文學」侵入的痕跡，——這就是倍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將美文學和詩對立的那種意義。

事實上，卡達耶夫這部新小說中的主人公們的個性化是非常微弱的。女主人公底丈夫安得列簡直是沒有個性的，他是一個『籠籠統統』的好人。安得列底人物不是藝術家創造的產生，而是拿了一個現成的：這彷彿是大家熟習的「契卡夫」底有力的形象之慘淡的反映。外貌、伏爾加流域的口音、愛伏爾加的熱情——這一切都是借用來的，而關於內心的形象却祇能加以揣測了。安得列底軍功和他底戰死，好像是新聞通訊中所描述的，而並不是以重建一個不可重複的英雄形象爲他的任務。安得列所發表的思想，似乎也是沒有個性的，並且不大有趣味的：舉例來說，像他對於人類史上的戰爭與和平等等的議論。

小說的女主人公，在本質上也是一個『籠籠統統』的好婦人。在她身上很少有一種能使她顯出和蘇聯其他許多年青的好婦人特出不同的地方。並且，幾乎全部故事都是由她的名義述出的這一個事實，妨礙了她底形象的活的感覺：這種敘述是太「文學氣」了；而且作者也並不以使

它像一個關於她自己身世的真實的故事爲任務。還有一點，卡達耶夫有時是改變風格的：在呈獻給第七交響曲的卓越的幾章之中，有一章我們突然碰到這樣較低劣的美學派的「發明」：「光榮和死亡在荒涼的戰場上用巨大的磨光的石板堆成自己底陵墓。死亡放上黑色的曹灰長石的石板，光榮放上紅色的花崗石。」這已經是從什麼「近代派」詩學中取來的東西，對於我們這時代底巖峻而簡樸的偉大性是很陌生的。

卡達耶夫小說對於主人公個人命運的問題也是像對於性格一樣地處理的：這也是『籠籠統統』的命運，其中沒有個人的，特別的境遇。這使人產生一種印象，以爲作者對於這些主人公們，對於他們的不可再得的命運沒有特殊的興趣。小說的趣味是在另一方面：在它底詩情畫意之中，在忠實地傳達出我們底生活的氣氛之中，在對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勞動以及我們在一九四二年非常時期底鬥爭等等大量的精確的細節和潤飾之中。這也是說明卡達耶夫的作品是有真實的詩意的。他這部中篇小說是描寫祖國的英雄時代的愛國主義的作品。

(磊 然譯)

鐵霍諾夫  
(Н. Тихонов)

## 衛國戰爭時期的蘇維埃文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дн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蘇聯作家協會第九次理事會上的報告——

我們的大會召開的時候，偉大的衛國戰爭正處在紅軍用英勇的鬥爭和蘇維埃人民用自我犧牲的勞動所爭得的轉變關頭裏。作家在這一歷史性的搏鬥裏的地位是由他所具有的武器先為決定

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響起了作家的字語，它伴着在前綫的搏戰和後方的勞動偉蹟中的紅軍和蘇維埃人民。作家們各處都和人民過着共同的生活。他們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對人民及未來一代的責任從沒有像現在那樣的重大。

我們的蘇維埃人民，我們的紅軍貪婪地吞嚥着作家的字語，在文學作品裏汲取精神的力量。

在偉大的偉國戰爭以前，在我們文學的注意中心是站着這種人——獻身地忠於黨的事業的城市中和集體農場中新生活的建設者，偉大建設工作的經營家，工程師，參加者，在原森林裏豎立青春的城市的，征服北冰洋的，不倦地，貪婪地求着知識的和生活在幸福的青年時代的羅曼諦克世界裏的青共團員。現在這種人正通過着戰爭的洪爐，經受着各式各樣的試煉，創造着難以遺忘的偉蹟。

人民英雄怎樣表現在我們的文學裏呢？我不預備來談所有的作品，祇說說最特徵的，能夠觸到那些被我們所提出的關於文學的內容，形式



，目標和意義的問題的作品。

無論在和平建設時期，無論在衛國戰爭時期，我們文學上的主角都是『真實。』我們不願忘掉我們所遭遇到的苦難，殘酷戰鬥的日子，以及國家在走向勝利途上的力量的極度緊張。我們不想把我們的戰士，我們的軍官穿上童話中勇士的華麗衣服，也不願局限於戰鬥的描寫。關於戰爭的真實——這就是一定會震撼靈魂和心坎，闡揚蘇維埃人的一切精神寶藏和偉大精神的全部深度的小說。不可戰勝的意志，撼人心靈的耐性，鐵一般的頑強，對發生的事件的深切瞭解，犧牲精神，高度的自覺性——這些性格都是蘇維埃士兵，蘇維埃婦女，老人和小孩子所具有的。在奴役的威脅面前，在致死的危險面前，蘇維埃人心裏的民族驕矜像烈火一般燃燒起來了。在史大林格勒的廢墟上，在被圍的列寧格勒城裏，在烏克蘭的草原上，在白俄羅斯的森林裏，——各處，凡是進行過大戰的地方，蘇維埃人都在決定時期呼吸過這一民族的驕矜心，為自己的國家和它的將來犧牲過自己的生命。

隨着戰爭的進行，我們的兵士，我們的軍官也改變了。紅軍把蘇聯各民族的女兒吸到自己的身上，戰爭的事業成為他們生命的事業。他們和那些向敵人取得的勝利一起成長。他們這樣成長了，他們的勝利的光華照亮了全世界。

我對於這些似乎是一般的東西講了好久，就是因為我們的蘇維埃文學所獻出的並不是它們一般的表現。這裏正存在着蘇維埃文學的功績，它的榮譽和光榮。它還沒有詳盡地和用應有的力量去把它們反映出來，但是它已經把它們放在那些今天在我們的隊伍裏的天才者的尺度上反映出來了。

我們拿康斯坦京·西蒙諾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來說吧。在寫作藝術方面，同樣的在其他各領域上總存在着新的一代。西蒙諾夫——這是知道哈爾興·戈爾（Халхин-Гол）（諾蒙罕），知道向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的解放進軍和一九三九——四〇年芬蘭戰爭的嚴峻冬季的今天年青一代的聲音。這是光榮地參加最可怕的兩個世界的鬥爭的青年人的一代。擁有巨大的精力的青年羣不怕『浪費』他們的力量。因此我們在各種樣式的文章裏都碰到西蒙諾夫。他作為散文家，素描家，



蘇聯作家協會主席鐵霍諾夫

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詩人，劇作家，舞台脚本作者等等出現。今天我們看見他在奧德薩（Одесса），明天他已在莫斯科城下，過了一下他又遷到北極圈的雪堆上，瞧，他已經在史大林格勒，後來跟着軍隊到了德聶泊爾的右岸，過後我們又看見他在波列西亦（Полесье），我們讀着他從戈美爾（Гомель）寄來的通訊。他對印象的急於知道和貪婪完全得到了解釋。他親身去偵察，他親身去進攻，他候在瞭望所裏，他冒着圍擊站在伏爾加的浮橋上。

西蒙諾夫第一個在劇院裏提出了『俄羅斯人』的題材。他沒有做發見的工作。這些人就在四周，軍隊裏滿是他們。但是他第一個刻印出他們。這裏便是他的功績。

西蒙諾夫寫着詩，士兵和軍官都把它們帶在懷裏，因為這些詩反映出他們的情感。有描寫愛的詩：『等着我』（“Жди меня”）。但是也有別一種詩，——被圍的列寧格勒會用一阿爾申（аршин）<sup>⊖</sup>長的字母把它們貼了起來——這就是描寫恨的詩『打死他』（“Убей его!”）。

西蒙諾夫寫着好像是短篇小說似的素描和很像素描似的短篇小說。他對於精密的樣式並不感覺興趣。西蒙諾夫的一代是在塹壕裏和戰鬥中的。他們正在贏得戰爭。而在記起戰爭的時候，他們就會記起西蒙諾夫。這已經够多了。

在西蒙諾夫的短篇小說，詩和劇本裏自然也有缺點。但是我們暫時先來確定主要的。作家——乃是自己一代的聲音，這就是主要的。他不能寫得無可非難的好，這需要經年累月的時間。但是他已經把他的短篇和詩刻上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一九四四的年份。這是光榮的日期。它們不會被忘却的。

我們回憶一下梭波列夫（Л. Соболев）的『海魂』（“Морская душа”）吧。這些熱情的短篇的好處在於讀着它們的時候，就像讀着真實的事情一樣。這是關於水手的真實故事。這些人乃是我們的驕矜，我們的光榮。我們的海軍承繼着偉大的傳統。這是獲得新的聲名的水手柯希卡（Кошка）<sup>⊖</sup>。這是那希莫夫（Нахимов）<sup>⊖</sup>時代的西伐斯

⊖ 阿爾申為舊俄長度單位，約合 .711 米達。

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的達莎(Даша)④把她的崗位委之於蘇維埃姑娘，驕矜地望着她的繼承人如何的完成着歷史的責任。柯爾尼洛夫(Корнилов)⑤的海軍在西伐斯托波爾海上砲台的並世無雙的鬥爭中再生了。伊斯托明(Истомин)⑥的工兵也在一九四二年的工兵中復活了。梭波列夫的功績在這裏，就是他能夠傳出這一鬥爭的脈搏，銘刻出英雄的形象。

很容易在拍紙簿上塗一幅草圖，但是很難在旅途上短短的憩息時繪畫一幅大圖畫。可是葛洛斯曼(В. Гроссман)的長篇『人民不死』(“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仍是一大成功。戰爭觸到了一切，觸到了全部生活，觸到了是我們的一切，觸到了一切親愛的東西。葛洛斯曼描寫出在敵人侵略的狂風下歪倒的城市和村莊。他沒有用誇張來侮辱所描寫的事物。在他的長篇裏也有缺點。但是我們現在不預備研究它們。讓批評家去做這件事情吧。我們的任務——就是找出被作家所提出的和他所成功的主要的東西。

戈爾巴朵夫(Б. Горбатов)的『不屈的人們』(“Непокоренные”)對前綫和後方的讀者產生了巨大的印象。我們在文學批評的傳統上可以很嚴峻。但是回憶一下對尼柯拉·奧斯特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тровский)的書籍的歷史事件是很合時宜的(在現行戰爭中這些書籍的命運將在下面說到)：它們寫得完全不像一個苛求的藝術家所要的那樣出色，而它們却仍是出色的書。在戈爾巴朵夫的小說之後，將寫出更有力，把德國人桎梏下的生活現象揭露得更完滿的作品。但是戈爾巴朵夫已在他的中篇裏放進了巨大的政論熱情。它達到了它的目的。他的任務被完成了。人民接受他的書。

蕭洛霍夫(М. Шолохов)開始寫長篇小說『他們為祖國而戰』(“Они сражались за родину”)。從已經刊登的看來，蕭洛霍夫選取了一個很難的題材。這是戰爭工作日。這是撤退的日子的苦痛，那時人民差不多是懷着輕蔑看着自己的保衛者的，但是在戰鬥員的心中却生出了怒火。我們知道後來這一怒火化為史大林格勒城下，奧萊爾，  
④⑤⑥ 五人均為克里米里戰爭(1853——1856)中俄國的英雄。柯爾尼洛夫和伊斯托明均在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中殉國。

基輔和列寧格勒城下的勝利。這是戰爭的真實故事。

蕭洛霍夫曾寫了一篇『憎恨的科學』（“Наука ненависти”）。難道這僅僅是報紙上的文章嗎？『憎恨的科學』被所有的軍隊誦讀着，而我們的軍隊在今日——這就是武裝的人民。

特伐爾陀夫斯基（Твардовский）的『華西里·傑爾金』（“Василий Теркин”）——這不是同芬蘭白衛軍作戰時的『華西亞·傑爾金。』特伐爾陀夫斯基過於珍愛民族的語言，以致有時重複了過於充沛着活力的，伴着那一同卡列里亞地峽的戰鬥員們一起生活的華西亞·傑爾金的詩節。我們喜悅地讀着那些任意的，自由地傾瀉着的詩章，在這些詩章裏面，今日的前綫將士，我們大地上的人，執着武器的，深謀遠慮的，勇敢的普通戰鬥員懷着全部的民族驕矜出來同法西主義作拼死的戰鬥。這是好詩篇。

照我的看法，『傑爾金』身上缺少一樣東西。今天手拿着槍保衛自己大地的自由的俄羅斯人保有着那些打擊所有侵略者的先輩軍人的一切天賦氣質，但是在這些舊的氣質上已經添上了新的。蘇維埃人的性格在特伐爾陀夫斯基的英雄裏有一部分，但是我們要多看見它一些，要能更完全地想像出用作詩篇基礎的形象。

在紋黛·華西列芙斯卡雅（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的『虹』（“Радуга”）裏面是用準確的，冷酷的澈底性描繪出差不多是難以筆傳的在暫時被佔領的我們大地上的德國人恐怖統治的全圖。這本書——乃是對劊子手的公訴狀。女作家什麼都不弄得光滑和柔軟，她祇盡力在中篇裏銘刻出最可怖的和最主要的。這一中篇達到了前綫和後方的讀者的心裏。作者的任務是完成了。

我們現在過着戰時的生活。我們不能過別種生活。其他的一切對我們說來都是次要的，如果不是無關的。詩人在這一嚴峻的時日該做些什麼呢？他用不着問他該做些什麼和該到些什麼地方。倍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sup>④</sup>是十分對的，他說真正的詩人應當同情自己的祖國，分享它的希望，以它的病苦為病苦，以它的高興為高興。

說到我們詩歌的藝術成長，我們可以提出，像蘇彌柯夫（А. Сур-

<sup>④</sup> 倍林斯基（1811——1848）——俄國大批評家。

КОВ) 這樣的，從前總是寧取內容而捨形式的詩人，在戰時開始寫得更結實了，他寫了好幾篇優秀的作品。過去總是祇寫短詩和歌的普洛柯菲葉夫(А. Прокофьев)寫成一首輝煌的長詩『羅西亞』(“Россия”)。過去是犯了唯美主義的毛病的薇拉·英倍爾(Вера Инбер)在列寧格勒被圍的條件下寫了一首長詩『普爾柯夫子午綫』(“Пулковский меридиан”)——獨創的被圍的冬季日記，——她儘可能嚴格地刻印出列寧格勒的峻嚴的圖畫。奧爾迦·別爾戈麗茨(Ольга Берггольц)在她的『二月日記』(“Февральский дневник”)裏發見了未及意料的力量。在這裏我們就看見了那一真正的偉大情感的感應作用，沒有這種情感就不能成爲真正的詩篇。

在戰時也整然出現了最古的詩歌形式，這種形式似乎早已成爲歷史上的東西了。伴送着民兵，在戰場上作歌，表揚犧牲的英雄或是用自己的歌號召復仇的古代斯坎的那維亞詩人，關於他們我們記得些什麼呢。現今我們讀到了巴維爾·安托柯爾斯基(Павел Антокольский)的美麗的長詩『兒子』(“Сын”)，關於這首詩，被紀述的人說：這就是斯坎的那維亞歌人在爲國犧牲的兒子的墳墓上頭的歌。同時這首長詩——並不是什麼墓誌銘，也不是什麼碑碣。它說出了我們的活生生的現實。

而當阿麗格爾(М. Алигер)在長詩『淑雅』(“Зоя”)裏代表自己一代的人勇敢地說話的時候，她難道沒有這種權利嗎？也許，淑雅不是這樣的，也許，長詩裏有些歌不同她傳記中的事實相符。但是淑雅的形象並不因此喪失些毫重要的成份，因爲在這長詩裏已經表達出最主要的，最可貴的，即淑雅爲了它才去完成偉蹟的東西了。

同樣的東西我們也可以在劇作裏看見。你們大家都知道柯爾納楚克(А. Корнейчук)的劇本『戰綫』(“Фронт”)的巨大社會意義。甚至當那些因爲它而興起的問題變得陳舊了的時候，它也將作爲一個歷史性的劇本而存在的。

每一個自主的作家所具有的道路的特色也發揮在題材的精選裏。這樣，列昂尼德·李翁諾夫(Леонид Леонов)除了他替自己的主人翁——所謂『多餘的』人，從他的一圈長篇流浪到另一個長篇，從一個劇

本流浪到另一個劇本的人——所揀選的那條道路之外，敢說沒有別的道路了。在『侵略』（“Нашествие”）裏，李翁諾夫把這主人公送去爲一個崇高的目標而犧牲，而毀滅。這裏沒有作者的勉強解釋；這是主人公傳記的公正結束：這種結束在戰時我們可以指出很多很多，特別是在被佔領的土地上。

普拉東諾夫（Платонов）短篇中的主人公也有同樣的遭遇。普拉東諾夫的『怪人』（“Странные люди”）在他戰爭短篇裏過的完全不是奇怪的生活。

在維希聶夫斯基（Вишневский）的劇本『列寧格勒城旁』（“У стен Ленинграда”）裏水手們很像內戰時期的弟兄。自然，這是新的水手，但是在他們身上却活着那一時代的特性。這是合乎規律的。凡是在被圍時期到過列寧格勒的人都記得如何的在偉大的城市的街道上重又出現了腰間橫繫着機槍子彈夾的水手，彷彿蘇生了從影片『我們來自克龍希達德』（“Мы из Кронштадта”）來的水手的形象。波羅的海艦隊以自己的傳統爲驕矜，而那些帶着手榴彈攻擊過尤傑尼奇（Юденич）<sup>①</sup>的坦克的水手們在今天又去作心理的攻擊了，——德國人不是白叫他們爲『黑鬼』的。

我們廣大無垠的國家的各地的詩人多聲合唱隊難道沒有在關於祖國的歌曲裏融合爲一嗎？但是你們一聽，你們就區別出畢爾伏馬伊斯基（Первомайский）和柳里斯基（Рыльский），蒂慶那（Тычина）和巴尙（Бажан），史起巴巧夫（Щипачев）和鄔特金（Уткин），伊薩柯夫斯基（Исаковский）和雅庫勃·柯拉斯（Якуб Колас），畢列茨·馬爾基希（Перец Маркиш）和那伊里·柴良（Наири Зарян）的詩的全部獨特性。

在烏士別克詩人迦福爾·古里亞姆（Гафур Гулям）的詩集『我從東方來』（“Иду с востока”）裏你們可以找到馬雅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強有力的詩歌的回音和那一能使這烏士別克詩人以詩的力量震驚他的同鄉，以他題材的廣泛震驚所有蘇維埃人的巨大時代感。

庫列蕭夫（А. Кулешов）的詩是全蘇性的，雖然它們是用白俄羅

<sup>①</sup> 尤傑尼奇——蘇聯內戰時的白黨干涉者。

斯文寫的。

末了，兩個詩人完成了有全蘇的國家意義的工作。我是說米哈爾柯夫（С. Михалков）和埃爾·列吉斯當（Эль-Регистан）所寫的國歌。這首國歌寫得這樣簡單，以使沒有任何滯重的感覺阻擾那些應當為我國一切成人，一切民族和種族所瞭解的嚴整公式。對於製定國歌的原文，曾有數十個蘇聯各民族的詩人工作，這一崇高的競賽比其他一切的事實都更清楚地證明了我們的詩人都有着為自己國家盡力的感覺。

各民族的史大林友誼從沒有像在衛國戰爭時期那樣在世界面前顯露威光了。各民族的詩人和作家手拿着槍並排作戰。為西伐斯托波爾打仗的亞塞爾拜然人阿布爾·迦山（Абуль Гассан）寫了幾篇關於這一次出色的防衛的小說。韃靼詩人法伊齊（Файзи）在保衛着列寧格勒。卡薩赫詩人阿勃杜拉·朱馬迦里葉夫（Абдулла Джумагалиев）在莫斯科之戰中殉國了，前綫詩人阿曼薩洛夫（Аманжалов）編了一首關於他的歌。馬里克·迦勃杜林（Малик Габдулин），一個蘇聯英雄，寫了一本素描『我的前綫友人』（“Мои фронтовые друзья”）。強布爾（Джамбул）的詩『列寧格勒人——我的孩子』（“Ленинградцы — дети мои”）在最艱苦的時日感應起列寧格勒人。在喬治亞（Грузия）出現了年青的新詩人格里戈里·阿巴希德齊（Григорий Абашидзе）的長詩『勝利之山』（“Гора победы”）。關於二十八勇士的偉蹟會寫就了俄文的，卡薩赫文的，基爾吉士文的，猶太文的詩篇。在卡薩赫斯坦出現了描寫在基輔區一起同德國人鬥爭的卡薩赫游擊隊和烏克蘭游擊隊的劇本。最老的亞塞爾拜然小說家薩伊德·奧爾杜巴德（Саид Ордубады）寫了一個描寫年青的反革命及投機鎮壓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的長篇。波羅的海沿岸的作家和詩人，鄔畢茨（Упитс），茨維爾卡（Цвирка），蘇德拉勃卡里斯（Судрабкалис）等都參加在共同的事業裏。

年青的和年老的聲音融成了一首獻給各民族領袖的頌歌。數不盡有多少的用各種文字寫成的關於偉大的史大林的歌和詩！

在極南和極北的人過着戰時的生活。樣式推廣了，出現了像巴尚那樣的政論家的詩人，像戈洛伐尼夫斯基（Головановский）和畢爾伏



馬伊斯基那樣的素描家，散文家變成了諷刺家，像在烏克蘭的潘奇（Панч）和柯納林柯（Коньленко）。老頭子們也寫關於戰爭的故事，像河伊尼（Айни）和阿維奇克·伊沙克揚（Аветик Исакян）。

作為人民苦難和人民凱旋的活見證，各民族的詩人和散文家的確已構成了一個戰鬥的兄弟關係，這裏面特別偉大的是俄羅斯文學，俄羅斯詩歌的影響——豐富着各兄弟民族的文學的有益的和自然的影響。

這裏我們就碰到一個引起經常討論的現象。誰能夠做我們國內用數十種文字寫作的所有詩人和小說家中間的媒介呢？翻譯者。現在這已經完全不是那些像在普希金時代的『教育之驛馬』了。他們——乃是文北的最重要推動者，他們——乃是詩人和他的讀者的首要友人。

我們有很多的翻譯者：伊薩柯夫斯基（Исаковский），阿達麗斯（Адалис），傑爾若文（Державин），阿麗格爾，安托柯爾斯基，士維亞金采娃（Звягинцева），勃洛德斯基（Бродский），盛蓋維奇（Зенкевич），屠爾干諾夫（Турганов），本柯夫斯基（Пеньковский），彼得洛夫（Петров）兄弟和其他等人。是的，我敢說在我們國家裏沒有一個詩人不會從事過翻譯工作。但是翻譯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在大多數場合中，詩人都是沒有文字的知識翻譯的。我懂得一個翻譯者不可能懂得全蘇聯的各種文字的。但是也有人經常翻譯一個作家或是同一種文字的幾個詩人的人。翻譯們經年工作着，久住在兄弟共和國裏，同它的詩人們來往，但是却不致力研究它的文字。這是到任何地方都不適合的。對西方偉大的詩人說，我們認為這是不能寬容的。現在米海伊爾·洛秦斯基（Михаил Лозинский）已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譯完了全部『神曲』，這是詩一方面的偉績。但是難道一個翻譯可以沒有文字的知識而從事這一工作嗎？

俄羅斯詩人同各兄弟共和國的詩人的往來不管戰時的困難仍得實現。但是小說家的往來却幾乎沒有。我們要儘可能做到，使在塔希根特（Ташкент）或是在葉列伐那（Еревана），在特皮里西（Тбилиси）或是在阿爾瑪·阿達（Алма-Ата）所寫的作品能更迅速地給莫斯科的作家協會知道，以便把它們推得更前，幫助它們的翻譯或是出版。發表譯作的事情應當毅然地加以整頓。

我們已經說過：蘇聯的作戰着的各民族以前從沒有這樣看重作家的話。但並不是對任何的話都是這樣。冷冷的，漠然的，空洞的，或是粗野的話，他們就要駁斥的。

在戈爾巴朵夫(Горбатов)中將的近衛隊裏，尼柯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鋼鐵怎樣鍊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變成了一種福音書。它在連裏和營裏被讀着和反覆讀着。那邊把最優秀的戰鬥員稱爲『柯爾察金』(Корчагин)④。在同優勢的敵人作戰時，一連幾乎陷入了包圍，但是後來英勇地突圍出來了。在這一仗之後一個紅軍戰鬥員說道：『噢，那個時候很熱。我簡直覺得在我們的左翼有尼柯拉·奧斯特洛夫斯基鎗在一挺機關槍後面，幫着忙。營救着』。

書本在前綫過着特別的生活，大家像愛護武器般愛護着書本。在禁在普爾柯夫城下的一個師團裏，會派一個人帶着特別的使命到列寧格勒去：用湊起來的錢，去買閱讀的書，好的，動人的，兵士覺得有趣的書。

前綫喜歡火一般的字眼。這就是愛倫堡(Эренбург)這樣出名的緣故。愛倫堡的巨大功績在這裏，就是他幫助撕破『不可戰勝的』德國法西斯蒂的臉，幫助在戰爭最初幾個月裏在吹牛的德國厚皮身上辨別出蠢笨的和殘忍的小偷一樣的弗里茨。愛倫堡打破了對德國人的恐懼，暴露出希特勒黨徒的真相。

在這一關聯上可以記起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論文，葛羅斯曼和西蒙諾夫的強力的素描，巴夫連柯(П. Павленко)的短篇，法捷耶夫(А. Фадеев)的出色地銘刻出一九四二年春的列寧格勒的素描集。

請你們想一想，爲什麼亞力山大·普洛柯菲葉夫的詩和巴維爾·安托柯爾斯基的詩會一張一張地傳到遊擊隊那裏去。

一個是被認爲歌人的，另一個是被認爲憤激和有點抽象的詩人的。結果，普洛柯菲葉夫能够寫輝煌的鼓動詩而並不貶低詩質，而安托柯爾斯基的『關於無名小孩的山歌』(“Баллада о неизвестном мальчике”)也到了每一個人的手裏。

漢柯(Ханко)人給孟納興的著名的信是年青的詩人屠京(Дудин)

④ 柯爾察金——爲奧斯特洛夫斯基小說『鋼鐵怎樣鍊成的』中的主人翁。

寫的。這封信已進入了保衛漢柯的歷史。芬蘭人用可怖的轟炸來回答這封信。可是漢柯的保衛者却已經把它記在心裏了。

而且不僅在前綫詩和小說能做鼓動的工作。在卡薩赫斯坦舉行了一次『艾戴斯』——詩人的競賽。八州的歌人都來參加要延續七天的競賽。他們歌詠自己一區的成就和缺點，而工人們，集體農民們，工程師們則盡力使他們這區的歌人能歌頌他們的成就和在『艾戴斯』裏成爲優勝者。

不錯，作家的聲音——乃是我們國內偉大的聲音。

爲了作家能够廣泛地利用各種樣式的可能，他需要高深的修養，不倦不怠的精神和對我們時代的偉大理想的忠誠。作家寫現在的事情，也重新理解我們祖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用這來解釋爲何最近在我們國內出現大量歷史長篇，長詩和劇本的緣故。

這裏有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和『艱苦的年頭』（“Трудные годы”）（描寫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的劇本），這裏有戈洛波夫（С. Голубов）的『巴格拉奇翁』（“Багратион”）和席希柯夫（В. Шишков）的『普迦喬夫』（“Пугачев”），有福爾希（О. Форш）和波雅齊耶夫（Г. Боядиев）的關於符拉其米爾（Владимир）公爵的劇本，有謝爾蓋葉夫·青斯基（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的『勃魯西洛夫的突破』（“Брусилловский прорыв”），有安東諾夫斯卡雅（А. Антоновская）的『偉大的莫拉維』（“Великий Моурави”），有艾別克（Айбек）的『梭子』（“Навои”），有薩密德·伏爾貢（Самед Вургун）的『伐吉夫』（“Вагиф”），有巴尙的描寫達尼伊爾·迦里茨基（Даниил Галицкий）公爵的詩，有哈密德·阿里姆尙（Хамид Алимджан）的『摩坎娜』（“Муканна”），有薩揚諾夫（В. Саянов）的詩『俄羅斯軍人的故事』（“Повести о русских воинах”），有柳里斯基描寫波格唐·赫密爾尼茨基（Богдан Хмельницкий）的詩，有克爾巴巴葉夫（Кербабаев）的長篇『決定的年代』（“Решающие годы”），以及其他許多作品。在它們裏邊刻印出無數的事變，類型，戰鬥。但是你們可以在這裏發見兩條路綫。一條路綫是走向古代，另一條則走向蘇伏

洛夫(Суворов)時期的戰爭史或是一八一二年。

可是還有多少有趣的歷史題材，銳利的，今天並不失去趣味的題材留着未動啊！俄羅斯為爭取斯拉夫人的自由的鬥爭，俄羅斯人在十九世紀同德國的陰謀的鬥爭裏，俄羅斯人在東方。從同拿破崙鬥爭的時代中祇描寫過一八一二年。可是我們的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的國外進軍呢？

『不僅是可以，而且是應當以自己的祖先的光榮為驕矜，』普希金說。『可恥的膽怯不尊重這種光榮。』

我們也應當看看最近的將來。

將來——這是新的有才能者，新的作家的保證。

每一個共和國裏都有年青的詩人。喬治亞的格里戈里·阿巴希德齊，烏克蘭的聶霍達(И. Нехода)和斯傑爾馬赫(М. Стельмах)·列寧格勒的屠京和莫斯科的古德仁柯(С. Гудзенко)，烏士別克斯坦的阿尚·薩伊德(Ассан Саид)。他們都是戰士。他們都寫戰爭。

他們最先被那有語體調音的意義嚴格的詩所吸引。他們覺得他們的詩是時代的詩，其中有很多的真誠。在一個初學的詩人，紅軍戰士安德里葉維奇(Андриевич)那裏我找到了他用之決定自己的詩的幾行：

在騷亂中，在地獄的黑暗中  
你在路盡頭的什麼地方  
急急地塗寫着它們  
試圖解解心頭之悶。  
它們像鉛彈一樣排坐着。  
在它們身上，你數着就會發見一些綫條，  
你的受戰爭之禍的痕跡。  
也許，不僅僅是你。

在這些詩句裏，什麼都是不成熟的，但是已經是有值得注意的東西了。

詩歌向前移動了，它的形式也變更了。那戰前有時是有條件的激情現在已成為現實的了。事實上，這些字眼，像光榮，勝利，搏戰，幸福

，強大，祖國，死亡，生命，復仇，會發生了點什麼事情呢？從前這些是假定的『高深』文體的字眼。現在它們却走進了我們的生活。

在年青人的面前——仍是那些戰前的危險：定型，重複，贅言和無能做詩。不錯，他們沒有時間把詩精研：祇好在塹壕裏或是進軍時稍微做一點。但是指出這些缺點是應該的。

在小說裏我們最近發見了兩位優秀的作家：寫中篇小說『外科醫生』（“Хирург”）的葉密里楊諾娃（Н. Емельянова）和寫短篇『紅火箭』（“Красная ракета”）的別廖士柯（Г. Березко）。這是真正的敘述，這是嚴肅的作家的工作。

從戰爭裏來的青年把新的字眼和新的題材帶進了文學。如果老的作家不替戰爭和勝利做些毫的工作，那末這些青年就要走過他們而不顧。

我們的雜誌並不多：『旗子』（“Знамя”），『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十月』（“Октябрь”），『星』（“Звезда”）。雜誌裏的情勢需要最細心的作家的注意。編輯委員會也不是同作者，也不是同接到的手稿一起工作。同樣的東西不知爲什麼竟同時在兩種雜誌上登載，就像尤里·赫爾曼（Юрий Герман）的中篇『快快樂樂吧』（“Би хеппи”）一樣。

在雜誌上常常缺乏對材料的政治意識的態度。由此就得到像刊登淑希欠柯（Зоценко）的中篇『日出之前』（“Перед восходом солнца”）那樣嚴重的錯誤。如果這中篇會被編輯委員會細仔地讀過的話，它就不會被刊登的。

淑希欠柯的中篇乃是對蘇維埃文學的精神，性格都極爲陌生的現象。在這一中篇裏，現實是從平庸的觀點——畸形地歪曲的，庸俗化了的觀點上顯出，主觀感覺的膚淺的騷動被推上了第一位。這裏值得回憶一下高爾基的話，他說：『個人生活的意義在這裏，就是要把勞動人類的數百萬羣衆的生活意義加以深入和推廣。』在我們的時候，這些字句響起來有特別的力量。

雜誌『旗子』刊登了謝爾文斯基（И. Сельвинский）的詩，『俄羅斯催眠誰』（“Кого баюкала Россия”）。趣味和節奏就馬上背離了謝爾文斯基。他平庸地，惡劣地決定了俄羅斯的題材，最人民的，

最重要的題材。

他關於俄羅斯寫些什麼呢？『平和的微笑底國家。』這是俄羅斯嗎——『平和的微笑底國家，』——它在什麼時候是這樣的？而且一般地說，現在世界上有這樣的國家嗎？緊跟着這一行的第二行是：『首先攻擊的國家。』這是什麼贅言？『它連畸形的人也給以溫暖』等等。這已經是有毒的蠢話了。所以大家批評謝爾文斯基，而且是非常憤憤地批評他是很易瞭解的。

雜誌——是作家的主要論壇，批評界的主要論壇，可是雜誌上的藝術批評却非常之弱。很多批評家工作得很少或是全然不行動。

我們應當重振和加強雜誌裏的批評欄。批評的材料要多少就有多少，雜誌在等着論文。

大家都知道，蘇維埃的後方鍛鍊出我們的勝利。但是作家寫後方的題材却並不多。總共祇寫了幾本書，而且即使是那幾本也大都是素描性質的。不錯，瑪麗埃達·莎吉婭（Мариэтта Шагинян）的素描『國防中的烏拉爾』（“Урал в обороне”）或是安娜·卡拉華葉娃（Анна Караваева）的『史大林工匠』（“Сталинские мастера”）——這都是值得注意的真正的好書，像葉列娜·柯諾銀柯（Елена Кононенко）的報章素描，有經驗的炯眼的新聞記者鮑里斯·阿迦波夫（Борис Агапов）的素描一樣。還可以提出畢爾文采夫（А. Первенцев）的長篇『試煉』（“Испытание”）。

那當·樓巴克（Натан Рыбак）寫了一個關於後方的長篇『武器和我們同在』（“Оружие с нами”）。阿烏埃淑夫（Ауэзов）寫了『試煉之鐘』（“Часы испытаний”）——描寫卡拉岡大（Караганда）的，斯蘭諾夫（Сланов）寫了『火山』（“Огнедышащая гора”）——描寫卡薩赫斯坦的。布里亞·蒙古人鮑爾達諾（Болдано）寫了一個劇本『巴伊卡爾的漁夫』（“Рыбаки Байкала”），顯欠柯（Сенченко）寫了『帆已揚起』（“Паруса поставлены”）。但是所有或是差不多所有這些書都沒有俄文譯本。

不管很多作家是久住在後方的事實，他們仍一點或是差不多一點也沒有寫到後方的人們，寫到那些日夜不惜氣力工作的人們。可是這些不

倦不怠的勞動者爲了勝利却在獻給紅軍以一切。『和紅軍的英勇鬥爭一起，後方蘇維埃人的自我犧牲的勞動作爲人民保衛祖國中的無比偉蹟進入了歷史。』（史大林）

談到後方的題材，就出現了一個關於所謂各州作家的特殊問題。不知爲什麼大作家似乎除了首都就別無地方可住一般。由此就發生了對各地作家的不公平的態度。巴淑夫（П. Бажов）寫作了二十年，讀者也十分看重他，可是批評界却甚至懷疑他的存在。現在寫成了用德國戰爭爲題材的書有：斯莫倫斯克（Смоленск）的庫奇莫夫（Кудимов）寫的長篇『彼方』（“По ту сторону”），阿爾漢蓋爾斯克（Архангельск）的柯柯文（Коковин）寫的三个短篇，雅洛斯拉夫爾（Ярославль）的斯密爾諾夫（Смирнов）寫的『兒子們』（“Сыновья”），沙拉托夫（Саратов）的馬特維因柯（Матвеев）寫的『戈冷斯克叢林』（“Горынская пуща”），格列平希奇柯夫（Гребенщиков）寫的『前綫摘記』（“Фронтной блокнот”）。可是關於這些書，我們知道些什麼呢？諾伏西比爾斯克（Новосибирск）的斯密爾陀夫（Смирдов）印出了幾篇美麗的奧伊洛特人（Ойроты）的童話，斯維爾德洛夫斯克（Свердловск）的摩爾齊里（Мурзили）寫了好些諷刺詩，沙拉托夫的奧席爾諾伊（Озерной）寫了『一個退伍兵的故事』（“Рассказы бывалого солдата”）。作家協會很少知道這些文學家並且也很少幫助他們。

兒童文學處在一個特殊的地位上。它的意義現在比戰前大。

黨和政府總是很注意孩子們的文學。在我們國家裏創立了專門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出版局——國家兒童出版局。蘇維埃的兒童文學獲得了不少的成就。它推出了那些在我們國內和國外都有廣大名聲的作家的整個星羣：卡錫爾（Л. Кассиль）索洛維姚夫（Л. Соловьев），戈路波夫（С. Голубов），伊林（М. Ильин），米哈爾柯夫（С. Михалков），巴爾托（А. Барто）馬爾沙克（С. Маршак），班台莽耶夫（Л. Пантелеев），柯諾諾夫（А. Кононов），迦別（Т. Габбе），希伐爾茨（Е. Шварц），朱柯夫斯基（Н. Чуковский）等。但是無論如何這還不足够。

很多的少年現在代替大人在工廠裏工作，這是真正的愛國者，真正的工作人員，但是無論如何仍舊是真正的孩子。我們有打游擊的孩子，有很多的孤兒。因此兒童文學現在應當重新建設，要考慮到一切新的要求。

我們來看看一本講到本國地理的普通書。這地理是變得多厲害啊！需要這種書，裏面我們的國家是在它勞動的全部寶藏裏和自然的多樣性上為孩子甦生了。需要描寫伏爾加，高加索，莫斯科，烏克蘭，頓河，古班，史大林格勒和列寧格勒的故事和詩，也需要裏面這些地方的英雄的地理表現得極真實的書。需要描寫紅軍，描寫英雄的性格，描寫蘇維埃科學的偉蹟和成就的書。描寫兒童英雄，描寫職工，描寫空軍和海軍的書……

兒童文學裏有幾個缺點，恐怕，對成人的文學也很特徵的。不管書籍的多樣性，作家們仍把戰爭的題材弄得很狹隘，有時僅把它達到英雄氣質的浮面表現。關於戰爭中的人物的敘述有時也賦有過度流暢的文體。文學作品的音節很少產生那種在古典著作裏這樣迷人的清新之感和輕快的明朗性的印象。

人民的話言是不能加以平庸化和貧乏化的。

「語言的運用——就是祖國的光榮，」古代這樣說過。作家們有時忘記了這一真理。作家在今天是國家的活動家。他受到很多，要從他那裏得到的也很多。人民同他商議。無論在直接的意義上，或是在轉化的意義上說作家都是人民的僕人。

「詩人即在生活中也應當是能手，」——馬雅柯夫斯基說。『我們所做的最好的一切都是人民的事業，』柴霍夫寫道。「負責——這是新知識分子的最最社會主義的感覺，」高爾基在他的時代寫道。是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同樣有這一感覺呢？

當我們說到工作的緊張，說到不倦的精神，說到必需馬上幫助國家，用作家的經驗幫助人民時，我總記得列蒙托夫 (Лермонтов) 少年時說到自己的話：

我要行動，我每天每日  
希望成爲無畏的戰士，



像大英雄的影子一般，  
我不懂得什麼叫休息……

有一些作家抱怨說，在繼續了三年的艱苦戰爭的情勢下是很難工作的。可是戰鬥員們現在膝蓋染着泥污，胸口陷入池沼，做着包抄的進軍，一條綫接着一條綫地襲擊着德國人的防禦工事，強渡了一條水障又強渡了另一條，難道他們倒輕快些嗎？

難道一個工人或是一個工程師，廢寢忘食地工作，不出廠門一步，直到做完前綫的定單，倒輕快嗎？難道一個運糧員，在砲火和惡劣的氣候之下無可拒絕地運着人員和一切必需品到前綫，到輕快嗎？

一個前綫作家說，戰鬥員們如果在一年或兩年中看不見一個他們在戰前熱愛過和尊崇過的作家的新作品，他們就要覺得非常失望。

我們應當提高文學上，電影上，戲劇上，無線電廣播上的創作勞動的強度。

我們的任務在這裏，就是要增加文學上蘇維埃人的出色性格，指出英雄們的全貌，提高戰爭所產生的尖銳的新題材。

藝術是不知道自慰的，否則它就不是藝術，而是一種手藝了。

在作家的肩上負着教育未來幾代的重責。證實我們國家組織的理想，社會主義的偉大原則，加強人民的精神健康——這就是我們的巨大的文學界所矢志欲達的大目標。

在戰爭中我們的人民表現出光榮的事業，他們的勝利也與日俱增。

作家們應當集中一切創作的力量，去幫助完全擊潰敵人的日子的近來。

作家的責任——是懷着全體蘇維埃人民和我們國家的全體知識分子所懷着的那一精力勞動。

作家應當記得在他們的肩上放着極大的對人民，對黨，對政府的職責，因為他們乃是在偉大的時代裏創造着的國家活動人員。

我們的藝術界的武器應當是會帶來勝利的武器，像我們紅軍手中拿着的那樣。

我們同人民一起，同紅軍一起獲取勝利。領導我們走向勝利的是我們人民的天才領袖史大林。（周迪譯）

蘇爾柯夫  
(А. Сурков)

## 作家的義務和榮譽

(ДОЛГ И ЧЕСТЬ ПИСАТЕЛЯ)

——摘自蘇聯作家大會演說辭——

當戰爭開始之初，數百位作家接到派遣的指令而出發往前綫去。他們立刻就給自己找着崗位和工作，找着自己精力的應用。沒有出發到前綫去的人們，有着生氣勃勃的心和良心的人們立刻也開始為戰爭而工作。阿列克賽·托爾斯泰(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寫了一些取材於撤退的論文，這些論文為戰事所作的工作比之某些在前綫的文學家底作品還要大些。密哈兒·伊沙考夫斯基(Михаил Исаковский)因為目力不良的緣故，不能到前綫去，但是他參與戰事較之其他算在軍隊新聞紙編輯部內的一些詩人們更為有力。

文學家中，也有困惑驚駭，茫然自失，連自己的精神的行李也失去的人。這樣的人不多，然而這樣的人也是有的。

他們之間，有些人現在以材料尚未有頭緒為口實，他們指着「戰爭與和平」說——哦，它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這是老生常談。

說到「時間之間隔」，大家便想起「戰爭與和平」。但是為什麼不想起「西伐斯托波爾故事」(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呢？既然它也是同樣地動人，並且時間之牆也沒有將它與事變隔開，彷彿這個距離，是藝術家需要的吧？

我要回想到里昂尼德·安得列夫(Леонид Андреев)底小說「七

個被絞死的人的故事』(Рассказ о семи повешенных)。他撼震着人們的想像力，雖然他是率直地講到當時的事件的。

不，這不關「間隔」的事，也不關「距離」的事，這是活的感情的事。

我們的文學上產生了一個新的戰爭樣式。這是文學政論的樣式，是獨創一格的，在戰前祇有高爾基推薦的。此刻伊利亞·愛倫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在從事文學政論的工作，我敢說他是此派的馬首。華西里·葛羅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也以這一種樣式工作。他那一套史大林格勒的素描不僅是素描而已，而且是有強烈的興奮力量底活的政論。西蒙諾夫(К. Симонов)和戈爾巴朵夫(Б. Горбатов)底許多素描也有屬於這一類樣式的，後者從「給同志們的信」有趣地進化到了兩個政論中篇小說。我並不喜歡其中的一切，不過它作為一種新的形式，那是很有趣的，而且內容豐富，深淡有致。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季霍諾夫底許多政論小說，蕭洛霍夫底「憎恨學」(Наука ненависти)都可以算在其內。

形形色色的人以這種樣式工作，他們並不互相重複。各人用他自己底聲音，自己底言語說話。

我們的詩歌中，或許尚未產生新的風格，但是却發生了一種有趣的進化，這就是浪漫主義的詩。我們回想一下戰前浪漫主義的詩，再拿它來和季霍諾夫底「基洛夫和我們同在」(Киров с нами)，瑪格麗特·亞里吉爾(Маргарита Алигер)底「淑雅」(Зоя)，雷里斯基(Рыльский)底「渴望」(Жажда)等等那樣的作品比較一下。古里淑夫(Кулешов)底「旅團的旗幟」(Знамя бригады)，從我的觀點看來，是以這一種樣式寫下的，最有趣的作品之一。我們向它們看一下，便會看見戰爭帶進人民生活 and 銘刻在這些如此多樣化作品中的那一切新鮮和特殊的東西。

特華爾道夫斯基(Твардовский)底長詩「華西里·鐵爾庚」(Василий Теркин)之生動是因為這是一篇關於此次戰爭中一個兵士的，表現鮮明的寫實主義的作品。

亞歷山大·夏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Жаров)在寫實主義的詩中試驗

自己的力量。薇拉·英倍爾(Вера Инбер)底新詩「普爾珂伏子午綫」(Пулковский меридиан)是非常生動的，有着許多它所特有的新鮮成分。

不久以前，我們讀到過道兒瑪托夫斯基(Евг. Долматовский)的長詩「一個不知下落的人」(Пропавший без вести)和前此安托柯里斯基(П. Антокольский)底史詩「兒子」(Сын)。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作品，具有不同的心靈的聲音，但是像這兩篇長詩那樣的抒情詩，我們戰前還不會有過。

文學中發生了有趣的過程——政論的，新聞的題材轉移到抒情的題材。

你們讀一下西蒙諾夫所寫的東西，讀一下碧爾郭里茨(О. Берггольц)底關於列寧格勒的小冊子，讀一下道兒瑪托夫斯基，里昂尼德·畢爾伏瑪依斯基(Леонид Первомайский)，帕洛考菲葉夫(А. Прокофьев)，烏特庚(И. Уткин)和伊沙考夫斯基底作品，你們便會懂得我要說的話。

個人的抒情詩！戰時似乎有些不便寫個人的題材。但是西蒙諾夫寫了大量的抒情詩。道兒瑪托夫斯基，瑪格麗特·亞里吉爾，和奧兒加·碧爾郭里茨也都寫了純抒情的詩，它們一方面依舊是親密的抒情詩，一方面却又並不離開戰爭的題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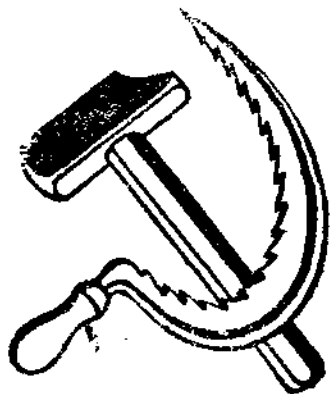
勝利是在戰場上爭取到的，勝利同樣也是用蘇維埃後方的勞動爭取到的。我們能夠喚出許多描寫前方的作品，可是在描寫後方的作品中我們能喚出些什麼呢？我們能想起畢爾文采夫(Первенцев)底「試煉」(Испытание)，能喚出沙吉孃(Шагинян)，卡拉華葉娃(Каравеева)，革拉特珂夫(Гладков)等等的名字。這一切都不過是描寫在後方鑄造勝利的民衆的「準文學」而已。作家們想慣了，以為在塔什干(Ташкент)和亞兒瑪—亞泰(Алма-Ата)(兩地俱在中亞細亞)也須要寫到游擊隊，寫到坦克戰鬥等等，至於在那裏他們身邊發生的事情，他們反而沒有發覺。

再說幾句關於批評的話。

我們的批評家對我們的文學是應該有所考慮的。加之藝術評論的工

作浪壞。它並沒嚴正地分析文學是靠着什麼來生活的。這種評論底情性  
須要克服，並且這件事做得愈快愈妙。

( 願 譯 )



穆·卡諾夫<sup>⊖</sup>  
(С. Муканов)

## 爲了勝利的創作

(ТВОРЧЕСТВО ВО ИМЯ ПОБЕДЫ)

——蘇聯作家大會席上演辭——

哥薩赫的文學家現在分成兩羣：一羣是口誦的人民詩人（акын），一羣是「寫作」的作家。

以強布爾（Джамбул）爲首的蘇聯作家協會會員的口誦人民詩人有三十六人。他們現在正在履行出色的宣傳家的任務。有一個人民詩人我們派他出去爲紅軍徵募寒衣和禮物。在一個月中，他募集了六萬三千魯布，五十六頭大牲口和三十五公頃播的種。我們每一個人民詩人差不多都募集到這一個數目。

除了許多歌之外，人民詩人還創作巨大的敘事詩。例如，八十高齡的受勳者人民詩人奴爾彼斯·貝迦寧（Нурпеис Байганин）寫了一部關於蘇聯英雄杜萊根·塔赫塔洛夫（Тулеген Тахтаров）的出色的長詩。關於這一個英雄，人民詩人奴爾萊貝克·貝穆拉托夫（Нурлыбек Баймуратов）也寫了另外一部長詩。人民詩人張士貝托夫（Жантубетов）的巨詩也是很好的。

人民詩人們對於友邦民族，尤其是偉大俄羅斯民族的生活狀況的興趣很高。他們知道，俄羅斯民族是這一次戰爭中的領導民族。人民詩人薩里葉夫（Сариев）寫了兩首優美的詩『庫杜淑夫』（Кутузов）和『迦斯吉洛上尉』（Капитан Гастелло）。

我們在共和國內八州七十區中舉行人民詩人詩歌競賽。後方沒有一

<sup>⊖</sup> 哥薩赫共和國的作家。

方面的生活沒有在這些詩歌競賽中得到反映。哥薩克全國的詩歌競賽舉行於亞爾馬·亞塔(Алма-Ата)。競賽的材料譯成俄文，共有八千行詩，總計全部競賽共有六萬行詩。

不熟悉哥薩克文學的人，有時候會以為我們的文學不過是民間文學而已。這是不對的。祇知道哥薩克文學中的強布爾和其他人民詩人，那祇可算知道一半。我們有着許多站在蘇聯文學前列的作家。

哥薩克作家，和別的文學的代表作家一樣，創作了許多詩歌，小說。詩人塔齊巴葉夫(А. Тажибаев)寫了長詩『亞歷山大·聶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這部著作在我們國內得到了應有的聲譽。這詩已經譯成俄文。

曾經得過勳章的隨軍詩人查洛珂夫(Т. Жароков)完成了一部巨詩『關於我們的淑雅』(О нашей Зое)。托克馬塔姆貝托夫(Токматамбетов)完成了一部關於蘇聯英雄杜萊根·塔赫塔洛夫的一千五百行的長詩『阿爾泰之子』(Сын Алтая)。詩人莫爾代巴葉夫(Молдыбаев)完成了兩首長詩：一首是『二十八』(Двадцать восемь)，一首是關於蘇聯英雄馬里卡·迦勃杜林(Малика Габдулин)。

我們的戲劇也在戰時增強了。奧愛淑夫(М. Ауэзов)的『試煉的時刻』(Час испытания)，奧愛淑夫與阿比塞夫(А. Абишев)的『榮譽近衛隊』(Гвардия чести)，穆斯塔芬(Г. Мустафин)的『在火中』(В огне)——這些劇本已成為我們許多劇場的經常的劇目。

我們的作家也寫歷史的題材。

穆斯萊波夫(Г. Мусрепов)依據敘事詩『柯席·柯爾貝奇與巴揚·斯盧』(Козы Корпеч и Баян Слу)寫了一部同名的詩劇。我帶來一部叫做『巧剛·伐里哈諾夫』(Чокан Валиханов)的劇本。現在正在用俄文翻譯中。朱馬里葉夫(Х. Жумалиев)和奧愛淑夫各完成了一部史詩題材的劇本。

戰時完成的巨作有：奧愛淑夫的長篇小說『阿巴伊』(Абай)的第二部，斯拉諾夫(Г. Сланов)的『火山』(Огнедышащая гора)，穆斯

萊波夫描寫衛國戰爭時代共青團女團員青年女工卡拉湯達(Каратанда)的長篇小說『千中之一』(Один из тысячи)。還有蘇聯英雄迦勃杜林寫的速寫『我的前綫之友』(Мои фронтовые друзья)也是很不錯的。

這裏該說一點願望。

不久以前，莫斯科舉行烏茲貝克文學十周年紀念。以後對於別的共和國也應該這樣做。在戰爭時期中，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們特別應該把這一切顯示給我們的友邦俄羅斯民族和我們共同的文化中心莫斯科。

我們應該更注意各加盟共和國所創造的作品，並且把它們翻譯和流傳。這是有助於增強我們各蘇聯民族的友誼的。

我們有許多地方是受惠於偉大的兄弟之邦——俄羅斯民族。

我們感謝俄羅斯民族，因為在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時，彼得拉塞夫斯基派<sup>①</sup>的俄羅斯人就已經教導我們的東方問題專家巧剛·伐里哈諾夫。我們應該感謝俄羅斯民族，因為普希金，托爾斯泰，薩爾蒂珂夫—錫且特林等等的古典作家曾經教導過我們十九世紀的古典作家阿巴伊·顧班巴葉夫(Абай Кубанбае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阿巴伊就已經翻譯了普希金，萊蒙托夫和克萊洛夫的作品，而且以薩爾蒂珂夫—錫且特林的主題寫過東西。我們人民最應該感謝的是列寧。對於俄羅斯民族的這種義務，我們極想報答。我們要對光榮的布爾雪維克黨，對蘇維埃祖國和我們的天才的領袖史大林同志履行我們的義務。

哥薩赫斯坦的作家們將以全部力量創造作品，以之幫助我們黨和國家引領蘇維埃各民族達到偉大光榮的勝利。

(逸 士譯)

---

①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彼得拉塞夫斯基(Петрашевский)為中心的一派空想社會主義者。



梭波列夫  
(Л. Соболев)

## 關於將來

( О Б У Д У Ш Е М )

——蘇聯作家大會席上演辭——

我們向前看看那光輝燦爛的勝利的面貌。不論它離我們多遠，但是勝利顯然是我們的。所以我們作家現在已經應該考慮，勝利之後人民將向我們要求什麼？

我以為，蘇維埃人——水兵或者步兵——他們會對我們說：講講我去作死戰時我是怎麼打，怎麼想的。而且他們還會問：我以後的日子將怎麼過？戰爭結束之後，我能全身站直起來走了，我能在海裏開足速力航行了。現在我應該做些什麼呢？請你講給我聽。

人民還會說：我們勝利了，請你講給我們聽，是怎麼勝利的？請你說出內中的祕密：為什麼列寧格勒能支持九百天，莫斯科是怎麼守住的，史大林格勒是怎麼保全的？國家在這一個時候做了些什麼事？把人民，少女，哥薩赫草原裏的牧人和在烏拉爾製造砲彈的工人描寫給我們看。

，俄羅斯兵士，俄羅斯水手，——這都是很好的字眼，但是單用這幾個字是說不清楚的。還有一個形容詞，所有的力量全在這一個形容詞中：蘇維埃兵士，蘇維埃水手，蘇維埃工人。在蘇維埃這一個字中含着我們國家存在二十六年的意義，在這一個字中含着黨，在這一個字中含着列寧和史大林。

關於這一切事情都應該清楚，鄭重，簡單而真實地寫出來。爲了做

到這一點，應該立刻觀察蘇維埃人和在其中找出現在全世界驚異的那一點——不可征服的原因。

最後，還有更重要的：人——精神——思想——人的行爲的規範。人的道德的基礎並不是千篇一律的。這是和人類的法西斯蒂兩足動物的完全不同的。

戰後將成長新的一代。我們這一代在這一次戰爭中所經歷到的悲壯和優美的一切應該成爲生長新的人類精神的富饒的土壤。

文學對於兒童和少年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有力量 and 有意義。保衛祖國的光榮和自由的蘇維埃人的形象——這就是我們未來的人類精神所賴以培植的模範。

(逸 士譯)

## 作者介紹

**卡達耶夫** (Вале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Катаев) 蘇聯大作家。以一八九七年生於奧地薩(Одесса)城的一個教員的家裏。從七歲起就開始寫詩，幻想做一個作家。在世界大戰時(一九一五年)離開中學，投身為志願兵，開拔到前綫去，在前綫，他受了兩次傷，並中了一次瓦斯毒。

他的文學生涯遠在革命前就已開始。他的聲譽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在他的中篇小說「浪費者」(“Растратчики”)和「父親」(“Отец”)以及突梯的喜劇「方柄圓鑿」(“Квадратура круга”)一譯「紅色新婚曲」)出現之後，乃見大噪。後來又出現了新的作品，使他的名字擠入蘇聯大作家之列，其中有長篇「前進吧，時間！」(“Время вперед!”，一九三一年出版)，中篇「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Я—сын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關於兒童的中篇「孤舟白帆」(“Беле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一九三六年出版)。後兩篇中篇都經改編為劇本，幾乎在蘇聯所有戲院上演，頗獲成功。影片「孤舟白帆」更在全國銀幕上上演。

因文學工作豐富，卡達耶夫曾獲得政府獎予的列寧勳章。自開戰以來，他時常發表軍事生活的短篇小說，並寫了一個劇本——「老家」(“Отчий дом”)以及中篇小說「妻」(“Жена”)，本期所載者，為其上半部。

**謝芙琳娜** (Лидия Сейфуллина) 蘇聯女作家，生於一八八九年。她最早的作品在一九二一年就已出現在蘇聯的報紙上。謝芙琳娜在她的作品中反映十月革命給予農民的社會進步。在短短的時期

中她的小說獲得廣泛的聲譽。她的優秀作品有「沃土」(“Перегной”), 「維里森雅」(“Виринея”)和「犯法者」(“Правонарушители”)等。

**薇拉·克特林斯卡雅** (В. Кетлинская) 著名長篇小說「剛毅」(“Мужество”)的作者，這篇小說美麗地描寫出少共團員們怎樣在阿穆爾江(Амур, 即黑龍江)畔的西伯利亞(Сибирь)的叢林中建設少共城(Комсомольск), 現在這城市已經成為海濱地方(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的大經濟中心。這位女作家還寫過許多短篇小說，她最近時期的短篇小說的題材是完全關於蘇維埃人民對德國法西斯的鬥爭。

**柯爾納楚克** (Александр Корнейчук) 烏克蘭大劇作家暨詩人。此次戰爭開始之後的最初幾年，他發表了三幕劇「戰綫」(“Фронт”，見本月刊第十一期)，在這劇本中他尖銳地提出了必需提拔年輕而有才幹的新進軍人去負責軍事的領導工作。這劇本在全國引起廣大的反響。這一期所發表的劇本「密斯脫配金斯到布爾雪維克國家的使命」(“Миссия мистера Перкинса в страну большевиков”)剛由蘇聯寄到，是柯氏最新的劇作。

關於柯爾納楚克的介紹，請詳本刊第十一期。

**維拉·英倍爾** (Вера Инбер) 著名蘇維埃女詩人，生於一八九三年。她在革命前出了兩本詩集：「悲哀之酒」(“Печальное вино”)和「苦的慰藉」(“Горькая услада”)。她的詩作以溫和體己著稱。革命後發表長詩「半票」(“Вполголоса”)，對於自己過去生活頗多自責，句句出於肺腑，字字真切動人。戰爭開始後，這位女詩人表現得頗為積極，一掃她革命前她所自責的那種錯誤傾向。她在被圍的列寧格勒城完成了兩篇長詩「布爾珂夫子午綫」(“Пулковский меридиан”)和「列寧格勒的靈魂」(“Душа Ленинграда”)都是關於列寧城的英勇保衛戰的。(關於維拉·英倍爾的近作，請參見本期「維拉·英倍爾的詩」一文)。

**馬爾加麗泰·阿麗格爾** (Маргарита Алигер) 著名蘇

聯女詩人。報章雜誌上頗多她的以描寫此次戰爭為題材的詩作。最近出版了她的詩集「紀念勇敢的人」(“Памяти храбрых”)。關於蘇聯女游擊隊員「淑雅」(“Зоя”)的詩集會獲得一九四三年史大林文藝獎金的第二獎。

克龍高士(Анисим Кронгауз) 蘇維埃青年詩人。一九四三年出版「關於家的詩」(“Стихи о доме”)，反映戰時生活的體驗。

——編者



# 目 錄

(第十二期 一九四五年三——四月號)

## ~~~~ 小 說 ~~~~

- 卡達耶夫 妻..... ( 磊 然譯 )..... 3  
謝美琳娜 莎 霞..... ( 李司特譯 ).....48  
克特林斯卡雅 三封信..... ( 嚴 洪譯 ).....57

## ~~~~ 劇 本 ~~~~

- 柯爾納楚克 密斯脫配金斯到布爾雪維克國家  
的使命..... ( 子 葉譯 ).....63

## ~~~~ 詩 歌 ~~~~

- 維拉·英倍爾 致婦女..... ( 羚 譯 )... 111  
阿 麗 格 爾 女主人..... ( 伶 譯 )... 113  
克 龍 高 士 母 親..... ( 苓 譯 )... 116

## ~~~~ 戲劇與藝術 ~~~~

- 沙 波 林 叔斯達柯維赤創作中的新發現... ( 高 明譯 )... 119  
顧 斯 「密斯脫配金斯到布爾雪維克國  
家的使命」..... ( 卓 飛譯 )... 126  
卡拉嘉諾夫 關於俄羅斯戲劇的一本書..... ( 憶 梅譯 )... 129

## ~~~~ 評 介 ~~~~

史維特洛夫 紀念一位偉大的作家……………(榆青譯)… 131  
席林斯基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鄒啓齋譯)… 133

~~~~~  
莎 琪 孃 李琪亞·謝芙琳娜……………(李司特譯)… 145  
吳西亦維赤 維拉·英倍爾的詩……………(荊譯)… 148  
艾爾米勞夫 卡達耶夫底的戰爭中篇小說……(磊然譯)… 152

~~~~~  
鐵霍諾夫 衛國戰爭時期的蘇維埃文學……(周迪譯)… 157  
蘇爾柯夫 作家的義務和榮譽……………(顧譯)… 174  
穆卡諾夫 爲了勝利而創作……………(逸士譯)… 178  
梭波列夫 關於將來……………(逸士譯)… 181  
作者介紹……………(編者)… 183

插圖：一宣傳畫：「向前！勝利近了！」20—21；「在前綫的婦女」52—53；托爾斯泰靈前132—133；蘇聯作家協會主席鐵霍諾夫158—159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12

蘇 聯 文 藝

第 十 二 期

★ 一九四五年三一四月出版 ★

編 輯 者 施 維 卓 夫

發 行 者 蘇 商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第 一 區 公 署 警 務 處 登 記 證 C 字 一 一 一 〇 號

每 冊 定 價 元 \$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 И. Швецова

№ 12, Шанхай

Март-апрель 1945 г.

ПРОЗА		
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	— Жена	3
Л. Сейфуллина	— Саша	48
Вера Кетлинская	— Три письма	57
ПЬЕСЫ		
Александр Корнейчук	— Миссия мистера Перкинса в страну большевиков	63
СТИХИ		
Вера Инбер	— Женщине	111
Маргарита Алигер	— Хозяйка	113
Анисим Кронгауз	— Мать	116
ТЕАТР И ИСКУССТВО		
Ю. Шапорин	— Новое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Шостаковича	119
М. Гус	— Миссия мистера Перкинса в страну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Премьера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театре сатиры)	126
А. Караганов	— Книга о русском театре	129
КРИТИКА 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Н. Светлов	— Памяти великого писателя	131
Корнелий Зелинский	—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133
Мариэтта Шагинян	— Лидия Сейфуллина	145
Е. Усиевич	— Стихи Веры Инбер	148
В. Ермилов	— Военная повесть Катаева	152
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дн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оклад на IX пленуме правления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157
А. Сурков	— Долг писателя (речь на пленуме)	174
С. Муқанов	— Творчество во имя победы (Из речи на пленуме)	178
Л. Соболев	— О будущем (Из речи на пленуме)	181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83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Плакат «Вперед, победа близка!»—стр. 20-21; фото-снимки «Женщины на фронте»—стр. 52-53; похороны А. Толстого (фото)—стр. 132-133; портрет Николая Тихонова—стр. 158-159.		



